

裸体的共产党

增补版（下）

[美] 克里昂·斯考森 保罗·斯考森 方伟 著

获美国第 40 任总统里根盛赞
被美国中情局誉为“冷战圣经”
解体共党捍卫自由的必读之作

开新出版社
Genesis Press



© 克里昂·斯考森, 保罗·斯考森, 方伟, 2026 年版权所有
作者联系方式: info@paulskousen.com
fangwei@bayvoice.net

本简体版仅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并且允许读者在中国大陆广泛分享和传播。

在中国大陆之外, 未经作者和出版商书面许可 (《1976 年美国版权法》允许的情况除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 复制、分发或传播本书的任何内容, 也不得以电子和其它方式, 或通过现在已知或将来发明的技术, 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储存。

裸体的共产党 增补版 (下)

开新出版社 (Genesis Press Inc.)

美国纽约州中城

网址: www.genesispress.org

电子邮箱: contact@genesispress.org

2026 年 5 月 19 日首版发行

国际标准书号 (ISBN): 978-1-963236-33-0

责任编辑: Kevin Bai

责任校对: Ming Yuan

装帧设计: Sarah Gao

和共产主义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存是不可能的。要么允许它像癌症一样肆意扩散，最终毁灭人类；要么人类就彻底抛弃共产主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前言

1958 年，《裸体的共产党》在美国问世，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好评如潮。几年之后，销量就突破了百万册大关。在 1980 年代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当政时期，如果问美国人是否读过或听说过这本书，几乎每个人都会点点头。

这本书也受到情报机构的重视，不仅获得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高度评价，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誉为“冷战时期的圣经”，情报人员人手一本。

作者克里昂·斯考森（Cleon Skousen）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历史学者、演讲家和畅销书作家。他早年在 FBI 度过了 16 年的职业生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共产主义。本书就是他几十年潜心研究的结晶。

里根在成为总统之前，曾和斯考森一起抵制共产运动。他评价说：“没有人比斯考森更有资格讨论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你会感到震惊，你会得到信息，你会庆幸闻听此言。”

1961 年，斯考森又在本书第八版，增加了“共产党

的 45 个目标”，这些目标要摧毁美国文化，最终颠覆美国。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高层的重视，并被载入国会记录。遗憾的是，截至 2017 年，共产党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其中的 44 个目标。

100 多年来，共产红祸波及全球，奴役了几十亿人口，造成了 1.5 亿人死亡。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以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市场，于是放松了警惕。

没想到，就在西方各国支持中共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共已经取代苏共，成为了共产世界新领袖。现在，西方国家终于如梦方醒——中共已经成为世界自由的头号公敌，而且，比当年的苏共更狡诈、更危险。

《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作为华人读者，无论您是身居中国大陆，想摆脱中共的奴役；还是身在海外，要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都有必要了解共产党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以及它的历史，才能找到最佳对策，战胜它。

我们相信，《裸体的共产党》这本书，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

保罗·斯考森 方伟

目录

前言 / 4

中共篇 / 8

第十二章 中共的起家史 / 9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发动的浩劫 / 42

第十四章 邓小平的跛脚改革 / 81

第十五章 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时代 / 109

第十六章 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 / 148

第十七章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182

伐谋篇 / 215

第十八章 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 / 216

第十九章 我们当前的任务 / 256

附录 / 271

问题一：共产主义的辩护者怎么说？ / 272

问题二：一个民族如何建立自由国家？ / 291

问题三：什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 303

问题四：早期基督徒是否实行共产主义？ / 322

问题五：共产党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 327

参考书目 / 353

致谢捐助人 / 373

致谢出版团队 / 374

作者简介 / 376

附注 / 378

中共篇

中共有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
间、灭、控。” —— 《九评共产党》



第十二章 中共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的起家和美共迥然不同。列宁在俄国夺权之后，就成立了推动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中国作为俄国的东方邻国，自然就成了共产国际的首选目标。

您将在本章了解：

中共是如何诞生并快速发展的？

“中山舰事件”和“皖南事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汪精卫一开始反对清共，后来却主动武力清共？

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是什么关系？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

苏俄支部

在 1919 年和 1920 年，俄共两次假意声明，放弃俄国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所有利益，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打入国民党奠定了基础。^[1]

此后，俄共多次派代表来到中国，在几个大城市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些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当成了最时尚的进步风潮。学者胡适说：在这些人眼中，“一切价值都重行估定：（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2]

这些知识分子也向往来一场俄国式的共产革命。于是，他们在各地组建了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是创始人之一。1921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主导下，13 位地方小组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俄共指定为中共领袖。当时中共在全国只有 57 名党员。

中共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它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3] 所以，他们要绝对服从马林的控制和指挥。中共的所有活动经费，也几乎都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支付。到成立的第二年，中共就花费了 1 万

6千多元。中共向苏共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就100万元。^[4]这可是一笔巨款。那时的100元，可足够一家人吃一年。^[5]由此可见，中共是喝着苏共的奶水长大的。

附体夺权

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政党，是1912年8月成立的国民党。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成功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深入考察了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规划出中国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国民党的革命纲领。

他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五权宪法，是在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和纠察。^[6]

1922年，苏共代表越飞主动联络孙中山，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国民党的力量很弱，孙中山不得已和苏共谈判。苏共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孙中山不同意，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俄共保证：“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

员，只能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党纲党纪，否则便予以制裁。^[7]这就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策略。此时的孙中山，并没意识到共产党是不讲信义的，这是引狼入室。

李大钊在一次会议上道出了莫斯科的本意：“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国民党的）纲领……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8]

苏共派来了大批顾问，帮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培训军官，训练军队。在颇有手腕的苏共顾问鲍罗廷指挥下，中共展开了对国民党的“附体挖心”计划：

1. 夺权。在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 25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 11 名。例如，谭平山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到 1925 年 3 月孙中山辞世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的权力，已经基本被共产党人把持了；中央各部的秘书都是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政治部主任，有五位是共产党员。鲍罗廷本人俨然已成为国民

党的太上皇。

2. 分裂国民党。共产党把国民党划分为左（亲共）、中（远共）、右（反共）三派，制定了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挑动左派攻击右派。亲共的廖仲凯成了重点拉拢对象，事事为共产党代言。国民党因此出现了内斗和分裂。

3. 篡改纲领。在 1926-1927 年间，中共趁起草文件的机会，把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篡改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谎称是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9] 孙中山辞世还不到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就已经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无人问津了。

与此同时，中共借机快速发展。到 1927 年 4 月，中共已经拥有了 5.8 万名党员。^[10] 但在国民党高层，有一个人一直对共产党所为冷眼旁观，他，就是手握军权的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生于 1887 年，早年留学日本，专习军事。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他毕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孙中山称赞他“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

自适，山岳之不移”。蒋介石曾在广东军阀反叛时，为保护孙中山坚守永丰军舰 40 天。此后，孙中山对他更为倚重。^[11]

1923 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3 个月。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写道：“俄党无诚信可言。”提醒他要警惕苏共野心。他多次谈到苏共是专制恐怖组织，无法和三民主义兼容，它只想扶持中共为其正统，决不可能和国民党真心合作。^[12]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1924 年黄埔军校建成，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并兼任粤军总部参谋长等要职。蒋介石忙于军事，多次平定叛乱，使国民政府定于广州，被人们视为“护国长城”。在 1926 年的国民党“二大”上，他进入常委决策层。面对共产党制造的纷乱局面，他一直在苦苦思索对策。

建立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的遗愿。蒋介石在二大上提出了北伐动议，立即遭到全体苏联顾问的强烈反对。他们联手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发起了“倒蒋运动”，宣扬“北伐必败”，并把蒋介石抹黑成“新军阀”。此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已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要除之而后快。

1926 年 3 月 18 日傍晚，海军代局长（中共党员）

李之龙，擅令蒋介石的座舰中山舰，从广州驶回黄埔军校补充煤炭燃料，以备远航。当时蒋介石在广州。然后，李之龙又电话报告蒋介石：“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蒋介石吃了一惊，反问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李之龙哑口无言。

中山舰返回广州后，仍然升火待发，戒备森严。蒋介石判定共产党企图劫持他。于是，他当机立断，在3月20日宣布广州戒严，拘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公馆和中共机关，并把共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缴械。

随后，国民党解除了中共党员在党内高层和军校的职务，并对中共做了严格限制。与中共勾结倒蒋的汪精卫称病，远走法国。

不过，中共领袖陈独秀并不赞成倒蒋。他在《向导》上发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3]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护国的壮举。自此，国民党纠正了“联俄容共”的重大失误，蒋介石也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国民党领袖。这令共产党非常恐慌。

破坏北伐

几个月后，蒋介石担任总司令，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很快就打下了南半个中国。

共产党眼看阻止不了北伐，于是改变策略，多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在北伐军中抓权；^[14] 另一方面破坏北伐，在上海组织了三次武装暴动，但都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15] 与此同时，鲍罗廷召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迎汪精卫回国主持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并且想方设法削弱蒋介石的军权。此时的国民政府，又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了。^[16]

共产党在北伐胜利的后方也没闲着，他们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农民造反政权，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

“打土豪、分田地”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山区的一个富农家庭。他读过私塾，后毕业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夏，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他作为长沙联络人，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一大”。后来随中共加入国民党。^[17]

在1926~1927年间，毛泽东担任国民政府广东、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不但不执行国民政府“二五减租”的决议案，反而宣扬“地主剥削农民，给农民带来苦难”，煽动学员对地主的仇恨，发动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他还认为：“流氓地痞……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于是，各地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喊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极端口号，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直接处死“土豪劣绅”。

例如，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就被农会枪决；国民革命军第 35 军军长何健的父亲，被农会游街后整死。北伐军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在前方打仗流血，家里的土地却被夺走，家人被斗争、关押、捕杀，严重扰乱了军心。

对此结果，毛泽东却赞叹不已：“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好得很！”^[18]

清党护国

中共祸国殃民的行动愈演愈烈。1927 年 4 月 2 日，中共党员朱德率众洗劫了江西省南昌国民党党部，高喊“打倒三民主义”，踩踏孙中山画像，撕毁中华民国国旗。^[19]

4 月 11 日，湖南名士叶德辉被中共在长沙开会公审，

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公开枪决。他在临行前，送给中共干部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20]

面对危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决定清除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下令解除中共控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第二天，蒋介石宣布和苏联、中共断绝关系，然后开始在各地全面清党，通缉共党要员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197人。

4月18日，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元老决定，不承认共产党控制的武汉政府，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在典礼上发表演讲：“自从（孙中山）总理死后，中共没有一天不想消灭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我们“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公开反对清党，宣布撤销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形成了“宁汉对立”。

不久，汪精卫看到斯大林给共产国际的密令，要求共产党发动土改运动，从国民党内部夺权，组建自己的武装等等，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共产党的险恶用心。于是，他开始“和平清共”。随着中共不断发动武装暴动，

汪精卫也转为“武力清共”，开始逮捕处决共产党人。^[21]

清党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蒋介石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也赢得了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尊重。几个月后，两个国民政府在南京合二为一。

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二次北伐，6月，攻克了北京。当年底，割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宣布归顺国民政府。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统一。^[22]然而，由于中共的叛乱，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分裂。

国中之国

在1927年国民党全面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新代表，策划和指挥中共发起了“八一南昌暴动”，但在国军的追剿之下，很快失败。

当年9月，毛泽东借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之名，拉起一支队伍，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叛乱根据地。第二年，“南昌暴动”失败的朱德率领残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23]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退入关内。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围剿共军，调部队北上。

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11月7日，苏联指示中共在南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江西瑞金。毛泽东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有《宪法》、军队、银行、国旗的“国中之国”。它执行的是苏联的命令；银行发行的货币，上面印着的是列宁的头像。它的唯一目标，就是用暴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24]

到1933年，中共的势力已扩展到赣、湘、闽、浙等多个省份，拥有正规军30万，成为中华民国的心腹大患。^[25]

万里逃亡

与中共打交道多年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就是一帮不讲信义、杀人越货的土匪：

“不仅不忠于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并且不忠于他自己的上官，不忠于他自己的部下……更要出卖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国的祖宗！即拜列宁、马克思等外国人为祖宗！这种土匪行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如同禽兽一样，还能算是人吗？还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如果土匪不消灭，不仅是我们大家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就是我们祖宗坟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

子孙孙将来都要做亡国奴，做人家奴隶牛马！”^[26]

所以，蒋介石在侵华日军咄咄逼人，不得不两面作战的艰难情况下，仍然调动精锐大军，多次围剿中共苏区。1934年10月，共军弹尽粮绝，向西南突围逃亡，然后再北上至四川、陕北，和其它共军会合，总行程超过万里，最终只剩下不到2万人。

共军之所以走这条路线，是为了接近苏联和其控制的外蒙古。一旦中共无法立足，即可随时逃往苏联。为掩人耳目，中共把这次逃亡称为“北上抗日”。可是四川、陕北是大后方，根本没有日军。共军不但没有开到抗日前线打过一次仗，反而在后方不断侵扰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27]

“西安事变”

在1935年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展现了空前的团结，“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了共识，并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各路部队纷纷加入围剿，在陕北苏区周围，很快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已经危在旦夕。^[28]

此时，中共高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洞察其奸，知道这又是它的“统战”伎俩，其“一致抗日”是假，期望“停止剿共”是真。^[29]

可是，身负剿共重任的张学良却和中共暗通款曲。1936年4月8日，张学良秘密到延安和周恩来会谈。随后，中共开始加紧渗透和控制东北军。^[30] 张学良的身边已经有不少中共党员。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也早已被中共大量渗透。他的妻子、幕僚等都是中共党员。^[31]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32] 在中共的煽动下，张、杨二人发动了一场兵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抵西安，部署剿共作战计划。12日凌晨5点半，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率兵进攻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双方激烈交火。因寡不敌众，蒋介石的随行卫队全部阵亡，张、杨二人把蒋介石软禁起来。蒋介石视死如归，拒绝商谈任何条件。^[33]

当天下午，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他已经在西安“兵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等。当晚11点，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将张学良撤职严办，由何应钦指挥中央军平叛，内战一触即发。^[34]

事发后，张学良马上致电中共，询问该如何处理蒋

介石。毛泽东喜不自禁，在回电中称赞说：“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同时，毛泽东又对自己人说：“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说出来。”^[35]

没想到，斯大林很快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要求中共必须向张学良施压，释放蒋介石。斯大林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很清楚，只有蒋介石才是能领导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这对避免苏联和德国、日本两面作战，保障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斯大林也知道张学良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无奈，只好派周恩来赶赴西安。此时的张学良等于被中共出卖，骑虎难下。周恩来则开始扮演和事佬，从中调停。^[36]

12月14日中午，张学良来见蒋介石说，他的日记和重要文件，自己和手下都读过了，方才知道他救国的苦心。张学良懊悔地说：“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吗？我今天自己思考，实在觉得没有人格。”^[37]

为了营救蒋介石，12月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兄长宋子文冒险飞抵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二人表情局促不安，看到宋美龄从容镇定，神态

如常，才渐渐放松下来。^[38]

蒋介石授权宋美龄和宋子文与张、周谈判。12月24日，三方达成了“容共抗日”的口头协议。12月25日，在张学良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往洛阳。第二天，抵达南京，几十万市民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不久，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判刑10年，但蒋介石赦免了他。张学良从此过上了幽禁生活。^[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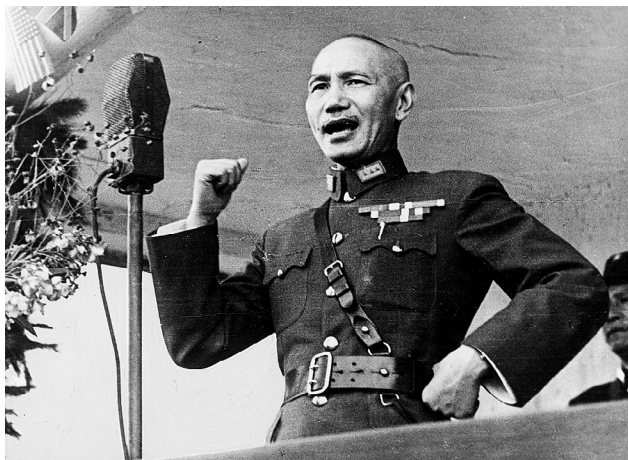
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介石“剿共抗日”的战略部署，全面抗战的时间表被迫提前，国军仓促应战装备精良的日军，损失惨重。而中共却得以再次附体国民政府，趁机做大。

对此，蒋介石痛心地说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40]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1]



1937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公有领域）

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中国至少需要 60 个现代化师才能和日军抗衡。但是，当时只来得及装备好 24 个师。

面对日本军队在上海的一再挑衅，8 月 13 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国军向日军发起进攻，历时 3 个月的“淞沪会战”爆发。国军用比日军差得多的武器装备，抵挡着日军飞机大炮的强攻，牺牲人数近 30 万，十几位将军阵亡，却没有人后退。日军先后投入了十几个师团近 30 万人，飞机 500 多架，几次更换长官，伤亡超过了 4 万人。国军以血肉之躯殊死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在“淞沪会战”期间，华北日军南下进攻山西，“太

原会战”开始。国军在忻口、娘子关和日军展开激战。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国军以近8万人伤亡的代价，阻挡了日军一个多月的进攻。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了39万军民，史称“南京大屠杀”。^[42]

尽管形势如此严酷，毛泽东想的却不是如何与国军齐心抗日，而是如何趁机壮大自己。他制定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体方针。

8月下旬，在中共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只打游击战，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一定要趁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良机，壮大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坐收渔利，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军，夺取政权。^[43]

毛泽东后来说得更为露骨：“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44]

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表态：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放弃推翻政府的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45]由此可见，中共口是心非，毫无诚信可言。

蒋介石把陕北共军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

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把流散在江南地区的共军零星武装，收编为新四军。

拿着国民政府粮饷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依然暗地里听命于中共，并不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在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开赴山西之后，毛泽东却命令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中共只打过两场真正的抗日战役。一次是 1937 年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林彪指挥八路军 115 师，从高处袭击了山谷的日军辎重运输队，消灭日军 200 多人，焚毁 140 多辆车。八路军总部立即把战绩夸大成击溃日军“1 万多人”、“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上报给国民政府，然后又作为抗日战绩宣传了几十年。^[46]实际上，毛泽东反对打这一仗，后来又斥责林彪不懂政治。^[47]

另一次是 1940 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当时日军佔领了华北，为加强统治，加紧修筑公路，把中共的根据地分割成了小块，威胁到八路军的生存。于是，彭德怀发动了一场破坏日占区矿山、铁路和公路交通的游击战，为时 1 个月，实际参加的只有 22 个团。^[48]事后彭德怀一直备受毛泽东指责，认为他过早暴露了共军的实力。^[49]

在太原会战之后，日军只佔据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把兵力调到徐州会战，山西就空虚了。中共抓住时机，一边高呼“联合抗日”、“拥护阎主席”，赢得了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的信任，一边再“附体挖心”，逐渐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军权和政权。阎锡山率领国军在前线和日军殊死作战，屡获战果，后来却发现八路军不仅没抗日，还趁机控制了 2/3 的县级政权，方知上当，可惜为时已晚。

中共这次是如何“附体挖心”的呢？八路军将领徐向前透露了“秘诀”：一是搞统战。中共以合作抗日为名和国民政府的县长谈判。“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反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釜底抽薪。中共发动减租减息，赢得农民支持，国民政府的县长就干不下去了，政权便落入中共手中。三是直接武装夺权。

在河北省，八路军干脆硬来。他们把抵制中共的国民政府官员和抗日军队，抹黑成“汉奸”、“投降派”，然后直接动武消灭。用徐向前的说法，就是“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所谓“先斩后奏”，就是消灭国军之后，再向国民政府报告；“斩而不奏”，就是打了国军之后不吭声。

那么，中共又如何向国民政府报告呢？首先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摩擦”，然后再倒打一耙，把所有挑起

事端的责任都推给对方。

例如，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事后承认，他们“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张荫梧是河北抗日民军总司令。他哪里会想到，口称“抗日”、由国民政府统率的八路军竟然会对自己人下手。三个团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了吕正操设好的包围圈。此事件被称为“冀中事变”。案发后，八路军向各方通电，反咬一口说是张荫梧袭击八路军，“企图强占地盘，破坏抗战”。

就这样，国民政府留在河北省的抗日军队，最终全部都被八路军消灭和分化瓦解。中共在此成功建立了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共采用同样的手段，逐步蚕食国民政府控制的山东省。在山东抗日的国军，死于中共枪口之下的官兵比被日军打死的还多。

1940年10月19日，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致电质问朱德、彭德怀：“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发起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往后撤，14日徐部陷遂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严令撤退，

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称，查徐向前部于14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覆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18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18日被敌佔领，22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22日始撤去等语。”

由此可见，八路军攻打国军是毫不手软，但日军来了却马上就跑。朱、彭二人自知理亏，哑口无言，只好在11月9日答复时口称“痛心”来搪塞。

中共佔据了山东之后，终于把华北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连成了一片，实力大增。从此，中共更加有恃无恐了。^[50]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4日，陈毅率新四军向驻扎在江苏黄桥的国军发起猛攻，消灭国军一万多人，史称“黄桥事变”。

此后，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此时，共军自恃在苏北战场的实力已超过国军，紧接着又发动了攻打国军的曹甸战役，不过，共军这次不但没获胜，反而伤亡了2,000多人。此时，国共两军的关系已经极为紧张。蒋介石不得不对共军严加防范。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发布军令，限期新四军移到黄河以北作战，并严格规定了新四军从安徽泾县北上的行军路线。可几乎在同时，毛泽东也给新四军发来电令：“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行动。”这和蒋介石的要求的路线截然不同，明显是在违抗军令。

第二天，由于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按照毛泽东要求的路线开拔，和附近的7万国军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7,000人被围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后来被手下杀死。中共称之为“皖南事变”。而新四军的一个团共2,000多人，因为按规定路线北上，没遇到任何阻碍，安全过江。

事变发生后，中共大呼“千古奇冤”，声称新四军是遵令北移，遭了国军有预谋的伏击，但却不敢公开国民政府的命令。其实，把军令当儿戏的毛泽东，才是“皖南事变”的真正罪魁祸首。^[51]

中共不但蚕食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和军队，竟然还向日军出卖国军情报。日本学者远藤誉为我们揭示了中共和日军暗地勾结的惊人内幕。

通敌卖国

中共在香港设有一个办事处，其实是个地下情报据

点。1939年4月，毛泽东派中共高级特务潘汉年前往香港。后来又指示他想办法和日本人建立联系。1939年秋天，潘汉年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负责人岩井英一见面，岩井对潘汉年颇为赏识。

潘汉年和岩井认识不久，就和他商定，他会把通过国共合作拿到的国军情报，每半个月向日方提供一次。岩井每月付给潘汉年2,000港元作为报酬。潘汉年还以创办刊物等名义，不断向岩井索要巨额金钱。岩井对此是有求必应，要多少给多少。当时的2,000元港币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一位香港华人警官5年的工资。这说明中共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毛泽东一石三鸟的计策——既能够表现中共的诚意，促成双方秘密缔结停战协议；又能够借日军之手打击国军；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拿到巨额报酬。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1940年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潘汉年又在岩井的引荐之下，代表中共与汪精卫和他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少将面谈，期望能和驻华北日军和伪军达成停战协议，但没谈成。

到了1943年春末夏初，形势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中共听说，汪精卫的伪军将大规模扫荡根据地。于是，

潘汉年再次来到上海，和华中日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达成了交易：日军可以和新四军保持一个缓冲地带；作为交换，新四军不袭击铁路线和交通枢纽。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勾结日军的卖国罪行，把潘汉年逮捕入狱。潘汉年最后死于狱中。^[52]

不过，毛泽东倒是毫不掩饰他对日军侵华的感激之情。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至少 6 次对日本政要和前将领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发展，最后取得政权。”^[53]

延安整风运动^[54]

就在国军和日军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却在内部会议上说：“皖南事变后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日军当时一直企图歼灭国军的主力。毛泽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一方面主动和日伪军议和，一方面利用这个“和平时期”来肃清政敌，在中共内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头号政敌是王明。王明忠实执行第三共产国际命令，深得斯大林信任。周恩来和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高官都和他关系深厚。这些人被毛泽东视为“国

际派”，在党内很有影响力，而且经常和他意见不合。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门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凡是和毛泽东意见不合的，就是主观主义；凡是和毛泽东不是一派的，都是宗派主义。王明当然不服气，在10月的会议上给予反驳。

于是，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了一本中共斗争史，名为《六大以来》，把中共的发展塑造成靠自己的路线指导前进的历史，借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此后，这份文件就成了中共整风的必学文件之一了。

1942年2月，持续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整风分为3步：首先学习指定的整风文件，明白毛泽东确定的“是非标准”；然后每个人用这个标准做自我检查，再由其他人批判得体无完肤；最后，党组织会对大部分人宽大处理，让他们成为“得救”的“新人”。这样一来，每个人在运动结束后，不仅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还得要感谢党的“信任”。人们之间从此再也没有关爱和信任，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互相猜疑。口是心非、见风使舵之人，渐渐成为中共党内的主流。

毛泽东要求，所有高级干部必须参加“延安整风”，就连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不例外。1943

年7月从国民政府回延安的周恩来，本来是要挨整的，但他态度转向非常快，马上当众对毛泽东歌功颂德：“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便如此，周恩来还是写了大量书面检讨才算过关。

一直追随王明的康生，也见风使舵，彻底倒戈，成了毛泽东整人的主要打手；而王明等其他“国际派”高官全都遭到激烈批判。最晚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因为从来不过分崇拜毛泽东，也被围攻了40多天。

就这样，毛泽东有打有拉，肃清了所有政敌，在中共高层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是，毛泽东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仍然不放心。这些人眼光比较开阔，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有很大影响力，这是毛泽东绝不能容忍的，于是，整风运动很快蔓延到这些人。

王实味就是被“杀鸡儆猴”的一个例子。他是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革命圣地”的现实让他非常失望。他发现，中共高官们口口声声说平等，实际上却“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国军将士们正在前线舍命拚杀，而中共高官们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却

通宵达旦，“歌哺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于是，从1942年3月开始，王实味陆续在中央研究院墙报发表了三篇批评文章，马上轰动了延安。毛泽东大怒，厉声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当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用各种文艺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王实味被绑架到会场批斗。原本支持王实味的同事们，为求自保纷纷落井下石，指控他是“反党分子”和“特务”，要求组织严惩。1943年4月，康生把他逮捕入狱。1947年春，康生下令把他秘密处死。

毛泽东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些知识分子。他把中央研究院的“红色教授”们和几乎所有文艺界人士，都赶进中央党校，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此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胆战心惊，不敢畅所欲言，只会为毛泽东和中共歌功颂德了。延安《抗战报》编辑韦君宜后来告诉女儿，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接下来，毛泽东又开始借康生之手，在中下层制造恐怖，以牢牢控制整个党组织。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1943年的一次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

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于是，延安很快就被触目惊心的“抢救”恐怖所笼罩。各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看谁都像特务。如果用尽酷刑，嫌疑人仍拒不交待，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把嫌疑人五花大绑押到野地“假枪毙”。随着几声枪响，子弹从耳旁飞过，嫌疑人往往会吓个半死，甚至精神失常。

就这样，延安警卫团挖出的“国民党特务”竟然占了八成多；200人的军委三局电讯学校，抓了170个“特务”。整个延安共挖出“特务”1.5万人！

到了1944年冬天，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已经大获全胜。从此，毛泽东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思想”也和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中共的理论指导；帮助毛泽东打击王明，制造“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被毛泽东提拔成了党内二号人物。

那么，这个“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句话一窥究竟：“……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此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整风运动下的延安，正是1949年后

中国命运的预演。

就在中共延安整风的这三年间，国军使日军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并且多次重创日军。但是，国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调集11.5万余人进犯长沙，国军调集兵力37.8万人迎战。日军伤亡数以万计，不得不撤出长沙。国军也损失严重，其中有4个师至少伤亡40%。^[55]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华日军为策应攻打香港，又调遣7万多兵力围攻长沙。国军调集10个军26万多人迎战，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争夺战在1942年1月1日打响，日军强攻长沙不下，发现已陷入国军重围，仓皇撤退，被国军分段截击。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7万多日军损失过半。这是同盟国在太平洋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大大提振了盟军的士气和中国的声望。^[56]

1944年4月，日军由于在海上和美国交战受挫，急于打通陆上通道，以支持东南亚战场，因此发起了“一号作战”计划。日军抽调了10个师团，穿过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四省，和国军打了三次会战和一次重要战斗，战线长达 1,500 公里。

“一号作战”开始没几天，4 月 22 日，毛泽东就发出指令：“我军应乘日军进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根本没提抗日的事。

在此期间，日军抽调大量兵力南下，华北防务空虚。此时的中共，已经拥有近 50 万人的正规军和 200 多万民兵，如果能在后面攻击日军，一定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可此时中共心里只想乘机扩大地盘，按照马列思想建立“国中之国”，对外称之为“抗日根据地”。

在“一号作战”的“长衡（长沙和衡阳）会战”中，国军官兵死伤 9 万多人，日军伤亡 6.6 万人，可见战况极其惨烈。由于国军接连失利，日军佔据了洛阳、郑州、衡阳、桂林、柳州、赣州和长沙等城市。

就在国军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进攻，损失惨重之时，7 月 15 日，毛泽东在致电中幸灾乐祸：“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

中共知道，日军需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飞机场。所以，共军从不碰撞铁路线，日军也不去打击中共，双

方非常默契。所以，日军才敢于南下开战而没有后顾之忧。^[57]

从1945年4月9日开始，日军为争夺湖南芷江空军基地，又发起了“湘西会战”。日军投入6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何应钦率领国军20多万兵力迎战。国军诱敌深入，分别包围，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国军牺牲了7,800多人，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这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场会战。从此，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开始转入反攻阶段。^[58]

1945年8月上旬，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在南京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上，日军代表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投降。^[59]

国军8年浴血奋战，使100多万日军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为同盟国最终赢得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2年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60]

据中华民国官方统计，在8年抗战中，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场，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

陆军伤亡 320 余万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海军舰艇损失殆尽，206 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相比之下，真正因抗日阵亡的中共将领，只有左权一人。^[61]

与此同时，共军却从仅有 2 万人马，扩充为拥有近 1 亿人口，91 万正规军和 220 万民兵的强大势力。^[62]

尽管史实充分证明，是蒋介石率领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日的胜利，但中共却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它才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

此时，历经长年战乱的中国满目疮痍，国民政府和军队也已精疲力竭。美国却挺共抑蒋，停止了对华援助。趁机做大的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内战，佔据了中国大陆，蒋介石被迫退守台湾。因相关内容我们已在第八章详述，所以就在此略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掌权后，是如何带领中国迈向共产主义的。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发动的浩劫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笼络民心 and 获得美国好感，不断信誓旦旦地许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些承诺最终无一兑现。

1944 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福尔曼说，中共不会模仿苏联的共产制度，不没收地主土地，“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福尔曼不解地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为什么叫自己为共产党呢？”毛泽东回答说：“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63]

刚过了 3 年，1947 年 7 月，中共为争取农民支持，打赢国共内战，就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所有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64] 12 月，毛泽东又对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承诺，中共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5]

到了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已经在内战中稳操胜券，他终于说了实话：“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66] 于是，在中共建政后的

1950年代，一句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7]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

“镇反”和“土改”运动

1950年10月，毛泽东下令，要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强调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应大杀几批反革命。”^[68]

于是，任何人只要和前政权有一点关系，如前政府官员、普通职员、军人、银行家、工商业主等，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招来杀身之祸。

北京市长彭真在群众大会上问：“我们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土匪、汉奸、特务这一群野兽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场众人高喊：“枪毙！”彭真又问：“天桥有‘霸’，菜市有‘霸’……卖水果的、卖鱼的、卖水的，都有‘霸’，甚至于还有‘粪阀’、‘粪霸’。这些封建残余，我们应当怎样对付他们呢？”众人高喊：“枪毙！”

每座城市都在公开处决“反革命”，枪声不断在刑场回荡。毛泽东还制定了杀人指标：要求杀掉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后来又涨到千分之二。各地为了完成指标就

随意杀人，有的省份甚至杀了千分之三。毛泽东承认，“镇压反革命”中杀了 70 多万人。但中共高官薄一波估计，被处死者实际超过 200 万人。^[69]



镇反运动中，各地都在公开处决“反革命”。（网络图片）

在农村，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同时进行。中国自古有言：“穷靠富，富敬神。”很多地主是地方领袖，被称为乡绅。他们维护着农村的秩序和传统文明，毛泽东必须把他们消灭，好让党来直接控制农民。其实，大多数地主是靠勤俭持家才拥有一些田产，而且善待农民，双方并无“阶级矛盾”。

但是，中共要让每个农民都双手沾血，农民才会死心塌地跟党走。于是，千百万人被扣上“地主”的帽子杀掉，土地和财产被瓜分。广东省的“土改”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地主遭受各种酷刑，许多人被吊

在房梁上，或埋在地里只露着脑袋。

“土改”运动共导致 470 万地主非正常死亡，地主阶层被消灭了。但是，土改之后农民反而更穷了。一是由于中共宣传“越穷越光荣”，农民因贫困而自豪；二是因为只要生活稍好点就可能被打成“地主”，再也没人敢勤劳致富。因此，整个华北的农作物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不少地方竟然出现了人为的饥荒。^[70]

随着在“镇反”和“土改”中几百万人头落地，还有更多人成了政治贱民。他们在运动中被游街示众，在批斗大会上受人唾骂，子女备受歧视。因为没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打成“反革命”，所以，人人内心都充满了对中共的恐惧，中共借杀人立威，达到了控制中国社会的目的。然而，中共不仅要消灭人的肉体，还要消灭人的灵魂。

“思想改造”运动

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或具有独立人格和传统文化素养，或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和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共刚夺取政权，就迫不及待地要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涉及所有大中小学教师和高中以上学生。

于是，中共“延安整风”的一幕开始在全国上演。每位教师都得做检查。批斗会的激烈程度不亚于“镇反”和“土改”。学生指着鼻子骂老师是“旧政府走狗”，教的知识害人。中国的尊师重道传统被一扫而光。

教授、学者们失去了思想和学术自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有的教授痛哭流涕检讨十几次都过不了关。官媒上大量发表著名知识分子自虐的文章。物理教授周培源骂自己是“美国刽子手的帮凶”，建筑学家梁思成承认自己“反动”、“不可饶恕”，人格尊严荡然无存。有的科学家被逼自杀。很多人的脊梁骨都吓软了，讲课时照本宣科，再也不敢谈论个人见解。^[71]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他得意地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72]到了1957年，更大规模的整肃席卷而来。

“反右”运动^[73]

1956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属于苏联共产阵营的匈牙利，首都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让“俄国人滚回去”！愤怒的民众还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苏军坦克部队很快攻入匈牙利，残酷镇压了这次民主运动。“匈牙利事件”

又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疑心大起。他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想出了对策。

1957年初，毛泽东非常忙碌。他召见文艺和出版界代表，请著名教授到中南海做客，约民主人士上天安门城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毛泽东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早已经被运动整怕了，不敢畅所欲言。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毛泽东非常开明地说：“《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当然没有事，言者无罪嘛！”他的讲话亲切平易，生动感人，真的让很多人相信了。于是，他们开始批评中共。

毛泽东只对党的高层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74]

党报每天发文鼓励“鸣放”。中央统战部频频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各高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人们以为中共是真心接受意见，一个个走入了设好的圈套。

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不久之前在内部会议上，竟然把他们比作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在党眼里，

他们只是“第二个剥削阶级”，最终要让他们“不举手就没有饭吃”！

这些人的发言很快引发了汹涌的浪潮。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要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有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有批评党严控文化艺术的，有批评“镇反”运动的，有指责高层特权的。还有人直接指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于是，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75] 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反攻的信号，形势骤变。

大批有见地的知识精英和学子，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分子”，说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由于“反右”运动越演越烈，又从知识分子蔓延到工厂和农村。很多人因为流露出“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甚至仅仅是单位为完成“指标”，就被划为了“右派”。根据解密后的中共档案，全国共划“右派”近318万人，还有约144万人被划为“中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76]

负责“反右”运动的中共高官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

承认，“反右”运动实际上波及到 1,000 万人，还有更多的“漏网右派”和“地富反坏分子”。^[77]

中共对“右派”的处置毫不手软：有的枪毙；更多的被逼自杀；还活着的被押到偏远农场劳动改造；或流放边疆；或遣回原籍；或解职不给饭吃。很多人死于高强度劳役、酷刑、虐待、疾病和饥饿。在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最高峰时关押了近 3,000 名“右派分子”，在 1958 年~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右派的死亡率高达 80%~90%。^[78]

经过这两场诛心和清洗，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中国消失了。很多人从此沉默不语，也有很多人沦为党的“御用知识分子”。接下来，毛泽东开始大步向共产主义迈进了。

1958 年“大跃进”^[79]

要迈向共产主义，首先得消灭私有制。中共通过建政前几年的运动，没收了地主和一些资本家的财产；又在 1955~1956 年搞“公私合营”，强迫全国 80 多万资本家、业主、商贩交出全部私有财产。许多人因不堪屈辱而自杀；在农村，毛泽东急切地推进合作化，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的

“三级跳”。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做苏联的“小弟”。他要争当世界共产阵营的“老大”。就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15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英”。于是在1958年，一场名为“赶英超美”，实为“超苏”的“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

“赶英超美”的关键指标是钢铁产量。一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泽东问冶金部长：钢铁产量“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1958年钢铁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就是这么来的！如何完成呢？马上建正规钢铁厂也来不及，只能靠群众运动，土法上马。

于是，每个单位的后院，每个公社、大队都立起了土高炉。没有燃料就砍森林，连农民家的木门窗都拆了当燃料。没有铁矿石，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门、铁栅栏、铁钉，直至女人的发卡，任何含铁的东西都被送进炉膛。

毛泽东为了比苏联更快实现“共产主义”，在同一年，又把农村高级社升为“人民公社”。当时有两句民谣家喻户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至此，五亿多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都充了公，只

能靠出卖劳力赚取工分生存，变成了被党全面管制的农奴，而且比以前更劳累，生活更困苦。农民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中共收回了农民的土地，公社集体劳动效率低下。（网络图片）

随着这两大运动的推进，似乎整个共产阵营都承认，中共已经走在了苏联的前头。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那么，大跃进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1958年12月，新华社宣布：钢产量1,100万吨，超额完成了翻番任务。可是，这种土法炼出的钢，很多是连生铁都算不上的废钢烂铁。毛泽东也承认：“只有四成是好的。”“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四成好钢还都是正规钢厂炼的，土法炼钢纯属劳民伤财。这一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力达9,000万。大量农作

物成熟后无人收割，烂在地里。^[80]

“人民公社”的发展则更加荒唐。在毛泽东的鼓动之下，“创造”出了神话般的“大丰收”。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小麦亩产3,530斤！称之为“卫星田”。随后，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各省官员竞相“放卫星”，高产数字不断攀升，直至广西环江县宣布水稻亩产13万斤！其实，“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搬到一起造的假。^[81]“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级级浮夸”，成了官场的游戏规则。^[82]

虚高的产量，冲昏了毛泽东原本就狂妄的大脑。当年8月，他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11月，他又在武昌会议上强调：“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83]

毛泽东认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还需要办公共食堂。于是，全国又一哄而起。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经有公共食堂391万个，大约4亿人到公共食堂吃饭。但是，这种“大锅饭”养懒人，因为干好干坏都能混个“肚子圆”。

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给农

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后果。1959年，全国共产粮食1,700亿公斤，不但没跃进，反而比1958年减产了300亿公斤；到1960年，粮食产量又下降到1,435亿公斤，比1951年的产量还低。^[84]

更糟糕的是中共的高征粮政策。由于普遍浮夸粮食产量，中共下派的征粮指标奇高，很多地区就是把口粮、种粮都上交，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以放超高“卫星”的广西环江县为例，在强征农民口粮之后，又把牲畜的饲料粮、集体小仓库的粮食都一扫而空，才勉强完成了征粮任务。

由于集体小仓库存粮很少，人们又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很快就坐吃山空了。北京丰台区某公社，一年的口粮半年就吃光了。有的地方两星期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到1958年末，各地的存粮就透底了——干饭变成了稀饭，粮食变成了瓜菜、野菜，很多人得浮肿病，四处逃荒，陆续有人饿死。

三年大饥荒

饥荒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中共为掩盖真相，营造“大好形势”，派民兵巡逻把守，不许农民出村逃荒要饭，许多农民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

的残暴政策。

1958年12月，毛泽东语出惊人：死亡是白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85]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万言书”批评大跃进，遭到罢官，他和来往的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新一波“反右倾”运动来袭。300多万同情农民的干部被清洗。^[86]

安徽副省长张凯帆主张开仓放粮，却被撤职批斗，劳动改造；^[87]一位医生对看病的饥民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也被逮捕入狱。^[88]

如果农民把所有粮食都上交也完不成指标，当地官员就怀疑是瞒产私分了，开始暴力搜粮。基层官员到处巡逻，看到哪家房顶冒烟就抓，吊起来毒打。饿疯了的人们把树叶、草根、野菜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家家开始饿死人。^[89]

在河南潢川县的反瞒产大会上，参加会议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40%有浮肿病，当场就饿死了一个，抬走后继续开会。大会结束后，又有19人死在回家的路上。^[90]神州大地饿殍遍野，大量自然村消亡。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91]

“人吃人”的惨剧接踵而来。各地普遍出现割死人肉、甚至杀人充饥的惊悚场面。在安徽凤阳县，仅记载的吃人事件就有 63 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伙同丈夫，把 8 岁亲生儿子勒死煮着吃了。甘肃省通渭县本是礼仪之乡。饥饿也令有些人丧失了人性。一位母亲煮食了小女儿，大女儿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说：“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92]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研究中共解密文件后估计，这场大饥荒至少导致 4,500 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93]

这场浩劫完全是蓄意而为的人祸。即使在饿死人最严重的 1960 年 4 月，中国也有 403 亿斤粮食库存，相当于 1.4 亿人一年的口粮。^[94]但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毛泽东见死不救，要用这些粮食换外汇，造核弹。中共的每一枚导弹试验，就要消耗 1,000 万公斤粮食。而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就高达 700 万吨，这还不算大量肉类、食油、蛋等出口。中国有这么多出口和库存粮食，完全能做到不饿死一个人。^[95]

中共事后说，这场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但历史气象资料表明，中国这三年并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完全是正常年景。而苏联也没有逼过债，还提出要援助。^[96]

第二次台海危机

就在大跃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又发起了对台湾外岛金门的炮战。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说：“直接对蒋，间接对美。”^[97] 直接对蒋，就是炮击和封锁金门，迫使国军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走；间接对美，就是要试探美国协防台湾的底限。^[98]

早在 1954 年，美国就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时，蒋介石已知道共军即将来犯。他积极备战，在沿海岛屿屯兵 10 万，并亲临前线视察。太平洋美军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9]

8 月 23 日傍晚，共军突然密集炮击金门。在 44 天内，共军向 148 平方公里的金门岛发射了近 48 万颗炮弹。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告诉美国政府，国军会死守金门，绝不放弃。^[100]

在几天之内，美国在台海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96 架可投掷核弹的飞机、3 艘重型巡洋舰、41 艘驱逐舰和护卫舰、7 艘潜艇，以及 20 多艘其它舰艇，堪称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101]

8 月 29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会议，制定了应急计划：美军将直接援助国军；如果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甚至台湾，美军将协防沿海岛屿，必要时可动用有限核武

器。9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杜勒斯发布台海立场声明，强调如果需要采取行动，总统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102]

美国为金门提供了8寸榴弹炮、巨型大炮、响尾蛇导弹等重型武器，威力巨大，使国军有能力压制共军的炮火；美国还提供了F86军刀战斗机等，帮助国军取得了制空权，击落了二十多架中共战斗机。^[103]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押送8寸炮到金门前线。与此同时，美军全程护航国军的补给舰艇。^[104]

为避免和美军发生冲突，毛泽东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接下来，他意识到美国已经和中华民国形成紧密联盟，共军已无力逼迫国军撤出金马，于是又下令“打零炮”。很快，又改成了“单（日）打双（日）不打”。^[105]

至此，国军成功守卫住了金马地区，保障了台湾和西太平洋的安全。中共发起这次炮战，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因未提前通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从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中苏交恶

中苏两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苏共希望中共长期

依附自己，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能当老大，就索性另立山头。

毛泽东认定，中共必须拥有核武器，才能实现“把地球管起来”的梦想。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一场核战争，将导致美国统治体系的垮台和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他对党内高层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和氢弹，“其他人不会认为我们说话有份量。”^[106]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他主动问：你们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答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赫鲁晓夫愣了一下，婉言拒绝了毛泽东，说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

1957年，苏共高层发生了内斗，赫鲁晓夫急需毛泽东支持。于是毛泽东高调表态，随即大谈核战争。赫鲁晓夫马上心领神会，不顾军方反对，派出近千名专家来华传授原子弹制造技术，帮助建立核基地和核工厂。

苏联的援助使毛泽东有了底气。他在1957年的莫斯科共产党大会上夸夸其谈：“核战争不可怕，世界有27亿人，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中国有6亿人，就是炸死一半还有3亿人。”这番言论，令在场的各共产国家首脑目瞪口呆。从此，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中共很可能把苏联拖入核大战。

在 1958 年中共炮击金门后，赫鲁晓夫唯恐引发中苏和美国的战争，派外长葛罗米柯来中国摸底。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他要和赫鲁晓夫商量怎么打核战争？建议在太平洋上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首都。这番话听得葛罗米柯毛骨悚然。吓唬完之后，毛泽东又话锋一转，说中国会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包括核打击，不会把苏联拖进来，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让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赫鲁晓夫听说后赶紧给他回信：“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不把苏联卷进去。”^[107]

1960 年 6 月，在全球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激烈指责毛泽东是“又一个斯大林”，“忽视除自己外任何人的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的理论”。

时隔不久，赫鲁晓夫就撕毁了双方的 12 个协议、343 个专家合同，废除了 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并撤出了全部专家。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建设，一时陷入了困境。^[108]

中苏从此交恶，在边境也不断发生冲突。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而自己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所以，中共理应成为国际共产运动的领袖。^[109]到了 1962 年底，中共已经在内部把中苏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110]

赫鲁晓夫曾经讽刺毛泽东：“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外交部长陈毅对此愤愤不平：“就是卖掉裤子也值得……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111]毛泽东立即表示赞赏。于是，就在大饥荒已经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中共仍然倾尽国力，加速推进核武计划。

重于人命的“两弹”

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112]因此，在1958年，中共发动了惊世骇俗的“全民办铀矿”，找核弹原料——铀。在湖南、广东和辽宁，成千上万的农民把地表铀扫荡一空，在简易工棚中用大锅来沉淀铀。中国最初的150吨浓缩铀，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因为缺乏防护措施，环境被严重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可想而知。^[113]

在荒凉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共建立起马兰核试验基地。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在马兰核基地升起。1967年6月，中共的氢弹也试爆成功。

在核基地服役了10年的高峰，曾经5次进入核试

爆场执行后勤任务。他说：“我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没人讲过这个核辐射对身体有啥影响，有啥伤害，没有人告诉你。”

核辐射的恶果，渐渐在他和战友身上显现出来：“我都几十年了没睡过一晚好觉……我有好多战友还在这个30多岁、40出头就得癌症死了，各种癌，什么肝癌、肺癌、结肠癌，什么白血病。死了很多的，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死了很多人。”^[114]

从1964年至1996年，中共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共秘密进行了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高达2,000万吨。估计有19万附近居民，因暴露在放射性尘埃而急性死亡。日本札幌医科大学高田纯教授说，在全世界，只有中共在居民区附近做地表核试验，这完全是“恶魔行为”。^[115]

毛泽东为造核弹毫不在乎百姓的生命，自然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也不会有所反省。但是，在饥荒过后，他很快就得面对党内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发起的挑战。

“七千人大会”

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做

报告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几年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这次大会有七千名中央和各地负责人参加，所以又称为“七千人大会”。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官员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尽管他让老天爷担了三分责任，还是惹恼了毛泽东。

这时，国防部长林彪站出来力挺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政策没错，出错恰恰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所以，越是“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有了军队的支持，毛泽东的胆气一下子大增。

不过，毛泽东的威望在这次会议上还是降到了谷底。他被迫退居二线。他最担心身边人搞政变，让他瞬间失去权力。从此，他对刘少奇一直怀恨在心。^[116]

当年 11 月，苏共新高层在克里姆林宫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毛泽东派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出席。席间，苏联国防部长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苏联，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更加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要和苏共合谋夺权，这令他寝食难安。^[117]

自从“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感到了大权旁

落的危机：他号召干部下基层搞“四清”，没多少人响应，而“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再加上苏联国防部长的这番话——宿怨、嫉妒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促使他在1965年初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搞掉。^[118]

刘少奇在1963年~1965年间主持的“四清”运动，创造了群众夺权、酷刑逼供等运动经验，导致533万人被整，7.8万人死亡，为后来发动的“文革”提供了一次预演，他也自食其果。^[119]

除了权力之争，毛泽东还发现，他和刘少奇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他认定要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的共产社会，而刘少奇则想保留一些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

让毛泽东不寒而慄的是，在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而且占多数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己渐渐被孤立起来了。于是，他决定砸碎现有的官僚体系，重建一套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新秩序，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5·16通知》

1966年5月16日，毛发布《通知》警告全党，“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个《5·16通知》，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5月18日和21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林彪和周恩来进一步把毛捧上了神坛。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则强调：“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

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成员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他通过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推动和控制“文革”的进程。从此，毛泽东从二线又回到了一线。^[120]

恐怖的“红八月”

毛泽东首先利用天真无知的学生们造反，打击现有的官僚体系。学生是毛泽东最狂热的崇拜者，而且他们正处在躁动、反叛的年龄。于是，所有学校都停课了。50多位大学校长、知识界和文化界精英，被造反的学生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121]

1966年6月，毛泽东说：“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

学生，表态支持该校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并强调“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组织很快在全国大学和中学纷纷建立起来。^[122]

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批评刘少奇和他对着干，并影射他是“牛鬼蛇神”。刘少奇忍不住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随后，毛泽东让林彪取而代之，成为党的二号人物和他的接班人。^[123]

造反的浪潮迅速蔓延开来。学生们给老师和校长挂上“黑帮”的牌子，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身上留下几十个血窟窿。同时被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124]第二天，校红卫兵头头在广播里说：“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125]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老师陈葆昆也被打死。学校的其他10几位老师和校领导不仅被毒打，还被强迫在铺满煤渣的校内小路爬，两手和膝盖都鲜血淋漓。^[126]

8月23日，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把老舍等40多位老作家赶到大院罚站，每人脖子挂上“黑帮”的大牌子，用铜头皮带抽打。67岁的老舍被木刀砍得满脸是

血，次日凌晨投太平湖自尽。就在老舍自杀后的一周内，竟有上百人投太平湖自杀。^[127]

8月底，中共要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遣返回原籍。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各地派出所要把“黑五类”的名单交给红卫兵，引导他们去抄家。这次遣返，全国的受害者超过了100万人。一些人惨死于遣返过程中的毒打和虐待。^[128] 谢富治在公安系统的会上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129]

北京下辖的大兴县，在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全县13个公社对“黑五类”及其家属同时大屠杀。几天之内杀害了324人，连80岁的老人和38天的孩子也不放过，有22户人家绝户。^[130]

“破四旧”摧毁中华文化

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8月18日，毛泽东又授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被称为“破四旧”。很快，全国各城市就爆发了摧毁传统文化的狂潮，长达数月之久。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与中共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是对立的，一个崇尚

“仁义礼智信”、相信善恶有报的人，不可能毫不犹豫地为党去撒谎，去整人和杀人。所以，他一定要“破旧立新”，用共产党的“党文化”取而代之。

红卫兵们冲上街头，改变道路、商铺的传统名称。他们还抄家，捣毁文物，烧毁字画、古籍、家谱，把查抄的不计其数的家具、乐器、黄金、白银、珠宝等，用卡车拉走。

故宫博物院字画鉴定修复专家洪秋声，花费几十年心血收藏的大量历代名人字画，全被当成“四旧”抄走，付之一炬。他在事后含着眼泪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红卫兵挖孔墓。于是，一队北京红卫兵赶到孔子故乡曲阜，和当地红卫兵联手，把孔庙、孔府、孔林、孔墓全部破坏，一千多座石碑尽毁。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代名人陵墓，也惨遭同样的厄运。

大批国家级古迹，如颐和园的佛香阁、洛阳的白马寺、山西的五台山庙宇、代县天台寺、陕西的老子说经台、各地的西式教堂等，其精美的建筑、造像和壁画，连同珍藏的稀世珍宝和经卷等，都遭到了毁坏。

留在中国的民国院士们，很多人在批斗、凌辱中悲惨离世或自杀。如国学泰斗陈寅恪，在“文革”之初，就

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后来又被扫地出门，住在一处破败的平房里。后来他衰弱得只能吃一点“流食”，说不了话，还被逼做口头交代。1969年10月7日凌晨，他溘然长逝。夫人也在40多天后随他而去。^[131]

劫后的中国，无书可读，无电影、戏剧可看，无音乐可听。可读的只有毛泽东的“红宝书”和忠于他的“英雄事迹”；高音喇叭播放的，是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霸占了舞台和银幕；祝“毛泽东万岁”的标语、斗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中共和苏共一样，一直想彻底消灭人对神的信仰。神职人员被捕入狱，出家人被迫还俗。“文革”中的中共更是登峰造极，只允许人们有一种宗教仪式——膜拜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每次开会都要山呼：“毛主席万岁！”^[132]

全国内战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造反运动很快又从学校蔓延到工厂和乡村。各地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

1967年初，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率先掀起了“一月风暴”，冲进党政机关、报社、电台，全面夺权。《人民日报》

社论高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夺权！夺权！夺权！”

此时的刘少奇，也开始了他的软禁生涯。他的家成了监牢，墙上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和标语。前来批斗的造反派对他揪头发、拳打脚踢。^[133] 毛泽东曾对他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34] 果然如此。



在四清运动中整了 500 多万人的刘少奇，在“文革”中也被批斗。
(网络图片)

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又迅速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各方为争夺权力，都自称“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都视对方为“阶级敌人”，于是开始武斗。由于公检法系统已经瘫痪，毛泽东只好授权林彪全国军管，以控制局面。^[135]

到了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武装左派，可是，由于各地军方支持不同的造反派，最终各派都得到了枪，数量高达100万支。于是武斗全面升级，从当初的长矛、棍棒，变成了真枪实弹。造反派之间，军队和造反派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全国陷入内战，发生了许多惨绝人寰的事件。^[136]广州全城一夜之间吊满了无名百姓的尸体；^[137]广西军队和武装民兵，动用机关枪、大炮，杀死了至少十几万人，许多尸体顺江而下。^[138]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9月，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宣布，“文革”取得了全面胜利。1个月后，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他病倒在床，骨瘦如柴，双腿被绑在床上，身上长满褥疮，常常把屎尿拉在衣服上，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139]

从1968年开始，全国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了1年多。用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等“阶级敌人”，人数多达3,000万，50万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其中，内蒙古抓“内人党”，有34万多人被“审查”和揪斗。所谓“审查”就是严刑逼供。一个20多岁的“内

人党”竟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有1万6千多人因酷刑致死，8万7千多人致残。^[140]

至此，毛泽东实现了摧毁官僚体系的目标，造反派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因此就抛弃了他们。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一千多万大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141]“文革”初期积极参加造反的人也沦为清查对象，逮捕人数高达350万。^[142]

核战一触即发

在“文革”开始之后，中苏边界的冲突更加频繁，规模也逐渐升级。1969年3月，中苏军队在珍宝岛接连爆发了三次激烈武装冲突，各有伤亡。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走向敌对状态。

毛泽东选择在此时动手，还有一个考量——3月17日至22日，苏共开国际共产党大会筹备会，他要故意给苏共找麻烦，削弱它在世界共产运动中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143]苏联还加强了对中共的核威胁。8月18日，苏联驻美外交官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试探道：“如果苏联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怎么做？”^[144]

8月28日，苏共官方喉舌《真理报》也发文威胁：“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中苏双方剑拔弩张，似乎核战一触即发。中共高层全部疏散到外地，军方发出了“紧急战备”的命令。^[145]

被关押在家里的刘少奇也必须疏散。他被脱去又脏又臭的衣服，裹在一床被里，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当年11月，他在囚室中凄惨地死去，白发蓬乱，脸部变形，当天夜里被秘密火化。^[146]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决定“联美抗苏”。他通过炒作珍宝岛事件，向美国传递信号——中共已经把苏联视为最主要的敌人。

由于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更加咄咄逼人，此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产生了“联中制苏”的构想，开始和中共秘密接触。^[147]

1971年，尼克松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两次秘密访问中国。随后，尼克松宣布将访华，震惊了自由世界。^[148]

美国出卖台湾

受美国转变立场的影响，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也

先后承认了中共政权，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借机在国际上展开外交攻势，使得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处境更加艰难。

1971年9月1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告诉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美国决定，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让给中共。这无疑是对中华民国的巨大打击。^[149]

在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代表团发现形势骤变，很可能有多数国家赞同“驱逐中华民国”的提案，认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明目张胆的违犯”，外交部长按照蒋介石指示，在表决前愤然宣布：“鉴于在这个会堂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疯狂无理的做法，中华民国代表团现已决定不再参加这个大会的任何会议。”^[150]说完，他率团退出会场，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退出联合国。

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这就是至今仍在不断引发争议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151]

由于美国出卖了台湾，毛泽东在国际上和蒋介石的这次较量占了上风。但是，他在国内发动的“文革”，却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林彪之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功臣就是林彪。如果没有林彪指挥军队保驾护航，“文革”就会失控。林彪知道毛泽东极度渴望个人崇拜，所以就近乎肉麻地吹捧他。但私下里对他却并不恭敬，说他“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彪有自己的野心，他对妻子说：“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几乎成功了，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但是，生性多疑的毛泽东，最终发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要想颠覆自己易如反掌。于是，他决定逐步削减林彪的权力。1971年5月1日，两人的矛盾终于公开。毛泽东开始下决心清除林彪。林彪很快听到了风声，决定乘飞机逃亡国外。

9月13日晚，林彪的专机在外蒙古草原上迫降时爆炸，机上九人全部遇难。被称为“9·13事件”。林彪的出逃，对毛泽东的声望和“文革”都是毁灭性打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苍老了许多。^[152]

在林彪的住所，搜出了他儿子林立果等人的政变草案——《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决定，把这份《纪要》作为林彪谋反的罪证公布，在全国开展大批判。这份《纪要》都说了些什么呢？以下是一些要点：

“他们（指毛和中共）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份《纪要》宛如一个晴天霹雳，把很多人惊醒了——原来，毛泽东并非高瞻远瞩，就连他选的接班人都口是心非；“文革”不过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权力，所有人都被他耍了！共产党就是一台“绞肉机”！^[153]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环，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下子全在人们心中破灭了。

“9·13 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毛泽东一向认为自己运筹帷幄，稳操胜券。没想到，这次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天崩地裂”

林彪死后，周恩来失声痛哭了好久，因为他变成了最危险的第二号人物。^[154]几十年来，他甘居毛泽东之下；每到关键时刻，他都鼎力相助，帮毛泽东渡过危难；他对毛泽东诚惶诚恐，经常低三下四做检讨；在“文革”中，他是中央专案组组长，毛泽东要打倒的人，他绝不会出手保护，批示的口气还很严厉。

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对周恩来不信任。1972 年，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一再阻止给他治疗。直到 1974 年，周恩来才做了切除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扩散。毛泽东还专挑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直指周恩来。^[155]

人们常用“天崩地裂”形容重大灾难。在 1976 年，这两种灾难真的都在中国发生了。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3 月 8 日下午，东北吉林市郊区降落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范围达 500 多平方公里，收集了 100 多块完整陨石，其中有 3 块的重量超过了 200 公斤，最大的

达 1,770 公斤。



在吉林市博物馆展出的最大陨石，重达 1,770 公斤。

(Francesc Fort/Wikimedia)

毛泽东听完报导，从病榻上坐起来，让人扶着走到窗前，凝视了天空许久，然后说：“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了。”^[156]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人合一”之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详细介绍了天象和人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自然界发生巨大变化，人间就会有相应剧变。《后汉书》记载，王莽在篡汉后，派几十万大军围攻刘秀驻守的昆阳城，夜有流星坠营中。结果刘秀以少胜多，大败莽军。时隔不久，王莽在混战中被杀，应了流星陨落之兆。^[157] 虽然毛泽东不让老百姓信神，看来他心里还是信的。

4 月初，清明时节，人群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借

助悼念周恩来的挽联和诗句声讨“文革”，被毛泽东镇压。尽管他事后说“士气大振”，但此时的他已行将就木，只是强弩之末了。^[158]

7月6日，中共十大元帅之首朱德也去世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7月28日晚上，河北省唐山市不断出现藕荷色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在急剧地上升和下降，有的井还冒泡翻花；狗狂吠不止……凌晨3点多，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座100万人口的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96%的民宅损毁，工业建筑倒塌或严重损毁70%以上。

由于没有预警，地震时人们正在熟睡，导致死伤惨重。中共对外公布有24万人丧生，重伤36万人。^[159]但中共内部文件披露，实际死亡人数高达65万人。^[160]

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没有预警呢？其实，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早已经铺设了本地监测网，并且在地震之前检测出了许多征兆。在当年5月的国家地震局会议上，杨友宸就提出了近两三个月内可能有强烈地震的预测，并在回来后向市领导做了汇报。

然而，就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党组织”突然通知他到干校劳动改造——掏大粪！杨友宸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1960年调到唐山，属

于“可用不可升”的“严重右倾分子”。^[161]

在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县长在得知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的预测之后，很快做好了防震准备。尽管这次大地震导致 18 万间房屋倒塌，但全县 47 万人无一人震亡。^[162]

显而易见，在震前的关键时期，中共各级官员（包括国家地震局官员）在忙于它事，没人上报地震预警并作出防震安排。唐山的几十万冤魂也并非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成了“文革”运动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当年 9 月 9 日去世。至此，中共的三大领袖全走了。这场被公认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终于结束了。据中共元老叶剑英 1978 年透露，“文革”10 年，上亿人挨整，死了 2,000 万人，损失 8,000 亿人民币。^[163]

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很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中共建政之前，成了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解放”的人。

* * * * *

其实，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神州浩劫，中华五千年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人们被党性吞噬了人性，不再相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当

面说假话，背后下狠手，成了人际相处之道。

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官，一直在推动甚至主导这些运动，各级官员也都在推波助澜。个中原因，或出于个人野心，或为了自保，或为了报复党内宿敌。几乎每位中共官员都背负了血债。中国的历次浩劫不仅是毛泽东一人之罪，也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这台既杀肉体又杀灵魂的绞肉机，已经在运动中磨练得炉火纯青。

从中共建政到毛泽东去世，共导致了至少 7,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超过 1.4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共建政 27 年全部家当的两倍多。^[164]这还没算上因共产极权体制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从而导致的巨大潜在损失。

如果这 27 年是没有共产党的正常社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早就过上了自由和富足的生活。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呢？

第十四章

邓小平的跛脚改革

毛泽东在 1976 年 9 月去世之前，就已经安排了华国锋为接班人。新任中共领袖华国锋身材魁梧，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临终给他留言说：“你办事，我放心”。^[165]

华国锋认为自己是毛泽东遗产的继承者。他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被人们讥讽为“两个凡是”。

不过，华国锋为了巩固权力，很快就对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下手了。10 月 6 日，华国锋联手中共元老叶剑英和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政治清洗、群众大会声讨和审判。这四人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

此时，初战告捷的华国锋并不知道，他将很快遇到比他更厉害的对手。

邓小平复出

1977 年夏天，在叶剑英等中共元老的要求之下，邓小平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中心。邓小平身材矮小，精明能干，阅历丰富，在中共的党、政、军都有深厚的根基。尽管他在运动中被毛泽东屡次打压，但他也和华国锋一样，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经历近 30 年运动的中国，百业凋零，老百姓生活困苦。农民一贫如洗。到了 1978 年，全国仍有 2/3 的农民生活比 1950 年代还差，1/3 农民的生活还不如 1930 年代。新华社记者到安徽采访，发现凤阳县的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就有 4 户没大门，有 3 户没桌子，68 个人有 40 多人没棉裤。

工人的境况比农民稍好一些。例如：在 1975 年，天津工厂的一线工人，有 70% 以上是二级工，全部收入就是月薪 41.5 元。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66] 老百姓在贫穷这一点上，确实是“平等”了。

不过，中共官僚阶层的生活就大不一样。在 1956 年中共工资改革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相差了 28 倍。除此之外，中共高官们还享受着别墅、特供商品、秘书、警卫、司机、勤务、

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等福利待遇。以上海的住房分配为例：上海市按行政级别把住房标准分成十几级。特甲级可享受 200 平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而 9 级以下却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果把这些福利待遇都算上，高低收入差别已经远远不止 28 倍了。^[167]事实上，中共在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时，又造就了一个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阶级，他们自称为“人民公仆”。

现在，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权，中共高层急切地想摆脱经济困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于是，中共先后派出高官率代表团，到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欧洲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高效，令这些中共官员们大开眼界。

例如：西德年产 5,000 万吨煤的露天煤矿，只需要 2,000 名工人，而中国要生产同样多的煤，却需要 16 万名工人，是西德的 80 倍；东京一个百货公司经营 50 多万种商品，而中国最大的王府井百货公司，却只有 2.2 万种商品。

一位参加考察的中共高官激动地说：“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持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

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华国锋也承认“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非改革不可”。

但是，华国锋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执行他的“两个凡是”，就必须按照毛泽东的老路走，根本没法改革。于是，邓小平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起了对“两个凡是”的攻击，并且在双方的论战中渐渐占了上风。^[168]而此时百姓自发的民主诉求，也给邓小平带来了舆论助力。

“民主墙”运动^[169]

1978年11月，北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在西单38路汽车总站附近的一堵围墙上，陆续出现了大字报。人们在这里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要求重新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围观者。这堵墙很快被称为“民主墙”。一位叫魏京生的电工贴出大字报，质疑中共的一党独裁，提出中国不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

邓小平认为，“民主墙”有助于他在和华国锋的论战中获胜。所以，他在11月底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态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们听说后一片欢呼，

觉得中国实现民主有望了，自发地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在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的“凡是派”落败，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大胜。中共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转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的“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了著名的实用主义“猫论”。^[170]

1979年1月1日，美国卡特政府宣布和中共正式建交。^[171]与此同时，美国断绝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只根据《台湾关系法》保持非官方往来。^[172]

随后，邓小平接连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并从这两大发达国家争取到了最惠国待遇。善于表演的邓小平，心里很清楚美国人最关心人权。所以他在访美期间，承诺要在中国发展民主。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会面。（公有领域）

在见到美国总统卡特时，邓小平还特别提到了“民主墙”，以证明中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不过，回国后他就说出了心里话——美国的民主不值一提。

出乎邓小平预料的是，人们开始到“民主墙”附近示威，并且打出了“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争人权”的标语。魏京生又发表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认为邓小平就是一个新的独裁者。这显然触动了邓小平的敏感神经。他突然态度大反转，严厉抨击“民主墙”，并且把示威者称为“坏分子”。

3月30日，邓小平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

-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73]

紧接着，北京开始封杀和人权有关的言论；“民主墙”上的痕迹也被清除殆尽；魏京生等几十名民主人士被捕。魏京生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换来的却是15年刑期。^[174]

可是，中共不是不搞阶级斗争了吗？为什么又严厉

镇压要求民主的民众呢？虽然中共当权者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都有改革的愿望，但是，双方的根本利益却是冲突的。民众期望摆脱中共的极权统治，获得人权和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中共当权者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并非真心为民众造福。所以，他们唯恐民众冲垮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中共极权制度。而要保住这个制度，他们就必须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于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把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犯了“严重错误”，但“功劳”是主要的，所以“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175]

邓小平很快就借势把华国锋赶下了台，让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自己则手握军权，幕后指挥，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袖。而此时越南入侵柬埔寨，恰好给了邓小平一个巩固军权的机会。

中越战争

1979年1月7日，背后有苏联支持的越共，出动军队攻陷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共扶持的红色高棉政权。越共为什么入侵柬埔寨呢？一是因为红色高棉不断攻击越南；二是红色高棉在国内的大清洗中，屠杀

了2万越南侨民。

红色高棉在1975年攻占金边，建立了共产政权，然后立即开始了大屠杀。在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个不到800万人口的小国，人口竟然骤减了1/3。红色高棉不仅屠杀前政权的官员和军人，还认为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一律消灭。因为在红色高棉眼里，“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所以在柬华人的结局最悲惨，60万华人被杀害了一半。^[176]

尽管如此，越共的入侵却令邓小平非常气恼。1月底，邓小平在访美时向卡特透露，中共准备进攻越南，给它一个教训之后就收兵，得到了卡特的默许。^[177]

回国后，邓小平以“自卫反击战”为名发动了中越战争。由于中共军队常年搞运动，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再加上不熟悉越南的复杂地形和指挥不当，损失惨重。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战争，造成了至少几万名中共士兵伤亡。^[178]

其实，邓小平要教训越南只是一个借口。他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次战争，把军队牢牢抓在手里，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果然如愿了。^[179]接下来，邓小平继续推动经济改革。

“口里喊放权，手里不放权”

为提高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中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缴完公粮后的余粮归自己。到了1982年冬，“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作物产量从此有了明显提升，“致富光荣”成了时尚口号。

尽管农民得到了耕种的自由，但仍然无权拥有土地，只能从政府手里承包。他们依然被户口制度束缚，没有迁徙的自由。“农民”的身份世代相传，没有任何福利。

1984年底，受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中共宣布，在城市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赋予国营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更多经营权，企业职工的业绩和奖金挂钩，多劳多得。^[180]

国企改革确实见效了，中国的工业产值在1985年增长了22%。但是，由于很多产品质量低劣，根本无人问津。1986年，仅湖北省的积压产品就高达17亿元。1987年，中国共生产了5,000万吨钢材，但只有500万吨可用，只好又进口2,000万吨钢材以满足需求。

中共天津市委承认“亏损增加，浪费严重”，只有少数工厂盈利。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工人仍然没有积极性，认为换汤不换药，政府仍在掌控着一切，“口里喊放权，手里不放权”。^[181] 这些经营不善的国企连内需

都无法满足，要让它们为中共出口创汇就更难了。

不公平的外贸

1984 年 1 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深圳是中共指定的 4 个对外开放的特区之一，有一条铁路和香港相通。中共期望深圳能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接下来，中共又宣布天津、上海、大连、温州和广州等 14 个城市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进口货物的猛增。

1985 年，中国进口了大量彩电、录音机、电脑和成套的机器设备，进口额增加了 60%。但出口额却很少，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中共高估了。于是，中共开始把人民币逐步贬值。到 1986 年 7 月，降到了 1 美元兑换 3.71 元人民币。

可是，由于国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低，出口商品往往是赔钱的。例如，上海市最大的大中华橡胶厂生产轮胎，每出口 1 美元的成本，就高达 5.5 元人民币，出口越多，赔得越多。

为了促进出口，中共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例如发放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或提供低息贷款等等。这些措施果然产生了效果。1988 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到近 500 亿美元。

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是日本和美国。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抱怨中共对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补贴，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共实施反制。可是，只要中国商品通过香港转运到美国，即可轻松逃避反制措施。1984 年，就有 50% 商品由香港中转。到了 1988 年，中国转口贸易的比例就更高了。^[182] 中国出口的问题虽然暂时缓解了，但国内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惊人的通货膨胀^[183]

由于中共只改革经济制度，不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跛脚改革”很快就暴露出根本矛盾——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中共官员们普遍以权谋私，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因为高通货膨胀不断下降，引起了民众的严重不满。

为什么会产生高通货膨胀呢？这是由于中共向出口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和贷款，而且国营企业的 80% 以上的周转资金也都靠贷款。可中共政府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靠凭空大量印钱来解决问题。出于对进一步涨价的担心，国有企业还纷纷申请额外的贷款，用来抢购稀缺的商品和原材料。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物价不断飙升。

1986 年底，上海、北京等十几个城市的大学生和

市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喊出“民主、自由、平等”、“废除专制”等口号。上海参加游行的学生人数达到了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数以万计。这次学潮震惊了中南海。

胡耀邦不愿意强硬镇压学生，提出对学运领袖“冷处理”，用“沟通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邓小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纵容了学潮。于是，在1987年1月，他又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让总理赵紫阳取而代之。^[184] 赵紫阳曾在主政四川时，率先推行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185] 第2年，保守刻板的技术官僚李鹏接任国务院总理。

此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到惊人的程度。在1988年末的中共高层会议上，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估计，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8%。老百姓眼看着自己本就不高的收入一天天缩水，又开始上街游行抗议。

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将取消价格控制。消息传出，担心物价再飙升、存款贬值的各地民众，马上到银行大排长龙，取出钱来抢购各种商品。抢购风潮持续了一周，竟然把商场里大量积压的存货一扫而空！正好帮助政府回笼了巨额资金。

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在恶化。1985年之后，中共实行了粮食合同订购制度。因为政府仍然垄断着市场，农民的大部分余粮也只能卖给政府。

可是，政府不但把收购价格定得非常低，还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平均提高了25%。生产成本上升，收购价格下降，农民自然就不愿意多种粮食。更糟糕的是，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民把粮食卖给政府却拿不到钱，只能得到一张欠条——人们称之为“白条”。

赵紫阳很担心农民也起来抗议。他认为“打白条比多发票子还可怕，宁可多发票子也不打白条”。于是，央行又继续大量印钞。到1988年第四季度，共增发了280亿元，导致物价继续飙升。

中国百姓深受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之苦，而很多中共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却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大发横财。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邓朴方问：“一咨，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一咨回答说：“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朴方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陈一咨愕然，反问道：“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朴方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186]

离权力近的人“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远的普通百姓不仅捞不着，还得被当权者任意盘剥，这就是中共改革开放的真相。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捞一块”的呢？80年代中共实行的生产资料分配、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双轨制”，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次从中发大财的绝佳机会。他们甚至只需要倒卖官方批准文件，就可以轻松赚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为这些“倒爷”都有官方背景，所以人们称之为“官倒”。^[187] 邓朴方以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名义成立的康华公司，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官倒”。^[188]

在198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实行价格的双轨制度，计划价

格（牌价）与议价两种价格，议价比牌价高好几倍”，“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为获得牌价物资的优待，走后门，批条子，请客送礼，贿赂成风。他们以牌价购进各种物资，转手间以市价售出，即可获取厚利。甚或主管部门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坐地分赃，这是目前社会风气不易好转的原因之一。”^[189]千家驹 30 分钟的发言，竟获得了 31 次掌声，可见其切中时弊，深得人心。然而，他却受到了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说这是故意给“共产党脸上抹黑”。^[190]

这个“双轨制”的价差到底有多大呢？据经济学家胡和立估算，以 1988 年为例，中国普通商品的价差、银行贷款的利差和外汇的汇差这三项加起来，总额高达 3,569 亿元，约占国民收入的 30%；如果再加上其它价差，总额占国民收入的 40%。这巨大的“双轨制”价差，就是“官倒”“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的目标，导致中共官员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民怨沸腾，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的呼声高涨。^[191]

“六四”天安门事件^[192]

中共最怕民众要求民主，和自己分享权力。邓小平明确表态：“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语中的：“要共产

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193]

物理学家方励之因为鼓励学生争取民主，被中共开除了党籍。1989年初，他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30多位中国著名作家联署了他的公开信，并在海外发布。中共高层由此认定，这些国内“反动派”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一周后去世。北京一些大学生自发地悼念，并且张贴大、小字报，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撤换无能政府，推倒君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悼念活动很快蔓延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

4月17日下午，北京政法大学约500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铲除腐败”等口号，在4点抵达天安门广场，围观者超过万人。当晚，上海几所大学的学生也发起游行，各地大学生纷纷响应。这次悼念活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民主运动。

18日，上千名学生到人民大会堂静坐请愿，提出为蒙冤的知识分子平反、公开领导人收入、允许民间办报等7项要求。当晚，几万名学生和民众陆续来到广场，人们高呼“打倒专制”、“我们要自由”等口号。2千名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继续请愿。次日凌晨4点半，北

京市公安局出动 1,500 多名警察和武警，强行驱散了学生。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到广场集会、敬献花圈。部分人继续到新华门前请愿。19 个省、市的高校师生也举行悼念活动，声援北京学生。

4 月 22 日上午 10 点，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前一晚，北京各高校已经联合起来，组织五万多名学生游行到广场，并在广场上过夜，等待第二天参加追悼会。一些教授、学者签署公开信表达支持，呼吁政府和学生平等对话。

追悼会结束后，3 名学生代表跪在广场西侧的大会堂门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递交请愿书。因得不到李鹏的回应，北京的大学生们决定回校，罢课抗议。他们张贴大、小字报和标语，散发传单，集会演讲，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北师大学生把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词改写为：“独裁专制，国民谁不知，睁开眼吧，随便看吧，到处是贪官污吏。因为畏缩退让，人家得寸进尺。学生运动永不垮，民主自由千古存。”

23 日晚，北京 21 所大学的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统一协调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第 2 天，北京 40 所高校 6

万学生罢课。学生们继续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和募捐，扩大社会影响力。

此时，邓小平已经把这场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在全国报纸头条转载，引起学生们的不满，群情激愤。

第二天，数以万计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高喊“消除腐败，打倒官倒”、“稳定物价”、“和平请愿，绝非动乱”、“失民心者失天下”等口号，声势浩大，秩序井然。各校都安排了纠察队开路，队伍两侧的学生们手拉手，防止外人混入队伍。沿途有上百万民众向学生们欢呼加油，屋顶和树上都挤满了人。为避免与在天安门广场戒严的军警发生冲突，游行队伍没有进入广场，继续沿长安街向东行进。

由于不断有学生加入和民众跟随，游行队伍最高峰时达到了50万人，至晚上12点左右结束。游行历时16小时，行程长达30公里。同一天，各地高校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的几万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主题是“弘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自由”。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后举行集会，并宣布5号全部复课。全国

各地也有 30 个城市的 130 所高校学生游行。

在这次的游行队伍中，还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200 多位官方媒体记者。他们要求“说真话”的权利，抗议打压《世界经济导报》，这可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就在 8 天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并责令总编辑钦本立停职。因为他准备发表一篇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批评邓小平的文字，令当局无法容忍。

5 月 4 日下午，赵紫阳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代表时，谈到了学生运动。他强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赵紫阳相对温和的态度，获得了各界的普遍赞扬。由 30 多所高校学生签署的请愿书，送到了中共中央、人大和国务院，要求展开真诚的公开对话。

但是，中共高层却一直没有回应。5 月 13 日，数以百计的学生头裹白色布条，在其他学生的护送下，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到了晚上 10 点，参与绝食的学生已接近 2,000 人，围观的民众超过了 1 万人。第 2 天，本已复课的北京各高校再次罢课，学生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同学。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

5月15日下午2点，2万多北京知识分子也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他们喊出“孩子们没有错”、“政府尽快对话”、“人民有知情权、议政权、监督权”、“我们要科学，也要民主”、“老九老九，一无所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口号。其它城市的学生们也纷纷游行示威，也有部分学生绝食。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绝食学生昏倒，被紧急送医救治。但是，中共对学生的要求依然置之不理，因为高层意见不一。赵紫阳主张把这场学生运动定性为“爱国行动”而非“动乱”，但遭到了邓小平、李鹏等其他中共高官的反对。

民众对政府不作为的怨气越来越大。5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北京各界人士百万人大游行，使几天来的声援活动达到了高潮。参与游行的包括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各部门干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民众。针对邓小平的口号也越来越多：“邓小平赶快认错”，“垂帘听政，祸国殃民”，“结束专制，还权于民”。在天安门广场，一位老教授颤颤巍巍地走近绝食学生，抱着躺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全国各大城市也掀起了声援游行的高潮。

17日当天，邓小平决定北京戒严，派军队进城镇压。赵紫阳表示反对，但李鹏等多数高官表示赞成。

19 日早晨五点左右，神情疲惫的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是好意，想让我们国家好。”“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番凄凉的讲话，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政局有变，他这是在向大家道别。当晚，北京开始戒严。

数以万计得到戒严消息的北京市民，到各个进京入口，把军车团团围住，并且用 200 多辆公交车作为路障。市民们声泪俱下，劝说部队官兵不要镇压学生，还为他们送来食物和水。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部队寸步难行，使戒严令形同虚设。

5 月 23 日下午 1 点左右，北京各界人士一百多万人再次上街游行，打出的标语和口号是：“反对军管，撤销戒严令”、“小平引退，李鹏下台”等。游行途中下起了大雨，人们冒雨前进，齐声喊“李鹏，下台”，喊声压过了雷雨声。全国各地也不断有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戒严。香港、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华人也纷纷游行声援，其中以香港的声势最大，游行人数高达 150 万人。

为阻拦戒严部队入京，一种敲打路边垃圾桶示警的方式，在北京流传开来。即便是在深更半夜，只要有人敲打垃圾桶，高喊“军队进城了！”附近的市民就会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出，堵截戒严部队。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等几所高校学生制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女神”像高约10米，双手高举火炬，和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一睹“女神”芳容，数以万计的市民们不顾政府禁令，从四面八方拥向广场。

此时，戒严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一场大镇压即将来临。6月2日，数以万计的戒严官兵身着各式便装，分批潜入北京。然后，又通过中南海的地下通道，进入广场旁边的大会堂。

6月3日，各路戒严部队按计划从四面八方进入北京，向天安门开进。市民们纷纷在各个路口设置路障，阻挡军车行进。一辆给进入大会堂部队送枪枝弹药的军用大轿车，被几万市民团团围住，把机枪放上车顶展览。晚上10点，戒严部队接到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于是，晚上10点多，第38集团军士兵在五棵松路口，向道路两侧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中国航天部二院283厂工人宋晓明中弹身亡，年仅32岁。他是已知的第一位“六四事件”遇难者。10点半左右，38集团军抵达木樨地，密集的射击导致上百市民倒在血泊中。市民不停地叫骂“法西斯”、“杀人犯”。士兵们杀红了眼，甚至向两侧亮灯的居民楼随意扫射。在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至少有两人被打死。

6月4日凌晨1点半左右，第38集团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侧。他们继续开枪驱散民众，不断有中弹者被人用三轮车送往临时救助站。空降兵第15军对民众开枪也毫不手软，一路杀到了广场南侧。

其它戒严部队也很快抵达，大会堂里的部队从东门涌出。此时，已抵达的戒严部队加起来至少有四、五万人，对广场形成了包围之势。

凌晨4点半，戒严部队开始清场。“民主女神”像被轰鸣的坦克撞倒，随后被辗碎。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一顶顶帐篷。士兵们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逼近学生聚集的纪念碑基座。

到了5点，士兵们开始暴力驱赶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学生们开始向官方允许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大批士兵手拿棍棒和铜条继续驱赶学生，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5点半左右，广场上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口号声。一会儿，有学生追上了撤退队伍，哭诉广场上坚持不撤的学生们惨遭枪杀。

6点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新闻：“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

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这是唯一披露这场事件真相的中共官方新闻，撰稿人后来被中共判刑四年。^[194]

临近 7 点，广场纪念碑基座附近浓烟冲天而起，一起大火持续了 3 个多小时。很多人怀疑，这是戒严部队在销毁血腥镇压的物证。因为纪念碑基座是广场最为隐蔽之处，不会被附近的唯一高楼——北京饭店中的外国和港台记者拍到。

7 点左右，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来到六部口，转向西长安街，秩序井然地在自行车道向西行进。突然，三辆坦克疾驶而来，一边发射毒气弹，一边追碾学生。许多学生吸入毒雾趴在地上呕吐不止，有 11 名学生躲闪不及，被当场碾死，还有许多学生受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被坦克碾轧，失去了双腿。他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还有点意识，感觉坦克履带撕扯我的腿和裤子，在地上拖行了一段，最后掉在地上，我滚到路边，靠在铁栏上，失去知觉记忆前看到最后一幕是，我腿前露出一节白色的骨头。”^[195]

零星的枪声持续了一整天。医院里全是死伤者。复兴医院停尸房外，几百人排起长队认领遗体。这场镇压到底屠杀了多少学生和民众，由于中共官方说法不一，并且严密封锁信息，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北京红十字会统计的死亡人数为 2,600 人，有 3 万人受伤。^[196]

6 月 5 日中午，一队坦克驶离天安门广场。一名身穿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手提购物袋，挡住了坦克的去路。前面的坦克想绕过他，但他也随之移动，就是不让开，双方僵持不下。然后，这名男子爬上了坦克，向里面的士兵说了几句话。下来后仍挡在坦克前面。这时，两名男子跑过来，一左一右把他快速带离现场。这一幕被海外媒体记者拍下，成为最著名的“六四事件”画面之一。这位男子被称为“坦克人”（Tank Man），很多人断定，那两名跑来的男子是便衣军警，“坦克人”凶多吉少。^[197]



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六四坦克人”雕像。（自由雕塑公园）

四面楚歌^[198]

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了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谴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明，对“不加区别地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深感震惊”；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强调说，向争取自由挺身而出的年轻人开枪的政权“没有前途”；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也谴责中共“镇压北京进行抗议的学生”；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因此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

美国和欧盟都宣布对中共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并暂停政府间高层往来。^[199]但是，美国总统老布什私底下却希望继续与中共合作，给对中共的制裁打了折扣。

此时，很多中国民众已经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在中国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上街抗议大屠杀，游行队伍举着花圈和挽联，喊着“哀悼爱国者”、“人民是杀不完的”、“绞死李鹏”、“绞死邓小平”等口号。在城市街头，流传着各种抗议传单。其中一张这样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你缺少什么？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

人，也纷纷到中共大使馆集会抗议。近 200 万香港市民在跑马场参加“黑色大静坐”，然后环岛大游行。

然而，面对国际上的谴责和国内的抗议，中共却没有丝毫收敛。从 6 月 10 日开始，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抓捕“反革命分子”，取缔各种民运组织。大赦国际组织估计，全国有几万人因参与这场民主运动而被捕。方励之夫妇在得知被中共列入黑名单之后，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邓小平认为，反对镇压的赵紫阳对自己也不够忠诚。积极打压《世界经济导报》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得到了中共元老们的赏识。于是，邓小平又把赵紫阳赶下台，让江泽民做了中共总书记。62 岁的江泽民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大眼镜，喜欢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外语，有时还会高歌一曲，令人错愕不已。

国际上对中共的制裁接踵而来。7 月 15 日，世界银行宣布，原定给中国的 23 亿美元贷款将延期支付；日本答应提供的 56 亿美元援助资金也宣布暂停。这对中共政权确实是重大打击。

尽管中共四面楚歌，此时却得到了台商的大量投资。1988 年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就开放了对大陆的商贸往来。中共借机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台

商投资。1990 年，台商在中国的投资额高达 20 亿美元。到 1992 年，台湾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1990 年 7 月，中共领导人首次尝到了“人质外交”的甜头。为缓解经济窘境，邓小平摆出了一副和解的姿态，同意放藏身于美国大使馆的方励之夫妇出国。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美国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结果如愿以偿。7 月 10 日，世界银行恢复了给中国的贷款。日本也同意提供 57 亿美元贷款。随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激增。

江泽民治国能力平平。他上任后重提阶级斗争，不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防止“和平演变”，对改革开放却并不热衷。^[200]邓小平对他越来越失望。

1991 年下半年的苏联剧变，震惊了中共高层。8 月底，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随即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12 月 25 日，红色的镰刀斧头旗帜在克里姆林宫落下，苏联解体。邓小平为此忧心忡忡，对中共政权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第十五章

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时代

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解体，使共产主义理念彻底破产；中共的历次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也使自己丧尽了民心。此时的中共仅剩一张共产党的外皮，被西方国家孤立。

为保住中共政权，邓小平定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201] 以免引起西方对中共的更大敌意。同时他认定，如果不尽快重启经济改革，中共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

1992年1月19日，88岁的邓小平突然到武汉、深圳、广州和上海等地南巡。他通过当地官员向江泽民喊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邓小平的话被香港媒体报道后，又很快传回国内。

江泽民眼看地位不保，赶紧表态拥护邓小平讲话，全力支持改革。^[202] 接下来，江泽民很快就尝到了“跛脚改革”的甜头——利用权力发大财。由此，开启了他的

腐败治国时代。

“闷声发大财”

中共权贵们很清楚，中共政权是他们荣华富贵的保障。他们绝不能让人民享有民主和人权。否则，不但权力难保，还要被人民清算血债。

所以，尽管邓小平在南巡中敦促改革开放，但他更强调反对“自由化”：“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03]很显然，他这是在为镇压“六四”运动辩解。

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说，中共在“六四”事件后，留下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204]

江泽民在此后的党代会中也反复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205]“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206]也就是说，中共偶尔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中共极权加以“完善”而已。

这种“跛脚改革”，注定会导致畸形的经济结构、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根本实现不了邓小平所谓的“共同富裕”。“有利就想，有钱就图”，很快就成了中共官员们的座右铭。

2000年10月，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话也不说，这是最好的。”^[207]那么，权贵们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呢？

“一家两制”

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共权贵们就搞起了“一家两制”，让家人掌控了中国的主要垄断企业。《北京之春》前主编胡平说：“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得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

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和中共特许的垄断行业。这些领域也都控制在中共权贵家族手中。以下是几个最典型家族：

1. 邓小平家族：

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城市圈地，人称“地产大王”。

邓家大女婿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邓家小女婿贺平：成立保利集团，专做军火生意。^[208]

2. 江泽民家族：^[209]

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泽民次子江绵康：上海市正局级巡视员，负责全市土地、拆迁、规划、建筑总协调。

江绵恒之子江志成：成立博裕资本，从事私募基金业务，掌管海量资金。

3. 李鹏家族：^[210]

李鹏夫人朱琳，曾任龙头企业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

李鹏长子李小鹏，曾任其母朱琳下属的华能国际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

李鹏女儿李小琳，曾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等职。

2001年11月,《中国证券市场周刊》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这几家大型垄断电力公司几乎变成了李家企业。作者马海林把华能形容为“一艘巨舰”,由朱琳担任“船长”,李小鹏担任“舵手”。李鹏闻讯大怒,马海林被捕,下落不明。

“半人半神”

中共权贵们发财轻而易举,远非常人所能企及。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三代富翁:

第一代富翁,是被中共传统就业体制抛弃的人。例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以及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迫于生计,只好干起了当时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第二代富翁,是8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他们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了较高的收入。

第三代富翁,是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之后的“下海”者。他们大多和中共官员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官员,通过做“官倒”发家致富。到1990年代之后,他们又凭借权力和积累的资本,在“圈地运动”

和国企“股份制改造”中成为了亿万富豪。其积累财富的速度之快举世罕见，远非前两代富翁所能及。

何清涟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洋洋自得地说：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是“半人半神”。他们之所以自称为“半神”，是因为他们确实“神通广大”，可以轻轻松松发大财。前两代富翁和他们相比那是天差地别。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圈地运动”和“股份制改造”中是如何操作的。

“圈地运动”

中国的“圈地运动”，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进入高潮。各地政府或以拆迁为名剥夺城市居民住房，或用极少补偿强占农民耕地，导致很多拆迁户无以为生，引发的反抗非常惨烈。

2003年8月22日中午，南京玄武区邓府巷居民翁彪回到家中，发现自己住了10多年的房子，已经被强拆成了废墟。家里的金银首饰、现金等财产都被抢走。他大叫一声，转身就去了政府拆迁办公室，在那里用汽油自焚身亡。^[211]类似的因强拆自杀抗争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就暴力剥夺了人民的土

地和其它私有财产，美其名曰“全民所有”。所以，老百姓的老房产价格并不包括地价。而新房子的价格则是包括地价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暴力拆迁，就是因为它不用给拆迁户土地费，然后一转手，就可以把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这等于从百姓身上净赚一大笔财富。

原本没有价格的土地进入了市场，变成了天量的财富，拉升着中国的 GDP。卖地和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地方官员既有了政绩，又从房地产商那儿得到了好处，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根本买不起昂贵的新房子，由此失去了安身之所。



北京石榴庄村民李焕君的房子被中共政府强拆。
她坐在废墟上失声痛哭。（美国之音）

2002 年 5 月，上海首富周正毅没花一分钱，就拿到了上海最稀有的 8 个黄金地块，俗称“东 8 块”，上万户市民被迫拆迁。^[212] 许多市民指控当局和周正毅勾结，赔偿金不合理。上海郑恩宠律师因为拆迁户提供法律帮助，而被判刑 3 年。^[213] 郑恩宠后来披露，周正毅其实是帮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江绵康敛财的白手套。这两人在东 8 块中各占有 1 块。^[214]

中国房地产业平均利润率在 15% 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圈地运动”使很多权贵发了大财。2002 年，在中国福布斯的前 100 名富豪中，有 40 多人做房地产生意。那些和房地产商勾结的中共官员们，自然也肥得流油，据业内人士透露，仅批地的行贿成本，就占了地价的 30%。^[215]

与此同时，中共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又为权贵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化公为私”机会。整个过程不透明，不民主，自然也就不可能公正。所谓的“管理层收购”，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互相勾结，自卖自买，合伙瓜分国有资产。他们还用赠送原始股、分配上市额度、操纵股市等手段大肆敛财。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亿万富翁。^[216]

中共先推行血腥的“化私为公”，然后又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把人民的财产变成了权贵们的私产。

胡平的话一针见血：“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217]

江氏“财富王国”

江泽民儿子“化公为私”的本事首屈一指。1992年，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在美国留学归来。两年后，江绵恒就用几百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联合投资公司（下面简称“上联”），开始了他“闷声发大财”的生涯。

由于江绵恒的特殊身份，海内外商人都以和他拉上关系为荣。短短几年时间，江绵恒就建立起庞大的电信王国，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就有十几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江绵恒的董事头衔也多得数不清，如上海航空、上海地铁、上海过江隧道等等。上海商界都知道，江绵恒既是中国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民间称其为“中国第一贪”。^[218]

2001年5月，香港举办“全球财富论坛”，有500多位全球政商领袖出席。江泽民特意带江绵恒参加，以扩展江氏“财富王国”的人脉。^[219]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则非常低调。他是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委员会正局级巡视员，负责全市土地、拆迁、

规划、建筑的总协调。他还掌控了依附于这个委员会的企业、媒体和研究机构。这是上海市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举报江绵恒的郑恩宠律师说，这个巡视员的职权，其实和建设委员会主任一样大。上海是个大城市，每年要搞几千个工程，包括挖地铁等等，那是相当了不得的事情。江绵康和江绵恒占有“东 8 块”的 2 块地皮，应该是举手之劳。^[220]

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长得有些像他祖父。2009 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第二年 9 月就在香港成立了博裕资本，从事私募基金业务。

2011 年，江志成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出资约 8 千万美元，收购了在上海、北京国际机场的日上免税行 40% 股份，并获得了控股权，当时确定的估值为 2 亿美元。但是，根据日上免税行的 2012 年销售数据，专家认为估值应为 16 亿美元。博裕资本的这笔投资，在极短时间内就净赚了 7 倍。

2012 年，江志成又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面谈，加入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帮助马云筹集 71 亿美元，从雅虎手中回购约 20% 股权，借此获得了阿里巴巴 5.6% 的股权。作为财团成员之一，江志成也在阿里巴巴上市后赚得盆满钵满。

江志成的投资非常精准，都是中国最能赚钱的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和信达资产等等。路透社在 2014 年确认了 15 家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它们或是由“太子党”创办，或是聘请了“太子党”担任高管。这些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个个都实力非凡，如美国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对于合伙人而言，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只要认识对的人就行，这就是你为何投资一支太子党基金。”^[221]

中国流亡富豪郭文贵指控，江氏家族侵吞了中国人至少 1 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一半江志成已经成功转往海外，是真正的“中国首富”。^[222]

《谁的鲁能？》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儿子，“化公为私”的手段也毫不逊色。2007 年 1 月，《财经》杂志的报道《谁的鲁能？》，曝出了一个惊人黑幕——两家不知名的私营公司，用 37 亿元（人民币，下同），收购了账面价值近 740 亿元的山东鲁能发电公司 92% 的股份。

此事曝光之后，舆论大哗。《财经》杂志社被中共高层勒令整顿，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宣布收购违法。2008

年2月，这两家私人公司又以83亿元的价格，把持有的鲁能股份卖给了山东电力公司。这一买一卖，仅一年多时间，就净赚了46亿元。^[223]

尽管这两家公司背后的股权结构扑朔迷离，还是有人道破了天机。前军事图书出版社社长辛子陵披露，真正的持股人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说：“这样一个大案，当时是不了了之的，因为江泽民在，不能查。”^[224]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在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一路高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

暗中操作把这700亿元国有资产送给曾伟的中共高官，不但没受处罚，反而都升了官。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升任了董事长。^[225]

早在1990年代，曾伟就和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联手，协助企业办理上市审批手续，轻松赚大钱。此后，曾伟的商业版图从煤矿、股市到高档购物中心，不断扩张。曾家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外人很难估算。2008年，曾伟在澳大利亚买了一套豪宅，价值3,200万澳元。^[226]

贪官百态

曾庆红的贪腐得到江泽民的保护，并不令人奇怪。

江泽民毫无治国能力，在中共的党、政、军中也缺乏根基。为巩固权力，他通过默许腐败来换得官员们的效忠。如果哪位官员对江泽民有异心，就会遭到他以反腐为名的严厉打击。这样一来，既能借机清洗异己，又能为自己脸上贴金，一举两得。于是，中共迅速堕落成一個为所欲为的贪腐集团，其核心就是江派人马，也称“江家帮”。

民间有个流行的段子说：如果让所有中共官员站成一排，全部枪毙，肯定会有冤枉的；但如果要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这形象地描述了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时代。

江泽民在 2002 年卸任中共总书记，由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接任。但是江泽民精于权斗，此后的政治局常委中大半仍是江派人马，其它党、政、军要职也大多在江派手中，江泽民得以在幕后操控，把腐败治国一直延续到 2010 年代。

贪官们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例如 2009 年，31 位国企官员犯罪涉案金额达 34 亿元，人均涉案金额近 1.1 亿元。^[227]至于更高级别的巨贪，老百姓很难知道真实数字，官方公布的数字往往都是修改过的。

贪官要想多捞钱又没风险，就得精心编织一个确保

升官的腐败保护网。一位四川省的贪官说：“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一个顺口溜说得很到位：“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228]

买官、卖官的风气在 1990 年代中期兴起，到 2000 年后成为了常态。2005 年爆出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买官、卖官案，涉及 260 多人，包括多名省级官员、上百名地市级官员，当时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买官卖官案”。^[229]但是，这和后来曝光的卖官案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贪官们生活腐化，以包养情妇为荣。中纪委官员承认：“查出的大案当中，95% 以上的涉案的官员都有女人的问题。”^[230]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的现象也很常见。2007 年，网友们发起了“全国二奶大赛”，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因拥有 146 位情妇获得了“数量奖”。

贪官和情妇结成同盟，以权谋色，以色谋权，以权换钱，成了中共官场的一个奇特景观。一位名为李薇的女子，至少有 10 多位副省部级以上的中共高官情人，被称为“公共情妇”。^[231]

司法系统的腐败更加惊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了，还说法制不健全。”就是中共司法腐败的生动写照。^[232]

一位法律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233]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是一个大贪官，后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无期徒刑。^[234]

贪官们最了解中国国情，都知道中共早已经烂透了。他们一边口称“爱党爱国”、“反腐倡廉”，一边趁大权在握之时多捞钱，然后再设法把钱转到海外。很多人干脆安排妻儿移民，把自己变成“裸官”。这样一来，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随时逃之夭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披露，从 1995 年至 2005 年，全国共有 118 万“裸官”。^[235]

可想而知，贪官们转往海外的财富是个天文数字。专门研究腐败和洗钱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发现，2000 至 2011 年这 11 年里，中国的非法资金外流就高达 3.79 万亿美元（约合 23.6 万亿人民币）。^[236] 如果这些财富不被中共官员们霸占和挥霍，而是用来发展经济，造福于民，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早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世袭”的“穷二代”

中共权贵阶层尽享改革红利，占有了中国经济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而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人和农民却收益很少。为减轻国企负担，几千万工人被迫失业；在“圈地运动”中，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都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 年全球财富报告》披露，中国 0.4% 的家庭占有了中国财富总量的 70%！这个数据也只是计算了公开的资产，并不包括贪腐的灰色收入。^[237]

2008 年，中共官方统计，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 10% 家庭是最低收入 10% 家庭的 23 倍。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者王小鲁认为，还应该算上高达 5.4 万亿元的灰色收入。计入之后，这两部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 65 倍，堪称世界之最！^[238]

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用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 1 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中国 2004 年的贫困人口超过 1.6 亿人。^[239]

“太子党”、“官二代”和“富二代”，意味着权贵阶层的“世袭”。与之对立的是被迫“世袭”的“穷二代”。2009 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

等大城市又出现了“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在北京的“蚁族”，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高智、弱小、群居，和蚂蚁很相似。这些“蚁族”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20年寒窗，熬到大学毕业，还是成了“穷二代”。

这种不公正的贫富分化，导致中国社会弥漫着“仇官”、“仇富”的情绪，一个偶然火星就会引发抗争之火。1990年代中期之后，群体抗争事件逐年增多。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到2008年，又超过了10万起，参与者数以百万计。^[240]



中共城管人员正在“执法”。（微博图片合成）

于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中共，又把维护政权稳定当成了重中之重。2010年，中共的维稳费用高达5,500多亿元，超过了军费。^[241] 中共不去解决问题的根源——

共产极权制度，宁愿耗巨资镇压民众，也不用这笔钱来为民造福，可见其邪恶。老百姓的维权和中共的维稳，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维权力量超过临界点，中共必然垮台。

“神奇的国度”

比贫富分化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崩溃。中国自古有言：“万恶淫为首。”中共贪官们的荒淫无度，败坏了传统家庭观。上行下效，“性解放”的淫念蔓延到全社会。人们“笑贫不笑娼”，“泡妞”成了常见的“公关”手段。到2010年，官方承认中国有600万妓女，人数世界第一。^[242]实际人数可能远不止于此。

在江泽民时代，人们最自由的“权利”非“性解放”莫属。在网络上，你如果想搜索“六四”或“法轮功”真相，那会非常难。因为中共在全面封锁这些信息。但是，它虽然一直高喊“扫黄”，却对网络色情的泛滥无动于衷。

2009年11月，一位中科院学者用手机上网，搜索“爽图”等十个中性词汇，竟然搜索到4,790万个淫秽不堪的网页，几乎没有任何防护门槛。^[243]18岁的张武（化名）长期沉溺于网络色情。2009年7月，他因强奸、

杀害了一位 13 岁少女，被判了无期徒刑，一生就这样毁了。^[244] 中国有 10 亿网民，泛滥的网络色情毒害了多少人的心灵？可想而知。

中国人的身体也饱受毒食品的残害。2008 年中共奥运前夕，中共军队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发现，接连收治的 4 名结石患儿喝的都是三鹿奶粉。他说：“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不寒而慄。” 张伟继续调查，逐渐揭开了三鹿毒奶粉的盖子。^[245]

与此同时，三鹿集团已在婴幼儿奶粉中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但当地官员为了奥运“维稳”，要求拿钱堵嘴，注意保密，导致毒奶粉蔓延全国，一些结石患儿被迫手术治疗，多人死亡。^[246] 到 2008 年 12 月底，已有近 30 万幼儿受到了三鹿奶粉的毒害。^[247]

何止毒奶粉，中共治下的毒食品花样繁多，真假难辨，防不胜防。在 2011 年的一次假冒伪劣商品展览现场，摆满了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墨汁粉条、假羊肉片……一位公安部高官承认，现在是无处不假，无货不假。一位画家看着地沟油感叹道：“足以乱真！”^[248]

自古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底线。但在江泽民时代已远非如此。农民不吃自己养的猪肉，因为瘦肉精太多；不吃自己种的菜，因为有太多剧毒农

药……上海盛禄食品公司做染色馒头，被查出后，工人告诉记者：“打死我都不会吃。”

一位大陆媒体人说：“这个时候打死我都不吃，一转身出去买猪肉了，晚上得吃饭，那是含瘦肉精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249] 很多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都在推波助澜。如此互相残害何时休？

普通百姓逃脱不了吃毒食品的命运，但中共官僚阶层自有办法。“特供”早已经从中南海，普及到了市、县、乡。各级官员为确保吃得健康，纷纷找一块山清水秀之地，不惜代价打造自己的“特供基地”。^[250]

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北京海关大棚”，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由五名保安把守。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果园里的桃树、梨树已经挂果。这些特供食品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优先强调“安全”。^[251]

其实，中共掌握着所有国家资源，完全有能力解决毒食品问题。2012年6月，香港卫生局长称赞说，内地供应香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非常难得。一位大陆网友质问道：“既然各种各样的‘特供食品’能够保障安全，为何其它食品就无法保障？”^[252] 答案很简单——虽然中共把所有政府牌匾都加上了“人民”二

字，但是，它从来就没想过“为人民服务”。

和暗地里制造毒食品、假冒商品相比，医院的敛财手段就显得堂而皇之了。一位北京著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披露，很多癌症病人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例如，一期肺癌患者手术后，再活 5 年的机率可以达到 90%，国际公认没必要做术后化疗。但在中国医院，多数病人术后都要“被化疗”。例如，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患了早期肺癌，由于多次不必要的化疗，不仅多花费了 30 万元，还搞垮了身体，早早地送了命，人财两空。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另一种典型现象。每个心脏支架医院进价 3,000 至 6,000 元，卖给患者是 2.7 万至 3.8 万元，可谓超级暴利。因此，很多不该放支架的患者被医生放了支架，有的患者竟然被放了 10 多个，被称为“钢铁长城”。这些案例也不过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本应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竟然堕落成见利忘义、谋财害命的“杀手”。^[253]

有一首民谣说得非常贴切：“50 年代人帮人，60 年代人整人，70 年代人哄人，80 年代各人顾各人，90 年代见人就宰人。”^[254]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骗亲宰熟”却成了常态。一切向钱看，人人都梦想一夜暴富，“道德多少钱一斤”成了口头禅。

面对中国社会道德崩溃，人心不古，一家大陆媒体发文哀叹：“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255]

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何以沦落至此？自古以来，善恶有报就是社会常识；“仁义礼智信”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但是，中共通过消灭宗教，摧毁了对神的信仰；通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消灭了承担社会良知的“士”阶层；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摧毁殆尽。而江泽民时代的腐败，又无限放纵了人的欲望。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做人的道德标准，又与禽兽何异？

早在 90 多年前，蒋介石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这也是他坚决剿共的原因。他在对军官训练团演讲时说：“共产党要教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256]

中国社会道德如何沦丧，并不是江泽民所在意的。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尽管他用腐败换得了官员们的支持，却一直苦于在军队毫无威信。中华民国总统李

登辉 1995 年访美，似乎让他找到了一个立威的机会。

李登辉访美风波

李登辉曾留学美国，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位农业专家，后来从政。他在 1988 年蒋经国去世之后，继任为中华民国总统。面对中共统一台湾的“国策”，李登辉对此不卑不亢，一直强调，必须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的统一”，中共对此无可奈何。^[257]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克林顿（Bill Clinton）1993 年 1 月成为第 42 任总统。他在竞选期间，抨击老布什总统宠溺“北京屠夫”，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他承诺，人权将在他的对华政策有更优先地位。

当年 5 月底，克林顿邀请“六四”学生领袖等 40 名中国异议人士到白宫，展现了他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中共高层很清楚，中国的发展急需美国的支持。于是，它加紧了对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国会的渗透，设法建立亲共同盟。克林顿竞选时的大金主，在中国有生意的美国商界人士，都纷纷给克林顿施加压力。

于是，克林顿的反共立场开始“大逆转”。^[258] 1994 年 5 月，他宣布把贸易和人权脱钩，继续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259]

这个决定代价高昂，克林顿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总统”形象，却没有得到中共的回报。中共高层就此认定，克林顿是软弱的，可以通过施压改变他的立场。^[260]

1994年5月，李登辉过境夏威夷，美国国务院反对李登辉在夏威夷过夜，只同意他过境加油，然后到贵宾室休息。李登辉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拒绝下机。他对来迎接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讽刺说，不能送到机门了，免得不小心滑落，踩到美国的土地。^[261]

消息传开，美国国会舆论哗然，认为克林顿政府屈从中共，太失外交礼仪，也违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当年5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396:0和97:1通过决议案，要求克林顿同意李登辉访美。克林顿迫于国会的强大压力，宣布同意李登辉来美做“私人访问”。^[262]

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表达他的民主自由理想。李登辉说：“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263]江泽民恼羞成怒，召回了驻美大使。

台海导弹危机

接下来，江泽民决定效仿邓小平，通过中共军队大规模军演对台“武吓”，借机为自己立威。^[264] 1995年7月21日至24日，共军向台湾方向连续发射了六枚弹道导弹，^[265] 距离台湾彭佳屿北侧只有60海里。^[266]

8月1日，克林顿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尽管这封信至今没公开，但在10月他和江泽民的会谈内容中，还是能看出他的态度——他尊重中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并未明确要求中共停止武力威胁台湾。^[267]

克林顿的绥靖怂恿了中共。8月到11月，共军又三次出动舰艇共203艘次、飞机852架次，进行海上攻防和福建东山岛两栖登陆演练。^[268]

美国开始担心事态升级。12月19日，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首次经过台湾海峡驶向香港，向中共释放美国可能干预的信号。但是对中共来说，这个信号并不强烈。1996年3月23日，台湾将举行第一次总统大选。江泽民既不愿意李登辉胜选，又怕激发大陆人的民主诉求。于是，他决定在台湾大选期间继续发射导弹。^[269]

3月8日，美军监测到中共发射的三枚导弹，落在了基隆和高雄附近的航道上，其中一枚甚至飞越了台湾上空。美国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立刻警告

在美的中共外事办主任，如果中共攻击台湾，将会有严重后果。^[270]

但中共并不打算收手，反而又在台湾附近启动了两阶段大型海空联训和三栖登陆演练，企图向台湾选民施压，搞掉李登辉。^[271]

台湾国军进入临战状态，秘密调派火箭连和战车连进入外岛。^[272] 紧急改造而成的 4 枚地对地战术导弹“天弓 2S”也部署到马祖。^[273] 驻守外岛的士兵写下了遗书，誓言“同岛一命，坚守到底”。^[274]

克林顿感觉事态严重，3 月 8 日与 11 日，他把“独立号”航空母舰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先后部署到台湾海域。^[275]



1996 年 3 月 8 日，美国部署到台海的“独立号”航空母舰。（公有领域）

中美军力本就相差悬殊，江泽民一看美国态度强硬起来，赶紧为军演制定了“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岛上空；海空军不过海峡中线；不会实际占领台湾岛屿。^[276] 3月25日，中共的军演匆匆结束。

李登辉如此评价中共的行事方式：“一见到对手软弱就欺凌，（对手）一旦强大起来就有所顾忌而退缩。”^[277]

中共这次耗费40亿元人民币的军演，导致了两个事与愿违的后果：一个是美国意识到中共是台海和平的威胁，“战略模糊”并不能震慑中共，必须清晰表达防卫台湾的承诺；另一个是台湾民众对中共的敌意上升，最终选出了一位反共的总统——李登辉以54%的高票赢得了大选。^[278]

“二奸二假”，出卖国土

江泽民口口声声要统一台湾，对台湾不惜文攻武吓，看似非常“爱国”。可是，他竟然把相当于40个台湾的国土，白白送给了俄罗斯。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共为了不引人注目，只在12月11日的《人

民日报》上，刊登了 100 多字的简短介绍。



1999 年 12 月 9 日，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晤。
(中共官媒人民网英文版报道截图)

之后，江泽民又主持和俄罗斯签订了另外两个外交文件，共向俄罗斯出卖了 1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279]

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一些有心人发现了这个惊天丑闻。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郑义对此义愤填膺：“（中国）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1/3 弱（29%）……西边不能去，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东南是大海……唯一可去之处只有东北——越过黑龙江，那片原来属我们祖先的肥沃土地和原始森林。”“中国之劫之难之凶之险，百年以降，唯此为大。”^[280]

郑义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中国虽然号称拥有 960 万

平方公里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家。可是，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 0.08 公顷，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281]

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痛斥江泽民，说他是远超秦桧的卖国贼。他还在 2009 年 12 月和 2010 年 8 月连发两文，揭穿了江泽民的真实身份，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

据吕加平考证，江泽民有“二奸二假”：

第一奸：江泽民和他的生父都是日伪汉奸。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做过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民则在汪伪中央大学接受过汉奸培训。

第二奸：江泽民是苏俄奸细。1954 年至 1956 年，江泽民在苏联学习期间，和克格勃美女特工克拉娃勾搭成奸，成为藏在中共内部的苏联奸细。

第一假：江泽民是冒充 1946 年加入中共的假党员。据当时的南京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等 3 人证实，江泽民在就学的南京伪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第二假：江泽民是假冒的中共烈士子弟。他的汉奸父亲，不可能把锦衣玉食的他，过继给穷困潦倒、死去多年的中共党员江上青当养子。而且，也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继证据。^[282]

至此，江泽民卖国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他的把柄一直捏在苏联和此后的俄罗斯手里。如果暴露，不仅权位不保，还可能下场凄惨。

对于如此轰动之事，江泽民从未有过公开回应或辟谣。但是，吕加平夫妇很快就被秘密逮捕。2011年5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吕加平10年徒刑，吕的妻子被判刑3年，缓刑5年。^[283]

贸易和人权之战

就在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署卖国条约的同一年，11月15日，克林顿派贸易代表率团飞往北京，和中共达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284] 根据WTO规则，中共还需要拿到一份美国国会授予的永久贸易特权（简称PNTR，也称永久最惠国待遇），才能最终“入世”。为此，克林顿在白宫设立了跨部门协调机构，专门游说国会。

美国众议院定在2000年5月23日，对PNTR法案投票。由于中共迫害人权劣迹斑斑，在美国国会两院，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声音都非常大。1997年就被中共流放到美国的民主人士魏京生，亲身参与了这场贸易和人权之战。他说：“实际上PNTR那场斗争，在国会

确实是美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最严厉的一场斗争。双方观点很尖锐。”

5月9日，前总统卡特、福特（Gerald Ford）和几十名前政要云集白宫，敦促国会批准 PNTR 法案。为了造势，白宫还公布了 40 多位州长支持对华贸易的信函，以及微软、IBM 等 200 家高科技公司致国会的公开信。

尽管如此，直到投票前一周，反对 PNTR 法案的议员仍然是多数。魏京生说：“我那时候每天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拿车往白宫接，一天接待好几拨。”

魏京生早已看透中共。他认为，如果让中共加入 WTO，它经济实力变强之后，反而会更加压迫老百姓，并不会实行民主。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普遍是这个看法。

他接着说：“其实那时候各大报纸左右派报纸做的民意调查，都说 70% 左右的老百姓不同意给中国这个 PNTR 和 WTO，不同意。老百姓其实也很多人明白，议员基本上都明白，只是从利益关系上，他们就是不得不投给那边。”

众议院最终以 237：197 通过了 PNTR 法案。4 个月后，参议院也以 83：15 通过。2001 年，中国正式加

入 WTO。^[285] 西方各大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市场陷阱”

中共的改革开放，利用中国大量的低人权劳工和对外资让利的政策，把外商牢牢地吸在了中国市场。江泽民的腐败治国，又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西方企业要想在中国立足，赚大钱，就得“入乡随俗”，和中共权贵搞好关系。否则的话，很多事情办不成。而且即便赚了钱，也缺乏安全保障。

美国某品牌中国公司客户经理蒂姆，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他和所在城市的中共官员打成了一片，无论是审批土地和项目、还是办理减免税，都是一路绿灯。在招待中共官员的宴席上，蒂姆会娴熟地用筷子给官员们夹菜，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称兄道弟。饭后，蒂姆安排官员们做足疗，在宾馆的总统套房打麻将……类似蒂姆的故事，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商中司空见惯。

外商搞关系的方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行贿。2006 年中国《法制早报》披露，在 10 年内就查出了 50 多万宗跨国腐败案件，其中 64% 与外贸和外商有关。^[286] 从 1998 年至 2009 年，IBM 中国用提供跨国旅游、

娱乐和现金等方式，向中国和韩国官员行贿至少 114 起。因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美国对其处以 1,000 万美元罚款。^[287] 这类典型案例，还涉及美国雅芳、德国西门子等各行业巨头。这些企业在本国都奉公守法，一到中国就学坏了。

另一类是聘用中共高官子女——“太子党”。自江泽民上台之后，很多太子党出国留学。西方大公司和银行聘用他们，以获得一般人拿不到的项目。原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就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证券中国区顾问和主席。美林成为工商银行首次上市的主要承销商，还参与了中国国际航空等公司的上市，冯绍东功不可没。^[288]

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你在中国待得越久，你就会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着；你还会意识到，大多数外国大公司都在试图聘用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能拉上关系做生意。”^[289]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陷入了中共的“市场陷阱”，见利忘义事件不断发生。例如，美国高科技巨头思科在 2000 年之后，帮助中共建立网络监控系统“金盾”，用来监控和镇压异议人士。仅因此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了 5,000 名。很多人遭受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2011 年 5 月，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人权法律基金会”

(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在加州联邦法院对思科提起了诉讼。^[290]

腐蚀西方

这些外商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中共也渐渐变得财大气粗。它通过“订单外交”，又把腐败输出到了西方国家。1990年，中共向美国献上了一份大礼——签订了波音史上最大的一笔民用飞机订单——订购72架波音飞机，总价值90亿美元。^[291]此后，中共又多次向美国派出大型采购团，用订单收买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企图化解对它的制裁。

中共擅长把订单作为要挟手段。飞机订单是给美国波音，还是给法国空客，要看现在哪个国家更亲共。如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克林顿曾力挺台湾。危机刚结束，中共转脸就把30架飞机的订单给了法国空客，价值15亿美元。到了1997年，江泽民访美，需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就又订购了50架波音飞机，价值30亿美元。^[292]

从中共那里得到实惠的美国大企业，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为它在美国积极奔走。在整个1990年代，它们的游说确保了美国每年都给中共最惠国待遇。它们还利

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各州政府亲共，甚至各有分工。例如：波音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负责德州和伊利诺伊州。^[293]

2001年7月，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美国赌场大亨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来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副总理钱其琛。钱其琛主动说，将支持他在澳门开赌场。这让阿德尔森喜出望外。

随后，阿德尔森又会见了北京市长刘淇。刘淇请他帮忙摆平一件事——美国众议院正要讨论一项反对北京申奥的议案。阿德尔森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的重要捐款人。他立即给共和党党鞭迪莱（Tom DeLay）打电话。

迪莱支持这个决议，他认为“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违背了奥运精神，应该考虑取消北京的申办资格”。阿德尔森向刘淇保证“尽我所能”。大约3小时后，迪莱给他回了电话：“你很幸运……你告诉市长，他可以放心，这个议案永远不会再讨论了。”3天后，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入选。^[294]

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之前，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了魏京生等民主人士。魏京生提醒小布什说，他参加北京奥运是个错误决定，中共一定会把

他此行解释成对它的支持，这会给中国百姓造成很大误解，但无济于事。小布什随后飞往北京，参加了奥运开幕式。^[295]



2008 年 7 月 29 日，美国总统小布什会见魏京生（左二）等民主人士。（公有领域）

前美国驻瑞士大使戴维斯（Shelby Davis）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年 56 位美国国父签署《独立宣言》时，愿意“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来立誓。而现在的美国，可能很难找到 56 个这样的人了。^[296]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曾说：“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的善良；如果美国不再善良，她将不再伟大。”^[297]

其它西方国家也和美国差不多，在人权和利益面前，很多时候都选择了利益，淡忘了自己的立国之本。

暴政领袖

西方政要和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帮助中共发展经济，就可以促进它改善自由和人权。然而事实是，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之前，中共不仅变本加厉打压上访冤民、异议人士和信仰群体，还犯下了以下暴行：

1. 一直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行在 2006 年 3 月曝光于世。

2. 隐瞒汶川大地震预警，导致几十万人死伤，其中有很多是学生。

3. 掩盖“三鹿毒奶粉事件”，导致毒奶粉扩散，近 30 万幼儿受害。

尽管中国民众深受中共之害，西方国家却一直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中共的肌体。到 2010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全球第一。2011 年 11 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对中共入世 10 年的后果做了盘点：^[298]

1. 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大幅下降。中共控制的国企收入在 GDP 中占了一半，但只创造了 8% 的就业。85% 的银行贷款给了国企。创造绝大部分就业的私企却

因缺乏资金、税负沉重在不断萎缩。

2. 中国实现政治自由更加无望。中共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监控网络，严密管控媒体和网络信息，随意抓捕异议人士。

3. 中共对外日益咄咄逼人。在南海制造争端；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对西方发动舆论战；支持朝鲜等流氓国家。

4. 中共并未遵守其入世时的承诺。采用各种手段强迫外企转让技术；对出口企业补贴并严重低估人民币（变相补贴），和外企不公平竞争。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共的不公平竞争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从 1999 年至 2011 年，美国因此流失了 240 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专栏作家章家敦认为，让中国入世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我们的教训是政权的性质很重要。你可以与民主国家打交道……但不是好战的极权主义政权。”^[299] 魏京生对此非常感慨：“如果当年不给中国 PNTR 和 WTO 的话，共产党怎么会熬到今天，怎么会甚至变成美国的威胁了？”^[300]

魏京生确实所言不虚。如果美国能像当年里根对待苏联那样，在中共全面实行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之前，绝

不给中共提供任何援助，和它有任何贸易往来，并对其侵犯人权的罪行严厉制裁，中共早就像苏共那样垮台了。中国人早就享有了自由和富足的生活。

西方对中共的绥靖不仅是助纣为虐，也在养虎为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共已不再“韬光养晦”，而要“有所作为”。它支持了朝鲜、古巴、伊朗、津巴布韦和卢旺达等世界上所有残暴政权，对它们提供经济援助、监控技术和杀人武器，阻止联合国干预、阻挠国际审判等等，加剧了全球的人权迫害。在西方为它投入大量资金、技术的短短十几年内，中共就成为了世界残暴政权的领袖，人类自由的头号公敌。^[301]

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道德沉沦，江泽民难辞其罪。除了其腐败治国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残酷镇压了能显著提升道德水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

第十六章

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

从“文革”末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气功热，每天清晨，人们在公园练气功强身健体。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传出的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把气功热推向了高潮。

法轮功有五套动作舒缓优美的功法，同时要求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考虑别人”。^[302] 因此，学员普遍工作勤奋，不贪不占，生活正派。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8%，^[303] 而且能显著提升道德水平，在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学炼。^[304]

李先生是吉林长春人，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深受学员爱戴。学员中既有普通百姓，也有专家学者、党政军官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305] 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的夫人都炼过法轮功。^[306] 这引起了江泽民的猜疑和妒嫉。



1998年5月，武汉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字，上面是法轮功图形，下面是“真、善、忍”。（明慧网）

暗流涌动

一天晚上，江泽民看到妻子王冶坪炼功，妒火中烧，命令她不要再炼了。他的说法是：“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307] 法轮功是佛家功，要求重德修心，讲善恶有报，不允许杀生。^[308] 这和中共信仰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正好相反。

1996年的一天，一位商务部司长约李先生吃饭。入座之后，这位司长就直接摊牌说：你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你离开中国吧。为了中国学员的安全，李先生只能按照政府的意思做。他顺利办好了美国杰出人才移民。1998年，他携太太和女儿赴美。^[309]

在此期间，中国大陆的媒体仍时常报导法轮功洪传

的盛况。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报道了一位义务修路的古稀老人，名叫盛礼剑。他花了1年时间，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他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310]

1998年7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我站起来了！”，讲述了一位叫谢秀芬的随军家属，在瘫痪16年后炼法轮功完全康复的故事。^[311] 这些身心受益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比比皆是。

虽然社会上对法轮功评价很高，但已有暗流涌动。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看透了江泽民的心思，在1997年和1998年先后两次调查法轮功，企图罗织罪名打压，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却一无所获。但是在1998年，各地已出现公安强行驱散炼功学员，甚至关押、打骂学员的情况。^[312]

面对公安造成的社会波动，国家体育总局也在当年调查。调研组评价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313] 于是，国家体总负责人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汇报：“法轮功和其它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1亿，就可以节省1,000亿元。”朱镕基听了高兴地说：“国家

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314]

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也做了调研，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他把报告提交到中共政治局，江泽民却置之不理。^[315]罗干抓不到法轮功的把柄，一直心有不甘。于是，他和连襟何祚庥联手策划了一个圈套。

“4·25”万人上访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污蔑炼法轮功会得精神病等等。天津的一些学员知道后，自发地到杂志社说明真实情况，要求更正并消除不良影响。23日和24日，天津公安局出动300多名警察殴打学员，还抓捕了45人。学员们只好到天津市政府上访，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就这样，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引向了北京。其它地区学员知道后，也纷纷赶往北京上访。25日清晨，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学员在警察的引领下，一路从南向北走，一路从北向南走，形成了对中南海的包围之势。此时，学员们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附近已经部署了大量军队，做好了清场抓人的准备。

来上访的学员络绎不绝，达到了上万人。他们或站或坐，既不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还主动捡起地上的垃圾，保持环境卫生。他们的祥和状态很快使警察们放松下来。一位女警察感动地说：“看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
(明慧网)

上午8点多，总理朱镕基等人来到上访学员面前，让大家选几个代表进去说明情况。学员代表提出了三点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给予合法的炼功环境。朱镕基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并重申了国家不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晚上9点左右，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秩序井然。^[316]

朱镕基的开明处理，无意中化解了罗干的阴谋，赢

得了海内外的赞誉。这让江泽民倍感妒忌和尴尬。用他阶级斗争的思维来看，法轮功这种高度自律一定是“有组织”。其实，法轮功有上亿人修炼，仅北京、天津这两个直辖市的学员就非常多。如果真有组织的话，这次上访的远不止一万多人。

但是，妒忌已经使江泽民失去了理智。他决定效仿毛泽东发动一场运动。当晚，他给政治局常委们写信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317]

可是，政治局的其他6个常委都反对镇压法轮功。江泽民用“亡党亡国”来威胁他们，迫使他们噤声。接下来，江泽民开始在暗中紧锣密鼓地准备全面镇压。

6月2日，由于有媒体报道了中共企图利用减少五亿美元贸易顺差作为交换条件，引渡李洪志先生回国的消息，李先生发表了《我的一点感想》：

“其实我非常清楚有的人为何非要反对‘法轮功’。就是像媒体报道中说的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一亿多人是不少，难道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我李洪志无条件的帮修炼的人们提高人的道德，健康人民的身体，使其社会安定，用健康的

身体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那不是给当权者造福吗？事实上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为何不但不知感谢我，反而要把上亿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哪一个政府能这样叫人不可理解呢？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那么反对的可能是更多的人。到底‘我热爱的那片国土里的领导者怎么了？’”^[318]

7月20日凌晨，全国各省市的警察对当地的法轮功辅导员统一大抓捕。一场全面镇压就这样突然开始了。

造假的“1400例”

中共这台早已磨炼成熟的“绞肉机”被江泽民发动起来。各级政府、公检法、军队、企事业单位、外交部门等，都在海内外全面打压法轮功；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开足马力，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

例如，李洪志先生不允许学员用气功给别人治病，以免伤害学员的身体。中共却断章取义，把李先生说的话歪曲成“不准学员吃药看病”。但翻遍李先生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一句类似的话。事实上，很多学员在炼功后身体很快康复，自然也就不需要吃药看病了。

中共还造谣说李先生敛财等等。其实，李先生是当时收费最低的气功师，老学员收费20元，新学员40

元。而其他气功师一般都收一两百元；在法轮功的网站（<https://gb.falundafa.org>），所有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免费下载。^[319]

可能李洪志先生对中共的企图早有耳闻，在迫害前的5月份，他就在加拿大学员交流会上回应说：“我有一亿的学员在学法……我只要说一句话每个人给我十块钱吧，我就是十亿富翁！这来的多痛快呀！谁都高高兴兴的给我，我还堂堂正正的，我何必费那个事呢？”^[320]

中共最耸人听闻的抹黑，是说炼法轮功死了“1400例”。尽管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独立调查，也不给法轮功学员公开澄清的机会，但还是有知情人陆续提供了一些案例的情况。

例如，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一个精神病人“剖腹找法轮”节目。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的马建民，本人和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等家人回来时，发现他肚子剖开，死在厕所里。他到底为什么剖腹，谁也不清楚。当地公安为了迎合迫害法轮功运动，就把他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中央电视台去马建民家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父亲的死和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上电视“表演”。

李洪志先生明确要求精神病人不能炼法轮功，也不

允许杀生（自杀也是杀生）。类似案例显然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所为。可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人们在电视上不断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画面，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感甚至仇恨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还播出过一个“罗锅事件”。盘锦市开刻字社的张海青，家住农村，生活很困难，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当时排队挂号的人很多，来了一个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而且药费减半。张海青看病着急，就胡说自己炼法轮功成了罗锅，并按记者写的台词说了一番。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并没减半。他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张海青从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321]

“想像不到的邪恶”

江泽民通过为此专门成立的“610 办公室”系统传达密令，要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并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322]

和历次运动一样，中共采用株连政策，把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学员家人，全部动员起来参与迫害。各单位必须组织观看中央电视台诽谤法轮功的录像，人人都

要表态过关，营造一种“全民反对法轮功”的形势。中共还把转化率和政府官员的政绩、单位职工的奖金挂钩。很多政府官员、单位领导和警察本来同情法轮功，但因为怕影响自己的职位和利益，都被迫参与了迫害。劳教所和监狱里的犯人如果不毒打法轮功学员，就会被惩罚；打了就会得到奖励甚至减刑。^[323]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抱着一线希望，纷纷到北京上访。“610 办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阻拦。许多学员只好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北京。但是，一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就会被警察抓走。学员们只好走上天安门广场诉说冤情。

尽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一些迫害案例还是被曝光出来。1999 年 10 月 7 日，山东招远市 42 岁村妇赵金华，因为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经历多日警棍、胶皮棒毒打和手摇电话电击等酷刑之后去世。这是镇压后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324] 西方媒体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法新社、路透社等纷纷报道。^[325]

12 月 6 日，北京房山区城关镇政府，把 52 名法轮功学员关进了周口店精神病院。^[326]

2000 年 4 月 20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陈（子秀）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

权利》，披露了她被虐待致死的过程。

58 岁的陈子秀是位退休女工，家住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北关徐家小庄。2000 年 2 月 16 日，陈子秀在大街上被当地官员抓走。在街道办事处“法轮功转化班”，政府官员用塑胶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还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陈子秀拒绝了。20 日早上，奄奄一息的她因虚脱而昏倒，再也没有恢复知觉。



部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右上角的女士就是陈子秀。
(明慧网)

陈子秀的女儿张女士不炼法轮功。她对《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我母亲从来不是相信迷信的人……坦率地说，她过去脾气很坏，因为她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为独自抚养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参加法轮功后，她的脾气

好了许多，她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们真的很支持她。” “她想要的只是政府不要给她定罪，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罪犯。” ^[327]

2000年10月，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发生了一件更加骇人听闻的事件。狱警把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投进男劳教犯牢房，后果令人发指。许多女学员告诉亲人：“你们想像不到这里的凶残、邪恶……”此事曝光后震惊了世界，被录入2001年2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暴力侵害妇女问题调查报告》。^[328] 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反而因积极迫害受到上级赏识，后来升任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局长。^[329]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镇压的支持，江泽民还亲自披挂上阵。1999年9月，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年会上，江泽民送给克林顿一本诽谤法轮功的英文书。^[330]

就在中国学员前赴后继进京上访时，海外学员也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向各国政府澄清真相，呼吁帮助制止迫害。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刘先生回忆说：“当时我们就跟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怎么样使人身心受益，这个镇压又是这么大范围的，那么多人被抓了。”

这些行动很快见到了效果。就在迫害发生的第6天，

1999年7月26日，加拿大政府率先谴责中共镇压法轮功；^[331]8月4日，联合国世界公民联合会谴责中共侵犯人权；8月25日，美国政府敦促中共保障人民的信仰和宗教自由；11月中旬，美国参众两院全体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332]

2000年3月，瑞士首都日内瓦，第56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将在这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轮功学员也汇聚在这里，呼吁参会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帮助制止在中国的人权迫害。学员们走访了各国机构，3次在大会上发言，还举办了两次记者会和1次听证会。中共代表团面对会议上的质询和场外的抗议，显得狼狈不堪。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说：“很多国际媒体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不但把这件事报道出去了，而且在日内瓦当地一个最大的新闻报纸上，他们还登了照片。”^[333]

在中共历史上，要想打倒谁超不过3天。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六四”运动都是如此。所以，江泽民在发动镇压法轮功时信心满满。

可是一年多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不但没屈服，反而仍在不断和平抗议。天安门广场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静坐或打横幅，“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

官媒批判和抹黑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很多民众同情法轮功，早就厌倦了搞政治运动，对迫害敷衍了事。

面临内忧外困，江泽民急切地想为自己解套。不久，在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生了一场惨剧。

天安门的“伪火”

2001年1月23日，大年三十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条新闻震惊了世界：当天下午，有王进东等5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其中1人当场死亡，4人烧伤。央视强调说，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自焚是为了“圆满升天”。接下来，央视又推出了相关报道和访谈。

位于美国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立即发表声明回应说：“这次所谓的天安门广场自杀事件与法轮功学员无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明确指出，自杀是一种罪。”^[334]海外学员对央视节目做慢镜头分析，很快就发现了其中骇人的秘密。

央视自焚节目中有个王进东的特写镜头，可看到一个警察站在他身边，悠闲地拿着灭火毯，等他喊完口号，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个镜头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王进东的衣服都烧烂了，可他两腿中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中共官媒央视自焚节目中的王进东。（央视节目截图）

那位当场死亡的女人叫刘春玲。在放慢镜头之后，海外学员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中共官媒央视自焚节目中的刘春玲。（央视节目截图合成）

在警察灭火的时候，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一

物，用力抡起胳膊，向刘春玲头部击打，头上快速弹起了一个条形物，导致她突然倒地，双手扬起，似乎要去护头部。很显然，刘春玲是被人用凶器打死而不是烧死的。

最令人同情的是刘春玲 12 岁的女儿刘思影。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李迟告诉媒体，为避免收治的 4 位自焚烧伤者窒息，在抢救时必须做气管切开手术。这个手术需要把一根管子插进患者声带下的喉咙，以便可以呼吸。因为气流不能进入声带，病人没法说话，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可是，小刘思影却在手术 4 天后就接受媒体采访，声音很大也很清晰。



中共官媒央视自焚节目中的刘思影。（央视节目截图）

更违反医学常识的是，在央视的画面中，看到病房

敞开，小刘思影包着厚厚的纱布，记者没穿隔离衣，护士和记者都没戴口罩。正常情况下，为防止感染，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应该住在隔离消毒病房，创面敞开，以方便换药和清理伤口。进隔离病房的人必须戴口罩，穿消毒隔离衣。而且，中共当局还不允许她家人到医院探视。两个月后，刘思影突然死亡，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团。^[335]

在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之后，《华盛顿邮报》记者潘（Philip Pan），到刘春玲所居住的河南开封查访。邻居们说，刘春玲是从外地到河南的，以在酒吧陪客人吃饭、跳舞为生。她有时会打女儿，经常和母亲吵架，最后把母亲赶走了，从来没人见过她炼法轮功。2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潘的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336]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的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揭示了天安门自焚案真相：“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导致（法轮功）人员死亡和家庭破裂的，恰恰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宣称的法轮功自焚事件其实是一场骗局。”^[337]

中共官媒开始用天安门自焚案，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级学校和驻外领馆，又被发动起来批判法轮功。人们看到央视节目反复播放的小刘思影镜头，仇恨终于被煽动起来，很多人看到法

轮功学员后，都流露着恐惧和异样的眼神。^[338]

遍布全国各地的“法制教育中心”（实质是强制洗脑中心）、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更加变本加厉地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劳教所关押的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339]明慧网根据各地学员曝光的信息，总结了中共惯用的一百多种酷刑。例如：毒打、电刑、药物与精神迫害、强制灌食、熬鹰（不让睡觉）、吊刑、铐刑、捆刑、锥刑、约束衣、捆绑刑、冰冻、鞭刑、火烧、烙烫、开水或热油浇、强奸等等。^[340]

为揭露自焚谎言，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大街小巷散发真相光盘、传单，挂条幅。他们还在劳教所附近和人口稠密区的树上或屋顶，用播放器传播真相。^[341]海外学员也自发地到中领馆、旅游景点和机场等地澄清真相。^[342]不过，仍有一些学员冒险进京鸣冤。

36 位西人走上天安门广场

2001年10月5日，一位50多岁的四川女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附近的警察马上猛扑过来，抓住她就往车上推。这位学员对警察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说完再抓。”说着，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9双鞋，一一摆在了广场的地面上。“我从四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穿破了9双鞋来到北京，就为到天安门广场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位警察沉默了，最后对她说：“你满了（圆满了），你走吧。”^[343]

11月20日下午，北京天气晴朗，一位30多岁、棕色头发的加拿大游客，挎着一个大背包，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叫契普卡（Joel Chipkar），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的。

契普卡很快找到了他的目标：在旗杆西侧不远处，一群西人游客正安静地聚在一起。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站着，正在整理衣领。他认出了人群中的几张面孔，其中有位高个加拿大男子叫泽农（Zenon Dolnycky）。

不一会儿，这群西人聚成四排，或站或坐，看似准备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留念。前面的几个人迅速摆好了打坐的姿势，单手立掌；后面站着的人，瞬间拉开了一幅巨大的金色“真善忍”横幅。

按照约定，契普卡负责为这次行动录像，留下历史的见证。他的大背包中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此时他站在对面，心想：“太棒了。”

这些西人来自十几个国家，有公司总裁、工程师、医生、技术顾问、家庭主妇和大学生。他们和契普卡都是法轮功学员，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他们的“真、善、忍”

信仰挺身而出。

很快，警车鸣着笛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警察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一个个抓捕，扔上警车。一些便衣警察驱赶着游客，抢夺他们手里的照相机。身穿印有加拿大国旗T恤的泽农，突然站起身，从口袋里又拉出一个“法轮大法好”横幅，一边奔向围观的人群，一边用中文竭尽全力呼喊：“法轮大法好！全世界知道！加拿大知道，美国知道，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很快，他被警察打倒在地，拖进了警车。

契普卡迅速从广场离开，回到旅馆。在确认拍摄成功之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用联邦快递寄走了录像带，然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其他西人学员在经历了 20 多个小时的审讯和殴打之后，被中共驱逐出境。

契普卡并不认为他们是英雄。他说：“真正值得关注的英雄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生死的考验。”

在此后的日子里，仍有不少西人学员前往天安门鸣冤。有时是孤身一人，有时是几人相约而行。更多的学员继续在海内外传播真相。^[344]其中，长春学员采用了一种更为大胆的方式。

长春插播事件

吉林省会长春，也称“北国春城”，是一座大型工业城市。2002年3月5日傍晚，32岁的刘伟明和其他4位法轮功学员一起，来到省国税局南面的一处平房。他爬上房顶，麻利地切断有线电视，然后再把切开电缆的两端，接在一台VCD播放器上，放上光盘，开始播放。与此同时，在电视台北侧一个胡同里的电线杆上，另一组人也完成了同样的操作。

当晚，长春30万有线电视用户，上百万观众，看到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影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在距离长春市不到二百公里的松原市，也有几万有线电视用户看到了同样的影片。那是31岁的刘成军等另外两组学员插播的成果。

第二天，整个长春都沸腾了。在办公室、公交车、学校和商店，老百姓议论纷纷：天安门自焚，那是共产党陷害法轮功演的一出戏；法轮功弘扬全世界。还有的老百姓问：法轮功是不是平反了？

这就是轰动中外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英国广播公司、《卫报》等西方媒体对插播事件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法轮功最大胆的抗议行动

之一”。^[345]

然而，就在长春百姓还沉浸在惊奇之中时，中共已经开始了大抓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吉林省共抓捕了大约 5,000 名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

参与插播的学员，为传播真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刘伟明等 15 人被非法判刑 4 至 20 年。其中的刘成军等 8 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在这次插播之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共派警察每天 24 小时，守在有线电视主干线的电线杆附近，以防再次插播。但是，2002 年到 2003 年间，在北京、河北、山东、重庆、黑龙江、青海等十几个省市的电视上，仍先后出现过插播的法轮功真相。

在海外，学员中的计算机专家成功研发了破网软件——动态网和无界浏览。每天有超过 100 万中国网民用它们突破中共网络封锁，浏览海外媒体的真实消息；与此同时，海外学员们还创办了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和希望之声电台等媒体，通过网络、卫星等各种渠道，不间断地向中国和全球报道中共的暴行。^[346]

2006 年，法轮功学员又创办了神韵艺术团，用纯正的中国古典舞，中西合璧的原创音乐和栩栩如生的天幕，

复兴被中共几乎摧毁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神韵每年推出一套全新节目，在全球各大城市巡演，几乎场场爆满，深受主流观众喜爱，^[347] 纷纷称赞“美得难以置信！”“是一生必看的演出！”^[348]

但是，中共一直通过驻外使领馆干扰神韵的演出。他们向各国政府和剧院抹黑神韵，施压取消神韵的演出合同，甚至割破神韵巡演巴士的轮胎等等。因各国政府官员和剧院经理拒绝中共的无理要求，这些破坏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349]

活摘器官惊天黑幕

自从 1999 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急剧增长，仅 2005 年就做了近万例肾移植。由于中国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 1~2 周（国外要等 2~3 年），很快就在国际上掀起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热。^[350]

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例如，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费用，2006 年已飙升到 40 万人民币。急剧膨胀的业务使它的收入剧增。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创收至少 1 亿元。^[351] 出于传统理念，中国人普遍不愿意捐献器官。人们不禁会

问，这么多器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死刑犯。^[352] 但中国每年执行的死刑犯不足 1 万人，而且配型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 30%。很显然，死刑犯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器官移植的需求。^[353] 合理的推断，只能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2006 年 3 月，一位化名安妮的前中国医院员工，向《大纪元时报》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她和她的前夫曾在东北一家医院工作，在 2003 年 10 月之前的 2 年，她的前夫做了二千多例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摘除手术，其中不少人被摘除器官时仍然活着。^[354] 消息曝光之后，震惊了国际社会。

中共对此指控矢口否认。5 月底，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要求进入中国独立调查，被中共拒绝。^[355] 不过，这并没有难住他们。他们明察暗访，很快收集了大量证据，在 7 月发表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确实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他们的调查员假装自己或亲戚需要移植器官，给中国医院打电话。很多医院都声称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炼功，器官健康。

他们保存了这些电话录音。

麦塔斯和乔高在报告中说：“中共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和讯息……却无法推翻我们的报告，这说明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把中共的暴行称为“世上前所未有的邪恶”。^[356]



2006年7月，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en.clearharmony.net/Wikipedia)

8月11日，联合国3位特派专员联名致函中共，要求提供确凿证据来反证此事。他们是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Manfred Nowak）、“宗教信仰自由”专员贾汉吉尔（Asma Jahangir）和“倒卖人口”专员呼妲（Sigma Huda）。但中共一直不提供证据。^[357]

与此同时，美国人权组织“追查国际”也展开调查，

并多次发布报告，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几百万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象；中国至少有 23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大部分军队和武警医院涉嫌参与此暴行，并且有监狱、劳教所和法院等司法系统部门配合。由于是全国程序化实施，很显然是来自中央的统一指挥协调。^[358]

“追查国际”调查员假扮需要做器官移植的病患家属，获得了大量录音证据。下面仅摘录两则：^[359]

1.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2006 年 3 月 15 日）

“追查国际”调查员：“……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被对方打断）”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宋文利：“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

2. 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2006 年 3 月 16 日）

“追查国际”调查员：“……要等多久呀？”

中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医生：“来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追查国际”调查员：“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

种提供的，这种提供的说是很好……”

中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医生：“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这些录音都保存在追查国际官方网站备查。他们的纪录片《活摘——十年调查》^[360]和各种调查报告则更为翔实。^[361]

美国著名生物伦理学专家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说：“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362]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统在被曝光后依然在运转。2007年，日本黑帮“山口组”头目菅原潮意外发现了这个黑幕。他朋友的哥哥肝病恶化，需要做器官移植。朋友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找到了供体，请他在日本采购白蛋白送到北京。

菅原潮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说，医院对待供体非常残忍，医生们都被洗脑了，告诉他“供体就在隔壁，你要不要看？”菅原潮拉开布帘，看到是个年轻男子躺那儿，看似没有意识。菅原潮问：“他干啥坏事了？”医生说：“他是恐怖组织的，是法轮功。”

菅原潮发现，那个男子的双手双脚的肌腱竟然被割

断了。医生解释说，这是为防止供体逃跑；再就是供体一紧张身体就蜷缩，会影响器官质量。^[363]

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无法满足需求时，有的医院又把黑手伸向了其他民众。同年7月，大陆媒体曝光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王朝阳等四名歹徒，把河北省行唐县的乞丐仝革飞，绑架到一个废弃的变电站“弄死”，然后把器官卖给连夜赶来的武汉同济医院医生，获赃款1.48万元。

在变电站，两位医生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大约花了20分钟，摘走了双肾、肝、脾和胰腺共5个器官。王朝阳被捕后供述了一个惊悚细节：“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

带着现金来摘除器官的两名医生，事后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只是被吊销了医生执照，仍留在原单位工作。^[364]

涉案的武汉同济医院是中国器官移植的顶尖医院，肾移植数量全国第一，肝移植数量排名第五，心脏移植数量第三。“追查国际”调查证实，它也是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点医院之一。^[365]

一位时事评论员说：“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老百姓

的人命是不值钱的……值钱的是他们的‘人’——原来人的一身都是‘宝’啊。”^[366]

控告江泽民

在镇压开始不久，一些法轮功学员就用法律手段反迫害。2000年8月，朱柯明和王杰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寄出诉状，控告江泽民、罗干和曾庆红迫害法轮功。两人的想法很简单：“我们就是要为我们师父说句公道话。”朱柯明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北京做建筑装饰生意。王杰是北京人，30多岁。

江泽民和罗干大怒，下令抓捕他们。9月6日晚，一群警察把朱柯明和王杰秘密绑架，对他们酷刑折磨。王杰的内脏严重受损，释放回家时已神志不清，半年多后突然离世。朱柯明被秘密判刑五年。^[367]

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在美国联邦法院对他提起了诉讼。12月13日，诉状、传票等法庭文件用联邦快递送到江泽民办公室，由一位黄姓工作人员（T. Huang）签收。江泽民急忙和美国政府磋商，要求以“元首豁免”为由搁置此案。^[368]

2004年9月，15位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以“群

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江泽民、罗干、薄熙来等中共高官。国家法院法官莫雷诺（Ismael Moreno）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深入调查后，在2009年对被告发出了调查信。如果被告不回应，法官有权发出国际逮捕令。中共大使馆赶紧以影响两国关系为由要求结案。^[369]

尽管这些案件受到中共百般阻挠，但当地学员仍继续通过上诉、补充证据等方式推进。

与此同时，海外学员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德国、希腊、荷兰、瑞典、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智利、秘鲁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控告江泽民等近40位中共高官。^[370] 这些高官都属于“江家帮”，也称“血债帮”。只要他们迈出国门，抗议和控告就会如影随形。

在中国，一些律师勇敢地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高智晟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从2004年底开始受理法轮功学员案件，并3次上书中共高层，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371] 他认为，法轮功学员“不屈的精神，高贵的人格及对施暴者的宽恕襟怀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希望所依”。^[372]

2006 年 8 月，高智晟被中共秘密绑架，酷刑折磨，后判刑 3 年。此后他又遭多次绑架，至今下落不明。^[373]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
(大纪元 /Wikip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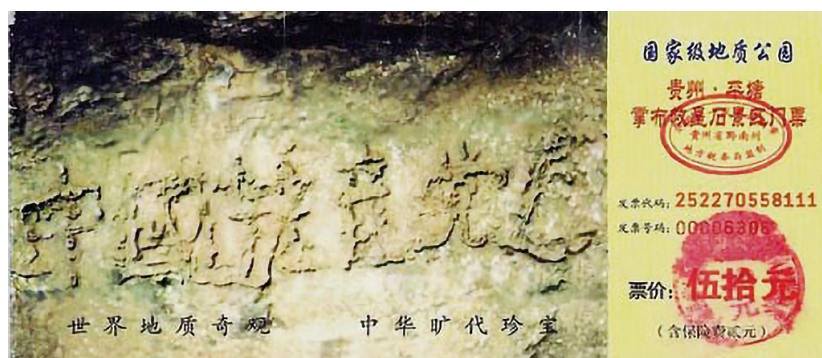
中共打压高智晟并未吓倒其他人权律师。2007 年 4 月，李和平等六位律师代理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当庭宣读了著名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无罪》。数以百计的人权律师也前赴后继。他们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震撼着各地庭审现场，驳得法官和公诉人哑口无言。^[374]

二十多年来，中共倾尽国力镇压法轮功。法轮功不但没被打倒，反而洪传到 100 多个国家。仅在和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在中共迫害之后，学员人数就急剧增加到几十万人，炼功点遍布整个台湾。^[375]

有鉴于法轮功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杰出贡献，世界各国政府给予了 3,000 多个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76]

“藏字石”和退党大潮

就在中共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一年多后，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一块神奇的“藏字石”惊现人间。石头上清晰显示着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國和產是正体字，党是简体字），每个字一尺见方，向外凸出，其中“亡”字特别大。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神奇的“藏字石”。（网络图片）

这块石头是原村支书王国富清扫景区时所发现。因为太过离奇，消息不胫而走。2003年12月，平塘县政府邀请中科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刘宝珺等人实地考察，鉴定的结论是：这块藏字石距今约2.7亿年。在大约500年前，从悬崖上坠下，落地后沿节理一分为二，显露出藏在里面的字，故名“藏字石”。专家们说，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堪称世界地质奇观，天赐珍宝。

中共官媒对此事纷纷报道。有趣的是，尽管报导图片上的“亡”字清晰可见，但所有官媒都没人敢提，只说“中国共产党”5个字。而中共又拿出颠倒黑白的看家本事，把这个“亡共石”说成了“救星石”。

“藏字石”成了闻名于世的景点，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年都接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游客。游客们看到那个大大的“亡”字，人人心照不宣。^[377]

天意昭昭。中共血债累累，必将灭亡。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很快引发了退党大潮。这本书一针见血，给共产党盖棺定论：

它是一个破坏传统道德，导致上亿人丧生的最大邪教组织；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幽灵”，中共党组织就像邪灵附体，附在社会的每个单元细胞上，控制着中国百姓，汲取着社会财富；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只有摆脱邪灵控制，解体中共，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378]

《九评》发表之后，中共出人意料地默不作声，只在暗地里抓捕传播《九评》的人。历史文化学者章天亮分析说：“正是因为知道《九评》字字都是真实的，而

且越是高层就越清楚这一点，所以中共在过去四个多月才不敢回应一个字。我曾经说过，中共是不怕斗争的，没有敌人也要造一个敌人来斗一斗。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中共光挨打不还手，那一定是被点中了死穴。”^[379]

数以百万计的《九评》突破中共的封锁，透过电子邮件、传真、地下印刷厂传入中国大陆。^[380]人们读了《九评》之后，不愿意再与之为伍，纷纷退党。到2011年8月7日，中国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一亿人。而且，这个人数每天都在数以万计的不断增加。^[381]到了2012年，日益失去民心的中共，内部权斗也趋于白热化，正在面临一场政变危机。

第十七章 习近平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化妆出逃，驱车上了通往成都的高速公路。几个小时后，他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这一事件震惊了海内外。

王立军之所以叛逃，是因为他担心被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灭口。他知道薄熙来的太多秘密。8天前，薄熙来和他因事反目。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批准王立军的庇护申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2月8日，中共派国安部副部长邱进，护送王立军进京揭发案情。

很快，薄熙来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密谋的政变计划曝光。这两人都属于“江家帮”，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不断升迁。江泽民想趁中共换届之机，让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然后再寻机夺权。^[382]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公有领域）

反腐运动

王立军叛逃事件，给了胡锦涛拿下薄熙来的机会。当年 11 月，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他马上掀起了一场清洗“江家帮”的反腐运动，称之为“打虎拍蝇”。2013 年 9 月，薄熙来以贪污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383]

习近平貌似憨厚，行事低调，属于“太子党”。他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元老。自江泽民退位之后，周永康接手罗干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属“江家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控制着军队，构成了对习近平的巨大威胁，他必须除之而后快。

周永康历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书记。习近平对其势力各个击破。

2015年6月，中共法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384]

和其他权贵家族一样，周家捞钱也是易如反掌。例如在2007至2008年，周永康的长子周滨，以一两千万元的象征性出价，得到了国企中石油的两块油田，然后又以5.5亿元价格卖出，轻松获得暴利。周斌的“生意”范围很广，一位知情人透露说：“倒买倒卖土地、捞人这些事，周滨也干。”所谓“捞人”，就是把人从监狱中捞出来。路透社披露，中共已查获周永康家族至少900亿元资产。^[385]

周永康直接主导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2011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周永康说：“你活摘人体器官连麻药都不打，这是人干的事情吗？我们到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面对、还不能解决，你对人民怎么交待？”^[386]在周永康被判刑之前，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凤凰卫视节目中透露：“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387]

徐才厚和郭伯雄也是大贪官，两人卖官鬻爵，其腐败程度让人瞠目结舌。2014年3月15日，办案人员到徐才厚的一处豪宅查抄，发现地下室财物堆积如山。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数不过来，只得拿

秤称，发现有 1 吨多重！各种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更是数不胜数，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全部运走。^[388]

不过，前赵紫阳秘书鲍彤认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并不能根除腐败：“如果不触及腐败的土壤跟制度，那么就不叫反腐……打死 100 只‘老虎’，还有 200 只‘老虎’没有打，还有 300 只‘老虎’在生长。”^[389]

“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推动反腐的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他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何实现呢？“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390]

有识之士看出，这个口号是换汤不换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就不可能“当家作主”和“幸福”，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也不可能“依法治国”，因为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三者永远不可能“有机统一”。

2013 年 4 月，网名“红衣大叔”的歌曲《中国梦》在网上热传：“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是民主的梦，是宪政的梦，是民富的梦，是选举的梦，是自由的梦。”“红衣大叔”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歌词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网友纷纷留言，一天内两次被屏蔽。”^[391]

习近平的“中国梦”是要超越美国，称霸世界，美其名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392]他还设定了实现“中国梦”的时间——2049年（中共建政100周年）。^[393]中共高层智囊金灿荣说得很直白：“我们这一代跟美国取得平等地位，下一代的任务就把美国也管起来”。^[394]人们很快就发现，习近平的“中国梦”给百姓带来的却是厄运。

“建三江事件”

2013年12月，习近平废除了劳教制度。^[395]但是，中共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又转到了洗脑班（对外称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连劳教审批的过场都省了，直接抓人关押，施以酷刑罚款。^[396]

2014年3月20日，黑龙江省建三江法轮功学员和唐吉田、江天勇等4位人权律师一起，来到青龙山洗脑班门前。这里关押着三位学员。大家齐喊：“停止犯罪，立即放人！”洗脑班头目不敢露面。

第二天早晨，当地公安突然出动，抓捕了这些学员和律师。4位律师遭公安毒打，共打断了24根肋骨。^[397]这一暴行震惊了世界。国际特赦组织发声谴责；中国人权律师团要求立即放人，并取缔洗脑班，问责相关人员；

律师们前往要求会见；网友们也自发组团围观。^[398]

中共公安企图对其中 4 位学员判刑，并百般阻挠人权律师辩护。律师们多次到检察院控告和抗议。2015 年 5 月，当地法院对 4 位学员判刑 2 至 3 年。^[399]

同月，中共最高法院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理”；^[400] 9 月，最高检察院开始实行冤假错案终生追责制度。于是，20 多万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纷纷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要求把他绳之以法。^[401]

然而，中共言而无信，不但没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反而又制造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大冤案。

“709”律师大抓捕

2015 年 7 月 9 日凌晨，北京人权律师王宇突然听到有人用电钻钻门锁。很快，涌进来一群警察，把王宇按倒，戴上手铐，套上黑头套，拖下楼，塞进车里。^[402]

第二天凌晨，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也突然被踹门声惊醒，几个警察闯进来，把他绑架到一处黑监狱。

从 7 月 9 日开始的这场大抓捕，遍及全国，涉及 300 多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律师们遭受电击等酷刑，

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中共专案组还威胁说：“你们聘请哪个律师，我们就抓哪个律师。”



2015 年 7 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的营救“709”律师海报。

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员要求中共停止打压律师；美国和欧盟也敦促其遵守《国际人权公约》，释放律师并恢复他们的执业权。

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被失踪”后，他妻子李文足参与组建家属团，和辩护律师团互相呼应，营救亲人。3 岁的儿子问妈妈：“爸爸去打怪兽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呀？是不是怪兽太多了呀？”李文足回答：“是呀，所以我们要去救爸爸，帮爸爸打怪兽。”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了很多访民申冤和法轮功案件，王全璋、王宇等人权律师都在这里工作，因此成

为了中共的眼中钉。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周世锋判刑 7 年，王全璋判刑 4 年半。^[403]

为什么中共连“依法治国”的门面都不装了，拼命打压人权律师呢？法律学者滕彪一语道破真机：“他们知道，法治、人权会生长出公民社会，会生长出自由民主……共产党最害怕、最反对的，就是自由民主宪政体制。”^[404] 接下来，习近平又加强了对外国采用的非法手段。

“中国制造 2025”

为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2015 年，中共又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纲领——到 2025 年成为制造强国。^[405] 这需要快速提高科技水平。于是，胁迫外企转让技术和盗窃技术，就成了中共的常规套路。

2018 年 4 月 1 日下午，江苏省国安厅六处副处长徐炎钧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一位携带美国航空发动机情报的华裔科学家会面。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比利时联邦警察。FBI 把他引渡到了美国。2022 年，他因经济间谍等罪名被美国判刑 20 年。中共国安部六局专门负责搜集、窃取科技情报。江苏省国安厅六处是其下属部门。^[406]

中共还制定了诱惑海外人才窃取西方技术的“千人计划”。2018年7月5日，在美国通用电气总部，华裔工程师郑小清，把40个机密文件压缩、加密，再用隐写术隐藏在照片里，发送到私人邮箱。

郑小清是世界顶尖的涡轮机密封技术专家。FBI发现，早在2012年，郑小清就入选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他利用从通用电气盗窃的核心技术，在中国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并获得了中共大量资金支持。FBI逮捕了他。

由于类似案件频发，千人计划已臭名昭著，中共从此改为暗地操作。美国司法部声明说，郑小清案堪称“教科书式案例”：“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工厂复制产品，最终取代美国公司——先在中国市场，然后在全球市场。”^[407]

“一带一路”^[408]

习近平念念不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靠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来推动——由中共出资，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搞基础建设，如港口、铁路、桥梁、机场、通信网络和工业园区等。很多参与国家起初很高兴。但时隔不久，就发现自己落入了尴尬的境地。

斯里兰卡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典型合作伙伴。中

共投资支持建成了汉班托塔港和国际机场，可是却没有客流。汉班托塔港耗资 14 亿美元，其中 85% 是中共贷款。落入债务陷阱的斯里兰卡政府，只好把港口 80% 所有权和 99 年经营权转给了中共。

中共的控制欲在菲律宾表现得更为露骨。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拥有菲律宾国家电网 40% 的股份。菲律宾输电公司总裁承认，只要中国工程师按下开关，就可以关掉菲律宾电网。^[409]

2018 年 1 月，法国《世界报》曝出一个惊人消息：5 年来，每到凌晨，非洲联盟总部网络服务器的数据，就被秘密传送到八千公里之外的上海。非盟总部大厦是中共援助 2 亿美元建造的。其网络设备的主要供应商是中国通信巨头华为。

中共对此报道矢口否认。华为也声明和数据失窃“丝毫无关”。但这并不能化解国际社会的担忧。因为中国公司都是受中共控制的。华为内部就设有党委。^[410]

更令西方国家不安的是，一些中共控制的深水港可能会军民两用，扩展共军的作战能力；中共还帮助津巴布韦政府创建人脸识别监控网络，向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提供监控技术，提升了专制国家镇压人民的能力。德国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尔 (Sigmar Gabriel) 发出警告：

“这是要按照中共的利益全面重塑这个世界。”

美国安全专家斯伯汀（Robert Spalding）形容得非常贴切：“中共在世界的地缘政治上下围棋……对弈双方比的是谁圈下的地盘多、拿下的棋子多……圈住对手，断其后路。”^[411]

除了“一带一路”投资，中共还对外“大撒币”。在2000年至2021年间，中共援助了165个国家，援助总额高达1.34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0万亿元。^[412]很多受援助国是流氓专制国家。中共的援助强化了其暴政和腐败。^[413]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414]如果把这近10万亿元用来改善民生，支持民企，中国人早就过上了好日子。中国“大撒币”就是在挥霍民脂民膏。

中共热衷援助流氓专制国家，还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鼓动它们敌视美国，挑起事端，让美国疲于奔命。金灿荣在内部透露了这个“邪招”：“如果美国外面有三个敌人，我估计就开始晕，有四个就彻底找不着北。”^[415]

中共的“大撒币”远不止于对外援助。它对西方国家的宣传和渗透也投入了血本。

“隐形战”

除了打经济牌，中共还试图用媒体、教育、文化和毒品等方式控制世界。^[416] 西方称之为“隐形战”。中共教育部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设立 500 多个孔子学院，以教中文为名给外国人洗脑，就是其典型手段之一。

孔子学院其实和孔子思想无关，教材都是中共控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说：“你提提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呀，你能不能提法轮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这些都是禁区。”^[417]



揭露孔子学院渗透西方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海报。(制片人秋旻提供)

中共还对美国发动了毒品战。芬太尼毒性是可卡因的 50 倍。美国联邦众议院调查发现，自 2018 年以来，中共一直用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制造芬太尼前

体销往国外。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前体有 97% 来自中国。

芬太尼已导致美国几百万人上瘾，几十万人死亡，每年丧命的人数超过了越战，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 1 万亿美元。前美国政府官员叶望辉（Steve Yates）的 24 岁养女，就因吸入过量芬太尼导致肺部痉挛、大脑缺氧而死亡。美国缉毒局长米尔格拉姆（Anne Milgram）说，美国正在面临“史上最危险、最致命的毒品危机”。

美国政府为此不断和中共交涉，但中共一直敷衍了事。中共拥有最严密的国家监控系统，如果习近平愿意，可以马上结束美国毒品危机。他显然期望通过毒品战，不发一枪就把美国削弱为二流国家。^[418]

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共的“隐形战”严加防范。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都在关闭或审查孔子学院。^[419] 而且，美国很快就率先反守为攻。

“新冷战宣言”

2017 年 1 月，和里根同样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Donald Trump，也译为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是个地产大亨，身材高大，一头金发，心直口快，上任不久就剑指中共：中共加入世贸 16 年，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近 500 万个工作岗位。^[420]



2017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会大厦宣誓就职。（公有领域）

2018 年，美国政府两份调查确认：中共一直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盗窃美国知识产权。^[421]“中共是世界上最活跃、最持久的经济间谍实施者”，仅网络盗窃的商业机密价值，“每年在 1,800 亿到 5,400 亿美元之间”。^[422]

当年 10 月 4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发表演讲：“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中共也使用了与自由公平贸易不符的一系列政策。”“中共的安全机构掌握了大量窃取美国科技的能力——包括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使用这些偷窃的技术，中共正大规模地化犁为剑……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不会退缩。”^[423]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严厉抨击中共，被评论家视为“新冷战宣言”。川普对中共祭出了组合拳。他下令成立太

空部队，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对抗中共的网络攻击，把华为等 300 多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对中共的全方位渗透进行调查。^[424]

美中贸易战

为惩罚中共盗窃美国技术，川普还发起了贸易战。2018 年 7 月，川普开始对 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惩罚性关税。^[425] 中共随后也实施报复性关税。^[426] 川普大怒。9 月 24 日，他再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 10% 惩罚性关税，第二年再提高到 25%。他在推文中说：“我们给了中（共）国一切机会更公平地对待我们。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国一直不愿改变自己的做法。”^[427]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态度颇具戏剧性。他先是摆出“战狼”姿态，声称“奉陪到底”。几个月后，他又突然放软身段，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更需要“善良的天使”。^[428]

2018 年 12 月 1 日，川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面，双方同意暂时停战，并立即启动谈判。经过反复磋商和升级贸易战，2020 年 1 月 15 日，双方终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同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结束强迫技术转让；承诺未来两年内增购至少 2,000 亿美元的美国

商品和服务等等。美国仍保留了对 3,600 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新加关税。

川普的强硬为美国赢得了胜利。但习近平的让步却是缓兵之计——先拖过 2020 年美国大选再说。不过，他很快失望了。当年 12 月，宣布在美国总统大选获胜的拜登强调，他不会取消川普对中共的关税，也不会撤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429]

美中贸易战成了中共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开始下滑，沿海部分出口企业倒闭。瑞银（UBS）对中国出口制造商的调查发现，当年就有 37% 的企业把部分产能移出了中国，另有 1/3 的企业打算在第 2 年这么做。^[430]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摩尔（Stephen Moore）认为美国一定会赢：“如果我们不能与中共做生意，我们会打喷嚏；但如果中共不能与我们做生意，他们就会得肺炎。”^[431]

就在川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面之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习近平暴跳如雷的大事。

孟晚舟事件^[432]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应美国司法部要求，拘

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将引渡她到美国受审。美国已掌握她掩盖华为和伊朗商业往来的证据，这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禁令。

习近平闻听此事，非常恼火。很快，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就被中共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抓捕。中共官员威胁加拿大驻华大使说，要想释放这两人，就得释放孟晚舟，“解铃还得系铃人”。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没有妥协。他强硬表态：“加拿大不容欺负。”

美加两国一直设法营救无辜的康明凯和斯帕弗。西方领袖和媒体都同情地称他们为“两个麦克”。2020年夏，FBI发现，有5名中国研究人员在利用美国科技推动中共军事发展，因此逮捕了他们。这迫使中共坐在了谈判桌上。美国的条件是，用7名中国人交换7名美国人，外加“两个麦克”。

2021年9月19日，孟晚舟承认自己做了虚假陈述。5天后，她接受了暂缓起诉协议。24日，入狱近3年的“两个麦克”，被中共警方戴上手铐，蒙着眼睛押送到天津机场。与此同时，孟晚舟也抵达了温哥华机场。在她通过航站楼之后，“两个麦克”获释，登上了回家的飞机。

美国抓捕孟晚舟还有更深的用意。华为依靠盗窃技术快速发展，然后以比西方同行更低的价格，竞争各国 5G 网络工程。美国情报官员确信，华为正在配合中共组建全球监控网。由美、英、加、澳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先后宣布禁止华为进入其 5G 网络。到 2022 年，大多数欧美国家已把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

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质外交”深恶痛绝。拜登因此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制裁非法拘留海外美国人者。68 个国家还签署了一项《反对任意拘押宣言》。然而，中共在香港的暴行，更加让西方国家震惊。

香港反送中运动^[433]

英国在 1997 年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了中国。中共承诺“一国两制”，香港享有高度自治，50 年不变。但是，在主权移交 20 多年后，习近平就要强行改变了。

2019 年 2 月，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香港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因此送往中国大陆受审。香港人担心，中共会用这个《条例》来迫害它不喜欢的人，香港人的自由将难以保障。

6 月 9 日，香港百万市民上街游行，高喊“反送中！抗恶法！”但中共选定的特首林郑月娥依然宣布 12 日

照常修例，香港人非常失望。

6月12日，上万市民包围了立法会。下午，警民冲突升级，港警用胡椒喷雾、烟雾弹等驱赶示威者。林郑月娥被迫宣布暂缓修例，但认定抗议者为“暴动”。

4天后，200万市民再上街游行，提出5大诉求：撤回《条例》、收回“暴动”定性、不检控抗争者、追究警队责任和林郑月娥下台。但港府仍不答应。

7月1日晚9点，示威者撞破立法会大门，闯入大厅，宣读“五大诉求”，并把第5项改为普选立法会和特首。凌晨，示威者离开立法会。

7月9日，林郑月娥宣布《条例》“寿终正寝”，但对其它诉求拒不让步。7月21日，几十万香港人再游行抗议。当晚，一群身穿白衣、疑似黑道者现身元朗，持棍棒见人就打，持续两小时警方仍不到场，有几十人受伤。示威者控诉警黑合谋，对港府更加绝望。

9月4日，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法案，但其它诉求仍未解决。10月1日，香港各地区同时发起游行，人们高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天灭中共！”示威者焚烧中共旗帜，涂抹中共标语，不断和警方发生冲突。一位18岁示威者被警方实弹击中了肺部。



2019年9月29日，港警用烟雾弹等驱赶反送中示威者。

(StudioIncendo/Wikimedia)

此后，市民陆续发现了一些浮尸和坠楼死亡案例，警方一概认定“无可疑”。这进一步激怒了“勇武派”港人。他们堵塞交通，呼吁罢工、罢课、罢市。

11月12日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筑路障的学生先后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出动水炮车、装甲车，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弹。学生们则用汽油弹和弓箭回击。18日，警方包围香港理工大学，逮捕了抗争的学生。

英国谴责习近平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对香港自治的承诺。台湾人确信，中共的“一国两制”就是个谎言。2020年1月，反共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高票赢得连任。

2020年3月27日，香港政府以抗疫为名，禁止一切示威活动。6月30日，中共人大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凌驾于香港司法之上。对中共认定危害国家安全的香港人，中共法院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到2020年底，香港警方共拘捕上万名示威者，检控2,000多人。许多民主人士流亡海外。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从此沦陷，被西方社会视为中国大陆城市。而此时，中共一直掩盖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祸及全球。

新冠疫情爆发

2019年12月30日傍晚，34岁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帖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SARS是一种可致命的冠状病毒。

几天后，辖区警方逼李文亮签了一份承诺不再“造谣”的《训诫书》。

随后，李文亮和几位同事也感染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2月7日，李文亮在本院重症监护室去世。去世前，他对记者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434]



卧病在床的李文亮和他被迫在公安局签下的《训诫书》。(李文亮微博)

此时，新冠疫情已在武汉爆发。其实，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汉就已确诊了首位病例，病人的妻子也被感染。但是，中共却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直到2020年1月20日掩盖不住才公开承认。1月23日，中共宣布武汉封城。^[435] 但为时已晚，已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把病毒带向了国内和全世界。^[436]

武汉各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不得随意出入。各大医院不堪重负，大量患者无法及时确诊；确诊者也没有足够床位住院治疗，只能在家隔离；殡仪馆人满为患……^[437]

由于中共仍在掩盖疫情，2月1日，公民记者方斌到武汉医院实地拍摄，发现第五医院5分钟就搬出了8具尸体，曝光后引起轰动。^[438] 他在YouTube上说，武

汉疫情“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病毒的残酷远远比不上暴政的残酷！”^[439]中共把方斌秘密判刑 3 年。

在此后的三年间，中共又把武汉极端封控模式推广到全国，并要求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人”，称之为“清零”政策，造成无数人道灾难。例如上海，很多小区用铁链封门，持枪武警封控，甚至出现强行把 200 多名幼儿和父母分开、集中隔离的惨剧。中共还通过手机中的健康码程序实时监控，一旦健康码变红将寸步难行。

在西方国家解除封控之后，习近平仍坚持“清零不动摇”，以证明共产极权处理危机比自由社会更有“制度优势”。但是，3 年的极端封控早已导致民怨沸腾。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一位名叫彭载舟的男子，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拉出横幅，抗议中共的极端疫情政策：“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440]

一个多月后，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导致 10 人死亡。人们普遍认为，是严厉的封控措施阻碍了逃生。愤怒的中国各地民众走上街头，手举一张白纸，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场运动被称为“白纸运动”。此时习近平发现，第 2 波疫情即将爆发，再也掩盖不住了。于是，他突然决定解除封控。^[441]

但是，这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却是又一场灾难。由于长期封控导致自然免疫力差，随之而来的是 80% 以上的感染率^[442]和高致死率，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人们又陷入了恐慌。但此时，中共仍然极力隐瞒疫情真相，特别是致死人数。^[443]

中国疫情死亡 4 亿人？

中国的新冠疫情到底夺走了多少生命？在中共的长期掩盖和封控中，人们很难得知真实数据。2023 年 1 月 14 日，鲍彤之女鲍简在推特（现为 X）上说：“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 17 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444]类似的网友分享比比皆是。

1 月 16 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开示说：3 年多来，中国疫情已死了 4 亿人。这波疫情结束时，中国会死 5 亿人。^[445]中共对此数据不敢反驳，再次保持了沉默。

李先生揭示的数字令人震惊。很多人经过分析，发现此言不虚。根据国务院和公安部数据，2021 年，16 岁以上强制拥有的身份证为 7.8 亿张，占人口比例为 81%，如此推算，中国的人口应为 9.6 亿。

另一个数据也可佐证。2022 年 6 月 30 日，一个名叫“ChinaDan”的网络黑客在黑客论坛发文，出售一份从上海公安部门获取的人口数据，涵盖了 9.7 亿中国人的信息。自由亚洲电台和《华尔街日报》经过查证，发现这位黑客提供的数据库是真实的，而且极大概率是完整数据。这意味着 2022 年中国人口就是 9.7 亿！和中共官方所说的 14.1 亿人口，正好相差 4 亿多人。^[446]

“人类灾难共同体”

就在各国对疫情即将全球爆发浑然不知之时，中共四处抢购疫情防护装备，导致各国库存所剩无几。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到 2 月 29 日，中国进口了 24 亿箱防护物资，包括 20 多亿个口罩，2,538 万件防护服。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医疗防护用品的主要生产国，却停止了出口。^[447]

在疫情全球爆发之后，各国才猛然发觉陷入了困境，防疫物资严重短缺。各国采取了居家令、旅行和边境限制等封控措施，导致经济停摆，很多企业被迫关门，仅美国就有近 10 万家企业永久性倒闭。^[448]

在中国工厂恢复运转后，各国急需中国生产的口罩、防护衣、呼吸器等防疫物资。于是，导致世界成为“人

类灾难共同体”的中共，又趁人之危开展“口罩外交”，吹嘘自己的“防疫成果”和极权体制的“优越性”，引发了各国的反感。^[449]

进入 2022 年，随着疫苗普及和病毒致死率降低，各国先后放宽限制，逐步转为“与病毒共存”模式，社会运转回归正常。各国开始反思——如果与中共合作，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美国国会经过两年调查，认定新冠病毒最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主要证据之一是，早在武汉海鲜市场发现新冠病毒的几个月前，其研究人员就感染了类似病毒。^[450] 世卫组织敦促中共分享有关信息，“以便我们了解病毒起源，无论是从道德还是科学上来说，这都是当务之急。”^[451]

截至 2024 年 12 月，全球（除中国外）的疫情死亡人数超过 2,000 万人。^[452] 其中，美国的疫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超过 120 万。^[453]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统计，疫情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高达 18 万亿美元。报告强调：“中共政府必须为其掩盖新冠疫情真相负责。”^[454]

“瘟疫有目标”

一些有心人分析 2020 年全球疫情数据，发现疫情

扩散的路径竟然有迹可循——沿着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地区、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

例如，中共的“亲密战友”伊朗、亲共的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等，疫情都非常严重；而和中国大陆相邻的台湾、香港、印度和蒙古疫情却很轻，它们都和中共不对付。^[455]

在疫情爆发后不久，李洪志先生就开示了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456]

2022 年底开始的中国第 2 波疫情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为中共站队的专家、教授等纷纷病亡。如正部级退休高官刘吉，曾是江泽民的吹鼓手；国家一级演员张目，曾饰演毛泽东；胡钧，是马列教育专家等等。^[457]还有很多青壮年警察、司法官员密集病亡。这些人大多数是党员，有些人在讣告中被称为“优秀党员”。^[458]由于中共一直“从娃娃抓起”灌输谎言，很多孩子迷信中共，在疫情中也未能幸免。

李先生同时也开示了救命之道：“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

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459]“不为邪党站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翻墙到海外退党服务中心网站（www.tuidang.org），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名化名均可。李先生说：“用化名没有关系，因为神看人心。”^[460]

“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时时担心垮台的中共，对外又频频露出“战狼”的獠牙。

第四次台海危机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中共为此气得跳脚，威胁将展开军事行动予以反制。^[461]拜登政府强硬回击：佩洛西“有权访问台湾”，美国不会被吓倒。^[462]在佩洛西访台前后，美国派“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台湾附近监控局势。^[463]

从8月4日开始，共军在台湾周边6个区域军事演习，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其中5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日本抗议。^[464]

国军对共军严密监控，驱离越过海峡中线的共军战机。美军也派出7架侦察机，在周边空域收集情报。^[465]为表示毫不退让，国军按原计划在本岛和外岛大规模海陆空联合演习。

蔡英文谴责中共对台军演。美国则表示已经为北京的选择做好了准备。^[466] G7 和欧盟外长也纷纷发表声明，反对中共的恫吓。北约秘书长强调说：“中共没有理由过度反应。”^[467] 8 月 10 日，中共宣布演习提前结束。

佩洛西认为，中共对她的恐吓是“懦弱的表现”。^[468] 此后，尽管中共对台军演不断，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不为所动，照常淡定度日。^[469] 美台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中共这场“战狼外交”又适得其反。

“总加速师”

习近平上台后，对内高压统治，对外四面树敌，再加上隐瞒疫情祸及全球，招致西方国家的抨击和制裁，面临内忧外患。到 2020 年初，习近平的“总加速师”称号开始在网络流行，意为他正在带领中共向灭亡加速狂奔。^[470]

在 2020 年 6 月至 7 月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陆续发表演说，强调美国将全面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FBI 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还披露：“目前，FBI 每 10 小时，就会启动一宗有关中共的新反间谍案。”

7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

peo) 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态度更为清晰和强硬。他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也不等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富有活力、热爱自由的民族，跟中共完全不同”，中共最大的谎言，就是代表“被它监控、压迫”的中国人民。蓬佩奥呼吁各国改变中共的行为。他强调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它就会改变我们。”^[471] 蓬佩奥的演讲，被媒体称为美国“讨共檄文”。



2020 年 7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公有领域）

川普政府结束了美国对中共的绥靖政策，美国两党也形成了共识——中共就是危及全球的“病毒”，是自由世界的公敌，现在必须全面对抗它了！^[472]

2023 年，习近平耗资 1 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

变成了烂尾工程。很多国家无力还债，要求减免。中共成了世界最大的债主；一些国家看清了中共的野心，决定缩减项目或退出。中国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承认：“（一带一路）失败了。”^[473]

由于中美对抗加剧，中国投资环境持续恶化，资金大量外逃。《华尔街日报》披露，在 2023 年 6 月之后的一年间，仅中国人非法转到海外的资金就多达 2,540 亿美元。^[474] 2024 年 11 月，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很快组建了强硬的反共内阁团队。^[475] 当月，中国的资金外流高达 457 亿美元，为史上之最。^[476]

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链也在加快外移。例如，2023 年 1 至 3 月，仅台湾就有 90% 以上的境外投资流向中国之外；很多中国本土企业也陆续赴它国设厂。^[477] 在川普 2025 年 1 月上任之后，越来越多的外企加速撤离中国。^[478]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失业大潮。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测算，2023 年 3 月，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 46.5%。由于找不到工作，大量高校毕业生只好“躺平”或“啃老”。^[479] 不仅如此，中共还需要面对它导致的房地产、债务、人口、贫富分化和人权等危机。

中共治下冤情遍地。2023 年 4 月，“追查国际”

调查发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依然持续，等待肝、肾移植的时间普遍为 2 个月左右；^[480] 2024 年，明慧网获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764 人，其中 70 岁以上的有 168 人，最大的 90 多岁。^[481] 仅明慧网核实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至今就有 5,000 多人。^[482] 由于中共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人权律师谢燕益大声疾呼：“法轮功冤案不平，国难未已！”^[483]

*** **

中共祸乱神州百年，血债累累，民怨沸腾。贵州藏字石“中國共產党亡”昭示天意，百姓高喊“天灭中共”尽显民心。截至 2025 年 1 月 1 日，已经有 4.4 亿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484] 中共早已坐在火山口上，和苏联解体前极为相似，随时可能垮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即将见证没有中共的新纪元。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觉醒——主动退出中共，就是和平解体它的良方；积极传播真相，更是除恶扬善的义举。当权者只有顺应天意民心，主动解体中共，才能将功赎罪。否则，将难逃正义的审判。

自古邪不胜正。天灭中共，天佑中华。中华五千年文明璀璨非凡，共党乱华不过是历史瞬间。解体中共后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全面复兴，再现辉煌；我们和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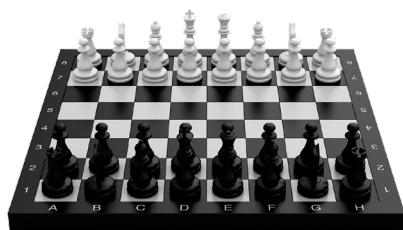
后代，也都将享有自由和美好的未来。

《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共产党的战略目标。然后，我们再探讨如何更好地解体它。

伐谋篇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子兵法》



第十八章

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

要消灭敌人，我们首先要知道敌人的目标。共产党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当年以苏共为首的共产阵营的征服世界计划是，首先征服亚洲，然后是非洲，接下来是欧洲，最后是美洲。

回顾历史，有些共产党的计划受挫了，但有些部分却超出了预期。尽管他们并没有实现最终目标，但在中共取代苏共成为共产阵营领袖之后，依然在推进类似的议程。所以，这个计划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我们有必要挑选一部分讨论一下。

共产党的征服全球计划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朝鲜战争结束时，得到了这一征服计划。参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把它记载到 1954 年 4 月 29 日的国会记录第 5708 页。

引文 1：“我们必须：在不确定能取得胜利之前，要

走一条不会引发战争的路线。”

点评：共产党的官方战略，就是在各个战线大肆进攻；如果遭遇强大的反击，他们就会退缩。将来他们也会延续这一策略，除非他们确信，能通过突袭彻底摧毁美国的反击能力，迅速取得胜利。

引文 2：“必须安抚英国，让它相信……共产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存。”

点评：“和平共存”的概念不仅在英国兜售，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也大有市场。“共存”意味着要接受共产党在地球上永久存在；意味着把共产党的罪恶历史一笔勾销；意味着要安抚共产党的蛮横要求，以避免出现国际危机。

引文 3：“贸易机会将深刻影响英国人的心态。”

点评：这个策略的成效，超乎共产领袖们的预期。如今，不仅是英国，美国和西方集团的其它三十七个成员国，都纷纷屈服于和这些共产国家的贸易诱惑。

引文 4：“至于法国……必须让它觉得，和我们合作更有安全感。”

点评：二战后，法国共产党势力蔓延，成为国内最大党派。在戴高乐 1958 年当政之前，共产势力把法国

推到了破产、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边缘。

引文 5：“必须让日本相信，重整军备会危及国家安全”“利用日本对贸易的渴望，引导它远离美国。”

点评：正是共产党的煽动，导致 1960 年日本出现暴乱，阻止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

引文 6：“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孤立美国。”

点评：到 1960 年，这个共产党计划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全世界的反美宣传，塑造了“丑陋的美国人”形象。共产势力在亚洲、非洲、古巴和中、南美洲的不断扩张，开始使美国人警醒——尽管他们一直耗费巨资援助外国，却真的可能被孤立。

引文 7：“我们能否阻止美国发动（捍卫自己权利和自由的）战争，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孤立它，以及我们的‘和平’攻势能否奏效。”

点评：这清楚揭示了共产党的“宣传战”有多么狡诈。它们把“和平”作为手段，麻痹美国的抵抗意志，逐步蚕食美国。美国的有识之士们早已看清，共产党的“和平共存”，其实是要美国“和平投降”。

引文 8：“革命浪潮将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很快就会被赶进海里。”

点评：早在 1960 年之前，共产党就已经在非洲各地燃起了革命暴力之火。殖民的西方国家想引导当地人“和平过渡到独立”，但许多当地人却掉进了共产党的陷阱，“从殖民主义走向混乱，再到共产主义”。

引文 9：“随着亚洲和非洲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脱钩，西欧的经济将彻底崩溃。届时，他们肯定会向我们投降。”

点评：1960 年比利时放弃刚果，重创了比利时的经济。随着断绝非洲的贸易关系，每个殖民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亚洲和非洲成了共产势力扼住欧洲经济的绞索。

引文 10：“至于美国，将步欧洲危机的后尘，出现经济崩溃和工业衰败。”

点评：让美国陷入瘫痪性的经济大萧条，是共产党征服美国的重要手段。

引文 11：“加拿大和南美洲将发现，自己同样处于绝望和无力抵抗的境地。”

点评：确实，如果美国被彻底颠覆，整个西半球都将沦陷。

引文 12：“20 年后（即 1973 年），实现世界革命将是既成事实！”

点评：这显然并没有实现，反而是苏联已经在 1991

年解体。

不过，本书作者在 1961 年又揭露出“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足以和这个征服计划相互佐证，令人震惊。

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

1961 年 3 月，本书作者克里昂·斯考森在第 8 版，首次揭露了“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485]这是他根据学者们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以及当时或以前共产党员的著作整理而成。1963 年，联邦众议员赫龙（Albert S. Herlong, Jr.）宣读了这 45 个目标，并载入了国会记录，从那时起，它们便开始在全球广为流传。^[486]

起初，有些人怀疑，有些人反感。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在被誉为美德与自由堡垒的美国，人们绝不会接受这些目标，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然而，仅仅两代人的时间，美国令人羡慕的自由、美德和教育体系，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和遗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采用了一套欺骗性话术，把错的说成是对的，把好的说成坏的，把黑暗说成了光明。最终，他们竟然“成功”了——除了 1 项之外，其它 44 项目标均已实现或部分实现。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共产党是如何做到的。

1. 让美国接受，“共存”是避免核战争的唯一选项。

当年，苏联的核武库不断膨胀，让人似乎觉得，“共存”是避免核大战的唯一选择，否则，只能同归于尽。这本是共产党的“心理战”，而西方却上当了。

“共存”的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意味着要接受共产党的欺骗、颠覆和背信弃义。和一个要征服你的敌人“共存”，这怎么可能呢？要么抵抗，要么被征服。

1959年7月，美国国会在《受奴役国家决议案》（Captive Nations Resolution）中说：“共产帝国主义已经奴役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这简直是对‘和平共存’理念的嘲讽。”^[487]

1980年代，里根总统证明了“共存”并非唯一选项。他倡导“以实力求和平”，没用一枚核弹，只通过在多条战线增加巨额支出、扩张产能和强化竞争，就迫使苏联在1991年经济崩溃和政治解体。

不幸的是，里根的成功政策却被继任者抛弃，又回到了“共存”的软弱立场。

2024年11月16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官媒上向美国喊话，说愿意继续“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488]其实，“共存”已经成为负面词汇。只有放弃抑恶扬善的道德责任，才能与狼共舞。

2. 让美国宁愿投降，也不进行核战争。

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希望爆发核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能否透过扩充核武来避免战祸？里根总统深信可行，并制定政策，付诸实施。苏联为了和美国竞争军力，耗尽了财力。尽管军备和核弹头在增长，老百姓却对忍饥挨饿和基础设施荒废怨气冲天。

要保持核战警戒，就需要对世界形势及时分析，并做出相应调整。几十年来，军事专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数不清的核战场景，探索所有选项，确保西方国家以最少伤亡赢得胜利。

这其中，唯一的变量是政治意志，它总是飘忽不定。结果，对共产党的绥靖和屈服，导致了美国日益衰弱，正好帮助它实现了目标。

3. 让美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全面裁军是在展示一种道德力量。

自 1950 年代以后，裁军运动一直在美国升温。代表性人物是沃恩克（Paul Warnke）。他的毕生理念就是裁军，并参与和苏联谈判签署《第二阶段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SALT II Treaty）。

核武器的逐步退役，降低了冷战大国间的核弹头数量。但巴基斯坦、朝鲜、伊朗和以色列等新兴核国家，

给美国追求和平的雄心和日趋弱势的地位带来新的挑战。美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愿交出王牌，让自己变得脆弱，就能释放出强大的道德力量，阻止敌人的核扩张。不过，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早已警告：“如果你让自己成为羊，狼自然就会吃掉你。”^[489]



狼在猎杀羊。（Tomas Hulik ART point/Shutterstock）

当年的苏联已经违反了 53 项协议中的 51 项。专家警告说，和这个言而无信的国家签订裁军协议，无异于自我毁灭。要求裁军的呼声，并不是和平和自由的信号，而是敌人的诡计。

1961 年 2 月 3 日，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博士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在一个完全裁军的世界里，几件易隐藏的、秘密制造的武器，就能使一个国家拥有军事优势。共产党的秘密性和军事化社会，也将给他们带来最大优势。”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美 50 个州关闭了超过 325 个军事基地，减少了军人数量，让数以千计的舰船、装甲车和飞机退役。虽然其中有些是谨慎的，出于削减预算和技术原因，但很多措施都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地位。

4. 允许所有国家之间自由贸易。不论其是否有共产主义背景，也不论物品是否可用于战争。

1951 年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又称《巴特尔法案》，以其提案人、联邦众议员 Laurie C. Battle 命名），禁止美国向和苏联做生意的国家提供经济重建援助。这是美国遏制共产党的策略。然而，过去 60 年来，历任总统的行政团队，都经常以人道和经济援助的名义违反法律规定，帮助共产政权做大。

5. 延长给苏联及其卫星国的长期贷款。

自 1971 年以来，这已经成了美国的既定政策。即便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仍继续支持个别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美国的热心帮助，本意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如果让有些国家得以武装自己，威胁其它国家，那就事与愿违了。

6. 让美国向所有国家提供援助，无论这些国家是否由共产党统治。

美国援助了超过 150 个国家，其中许多是由共产党、独裁者和恐怖分子统治的。例如苏联、中国、古巴、巴拿马、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公开反对甚至颠覆美国。一旦接受了美国援助，他们就可以腾出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对美国及其盟友不利的行动上。而美国决策者却把人道需求置于国家安全之上，竟然对援助将增强敌人实力的问题视而不见。

7. 承认中共政权，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

当“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在 1961 年首次发表时，许多人认为，承认中共政权这样的敌对势力，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是很可笑的。然而，1972 年，尼克松总统真的这样做了；卡特总统在 1979 年，和中共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美国帮助下，中共政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2014 年 1 月，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4 万亿美元。对于这个成就，美国“功不可没”。美国购买的中国商品占其出口额的 17.2%；卖给中国的商品占其进口额的 7.1%。^[490]

那么，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和贸易往来，是否促进了世界和平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共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了共产世界的老大。在拥有了雄厚的财力之后，中共

不但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反而为了保住权力，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打压异议人士，残酷镇压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甚至大量活摘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牟取暴利。

另一方面，中共野心勃勃，企图称霸世界。它对外统战，派遣间谍，收买政客和商业领袖，开展大外宣，搞“战狼外交”，影响西方各国政策走向；违背香港“一国两制”承诺，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声称不放弃武统台湾，不断在台湾海峡骚扰挑衅；故意掩盖新冠病毒疫情，让疫情蔓延到全世界，导致几百万人染疫身亡，全球经济瘫痪；搞“一带一路”，扩张自己的全球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领导权，要建立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8. 把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二战结束时，苏联想保持当时的欧洲边界。于是，美苏之间的摩擦开始升级。德国已经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国家；而包括波罗的海各国在内的小型东欧国家，都被纳入了苏共帝国的版图。

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让苏联如愿以偿：它在二战中的领土扩张得到了正式承认，一些小型欧洲国家，成为无可争议的苏联卫星国；德国继续保持东西分裂。苏联承诺，尊重这些获得承认领土内的基本人权。

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苏联进军这些小国，镇

压内部的不同声音。它辩解说，这些行动是内部安全问题，并未违反协议。而西方为了“和平大义”，并没有挑战苏联的侵犯人权行为。

9. 拖延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时间。因为只要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就同意暂停试验。

禁止核武器谈判一直持续了 8 年，这显然对苏联有利。就在美国已经暂停试验很久的时候，苏联仍在继续试验。直到 1963 年，美国和苏联才同意实施有限的核试验禁令。

美国策略家希望美苏核武联盟向中共施压，阻止其发展核武器，却徒劳无功。1964 年，中共成功试爆了自己的核弹；法国也在 1960 年代中期，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也随后跟进。

10. 赋予所有苏联卫星国在联合国的独立席位。

随着苏联的垮台，曾经被苏联统治的大多数卫星国都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这十几个国家使联合国内的激进左派力量大增。结果是，美国和西欧几乎放弃联合国，不再把它视为推动建设性行动的平台。

11. 宣扬联合国是人类的唯一希望。

如果能改写《联合国宪章》，就要求把它建为拥有

独立武装的世界政府。（有些共产领袖认为，联合国可以和莫斯科一样轻松接管世界。有时这两个中心会相互竞争，就像在刚果那样。）

联合国被视为世界秩序的“再次尝试”。然而，它推动的众多条约、计划和议程，都在倡导社会主义，瓦解西方传统价值观，失去了作为联盟的公信力。它并没有真心捍卫自由，而是试图把世界的权力集于一身。

2009 年，联合国发出建立“全球民主体制”的倡议。次年，一个联合国机构敦促各方支持制定一项条约，监管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其它数以百计的联合国宣言，推动实施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议程，包括国家医疗保健、承认世界法庭权威、服从全球集权意志，建立超越民意的新政治体制。

联合国的拥护者把这种集权，视为让世界更“平等”的利器，但这个梦想，却在不断削弱着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世界各地的暴政也随之抬头。

12. 抵制任何取缔共产党的计划。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阻止了取缔共产党的尝试。例如，法官对《耶茨诉美国案》（Yates v. United States, 1957）裁定，根据第一修正案，只要没有立即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鼓吹颠覆美国的行为就是合法的。也就是

说，共产党可以自由地组织、演讲和策划推翻美国政府，只要他们不付诸行动就好。

1976 年，美国公务员委员会为回应多起法庭诉讼，在求职申请表中，剔除了所有是否加入共产党或革命团体的提问。^[491]

13. 废除所有效忠宣誓。

根据《美国宪法》第六章，要求民选政府领导人和政府雇员，必须宣誓维护《宪法》和法律，不得参与颠覆活动。五十多年来，效忠宣誓饱受攻击，被指责成侵犯言论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宣誓已逐渐消失。

例如，1949 年，在青年进步党（YP）的推动下，要求大学校园取消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学生必做的效忠宣誓。它指责说，如果允许宣誓，就等于得到大学的官方认可，从而会对所有学生产生同等约束力。^[492]

14. 继续允许苏联进入美国专利局。

美国情报部门承认，某些公开资料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损害。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系列丛书，共 26 卷，在 1947 年至 1950 年间出版。它向全世界公开了美国在战时雷达研发的大部分成果。

更令人担忧的是 1946 年的《史密斯报告》（Smyth

Report) ，它为外国科学家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他们在核研发中避免盲目和无效的尝试。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联利用这份报告，制定了自己的核研究计划。^[493]

中共在西方的间谍网，以及在 2008 年针对海外科学家启动的“千人计划”，为中共窃取了大量军事和商业机密。^[494]

15. 控制美国的一个或两个主要政党。

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的共产间谍和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利用国会、白宫和国务院，牺牲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和利益，推行有利于共产国家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推动各种社会主义议程，侵蚀美国的自由和繁荣。

16. 以侵犯公民权利为由，削弱美国的基本机构。

这可以利用法院的技术性裁决来实现。沃伦法院把这一点推到了极致，成为 1962 年全国性的丑闻。法院取消了公立学校的祈祷、阅读《圣经》和犹太 - 基督教价值观的教学。

为打破某些州的种族隔离政策，联邦政府推行了强制校车。这是越权干预地方学校事务，遭到了绝大多数黑人和白人的反对。1970 年代初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4% 的白人和 9% 的黑人，支持跨社区强制校

车接送。^[495]

1972 年,《民权法》第 9 条修正案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按照校内男女学生的比例提供平等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实行配额制,这是又一场灾难。到了 2010 年,这项引起争议的政策,改成了通过当地人口调查,来确定男女生对各项运动的兴趣。

长期以来,婚姻制度一直被各州视为神圣并给予保护,2015 年联邦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把它在各州变成了公民权利。

17. 控制学校。

共产党把学校作为传播场所,弱化课程内容,控制教师工会,把共产主义理念写进教科书。

弱化课程的恶果已经显现。2003 年,美国 15 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素养,在所有国家中排名位居下游。^[496]

分散学生注意力的还有电视、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男孩平均每周玩 13 小时的视频游戏,女孩则为 5 小时。到了 21 岁,一个美国年轻人,平均花费 1 万小时玩视频游戏——这相当于获得 4 年制大学学位所需时间的 2 倍。

长期以来，SAT 成绩一直作为大学录取的衡量标准，但这些年来平均分数在持续下滑。

和这些紧密相关的，是共产党追随者不遗余力的篡改历史，抹黑自由理念。在美国建立之初被征服、抛弃或融合的文化，现在却反客为主，被推崇为比美国文化更具美德、更高尚。

例如，他们把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美国传统价值观，描绘成分裂、片面、贪婪、种族主义或陈旧过时的东西，到今天都已经司空见惯了。父母可以检查，孩子们是否把这些当做“事实”带回了家，以便知道学校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

企图控制美国人的共产党，必须塑造出越来越多的愚昧无知的公民，让他们无法明辨是非，任由他们摆布。

18. 控制所有学生报纸。

和第 17 个目标类似，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绝大多数美国学生报开始反体制、反权威。原来的学生报重点是展示新闻专业的学生作品，现在则转变为鼓吹“独立”。在喧嚣中，教师的有益指导随之消失，学生报不再是有用的信息来源，反而充斥着华而不实的评论文章。可是，这并不能锻炼学生当记者需要的实战技能。

19. 利用学生骚乱，煽动公众抗议共产党的攻击目标。

在 1960 年以前，这个目标还看似遥不可及，但从当年 4 月直到此后十年间，校园骚乱者便组织起来，抗议他们不满意的规定。1967 年夏天，学生们在 100 座城市纵火；2011 年，他们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所谓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根据共产主义学说，这种不平等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政府强行从“有产者”手里夺走财富，然后再分给“无产者”。

20. 渗透媒体，控制书评、社论和有决策权的重要职位。

《经济学季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所有媒体都在大幅向左转变。^[497] 尽管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是保持政治中立。但媒体发表的偏见内容，却多得数不胜数。

同时，媒体继续攻击美国传统价值观。保守派称之为“自由派的偏见”，而自由派则美其名曰“新闻自由”。

在持续错误信息的灌输下，不明真相的公民更容易被说服支持社会主义。

21. 掌控广播、电视和电影行业的关键职位。

几十年来，好莱坞的很多作家、制片人和导演，创作的电影和媒体内容的主题，都是倡导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他们一直以言论自由之名，嚷嚷着要宽容。但他

们对别人却不宽容——任何人只要对他们的“为所欲为”理念有不同意见，都会遭到排斥。在好莱坞，虽说是“人人平等”，但总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 ‘s Game，也译为《战争游戏》）被拍成了电影。当卡德反对同性恋的消息传出后，反对他的喧嚣声不绝于耳。这迫使出演这部电影的明星们如走钢丝，小心翼翼地把故事的精彩内容和作者分别对待，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尽管如此，抗议和示威还是随之而来。

一些人以为，好莱坞的这种转变只是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多赚点钱而已。但贝尔（Ted Baehr）博士认为，这并不是真相。他是《电影指南》（Movieguide）的创办人。他在2014年的研究发现，偏好支持美国和《圣经》主题电影的美国大众，是反对者的3倍。这项研究持续了23年。其间曾高达7倍。2014年，具有强烈爱国和亲美主题的电影，平均票房收入为5,669万美元，而持相反观点的电影仅为1,868万美元；^[498] 而不含性爱、裸露及粗言秽语的电影，平均收入也超过了有不雅内容的电影。

22. 通过贬低各种艺术作品，继续诋毁美国文化。

一个美国共产主义小组接到指示，要“从公园和建

筑中清除所有优秀雕塑，用不成形、笨拙和毫无意义的作品取而代之。”

现代抽象画和雕塑，特别是那些陈列在联邦建筑的作品，正是这个目标已实现的写照。传统大师们的精准技艺已销声匿迹。那些让很多观众反感的作品，却在“艺术自由”的幌子下，被当作精致艺术品展出。这些“毫无意义的作品”，正是已经垮台的前苏联艺术。

音乐和娱乐表演等艺术形式也在走向败坏。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流行娱乐节目就转变为麦当娜(Madonna)、卡卡(Lady Gaga)、蕾哈娜(Rihanna)、塞勒斯(Miley Cyrus)等人的软色情内容(她们过气之后，再被其他人取代)。

这种“为所欲为”的表演，只要不违法，就尽情挑战道德底线，已成为许多现代艺人的特征。对于这种“堕入罪恶之城”(Slouching Toward Gomorrah)的现象，大众又该如何评价呢？他们正挥金如土，热衷于这种享乐。当文化不再弘扬美好的价值观时，走向野蛮就轻而易举了。

23. 控制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博物馆长。

“我们的计划，是推广丑陋、令人厌恶的、毫无意义的艺术。”

英雄的形象和成就可以鼓舞人心，提醒我们昔日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毫无意义或低俗的艺术，却会把美国人和其崇高理想割裂开来，使他们陷入肮脏的泥沼。

通过政府规定、赞助和私人捐赠，这个目标已经在社会许多层面顺利实现了。例如，最近，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被树立在尿瓶中。他们认为有“品味”，称之为“艺术”。这是把基督教价值观扼杀在十字架上的又一颗钉子。

24. 取消所有管制淫秽的法律，称其为“审查”、侵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有几个政党曾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澄清有关淫秽、色情、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的问题，但法院并没有干净利落地解决。当法院说不清为什么淫秽是有害的时候，就说明美国人的灵魂已经开始堕落了。

1969 年，联邦法院裁定，成年人拥有淫秽材料是一项隐私权，但有限制；1999 年，情况有所好转，联邦法院支持各州禁止拥有和传播儿童色情物品。^[499]

25. 在书籍、杂志、电影、广播电视中，宣扬色情和淫秽，败坏道德标准。

很多人无法想象，文化的崩溃使美国的道德标准如何快速堕落，而网络又把问题放大了上千倍。据报道，

美国 56% 的离婚案都与网络色情有关；一份报告说，在 15 至 17 岁的青少年中，有 70% 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色情内容的；还有研究显示，接触色情网站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有多个终生性伴侣，而且更有可能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酗酒或吸毒。男性偏好浏览色情图片，而女性则喜欢阅读色情小说。^[500]

极限科技（ExtremeTech）的一项研究估计，至少有 30% 的网络流量是流向色情网站的。^[501] 在线教育数据库披露，有 43% 的网络用户访问成人网站，他们的下载量占总量的 35%。

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每月的点击量超过 40 亿次。在观众群体方面，高中男生平均每周浏览成人网站至少 2 小时；18 至 24 岁年龄段中的男性，有 70% 每月至少会访问一次成人网站。其它研究则估计，89% 的色情制品是在美国制作的。

26. 把同性恋、堕落和性乱说成是“正常、自然和健康的”。

就在这 45 个目标发表 12 年后，1973 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其它国家也纷纷跟进；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在 1975 年通过同样决议；世界卫生组织也于 1990 年效仿。^[502]

同性恋的关系非常不稳定。197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83% 的男同性恋者一生中有 50 个或更多伴侣，28% 的人超过 1,000 个；大多数女同性恋者的同性伴侣少于 10 个。

同性恋的精神疾病发病率高于异性恋；1977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预期寿命，缩短了 20 年。^[503] 在艾滋病泛滥之前，约有 79% 的男性表示，他们一半以上的性伴侣是陌生人；^[504]

2015 年，最高法院确认了同性婚姻的权利。推动同性婚姻的行动，目的是颠覆传统家庭结构，并把同性恋常态化。在言论自由领域，支持同性恋的言论，被称之为“包容性”和“多样性”。大学、企业和地方政府纷纷宣告他们已如何多元化。而支持传统家庭、反对同性恋的言论，却被扣上“仇恨言论”的帽子，让人们丢掉工作，或造成其它社会和法律纠纷。

27. 渗透教会, 以社会宗教取代传统宗教; 诋毁《圣经》, 强调无需宗教信仰支撑的“心智成熟”。

在当代社会，很多人的行为标准已经沦为“随心所欲”。对神的信仰和对美德的尊崇，都被他们弃之一旁。信仰启蒙已经被社会灌输所取代。例如赖特（Jeremiah Wright），他是一位前总统的牧师，以煽动性言论而

闻名。这些假教会组织，更像是社团活动中心，而不是敬拜神的团体。传统教会本是自我完善和提升的神圣之地，现在却成了社交俱乐部。

与此同时，《圣经》也沦为历史考证的对象，或视为“奇闻异事”集锦，而不再是神的话语集。

28. 以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由，取消学校中的祈祷和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表达。

1960年，奥海尔（Madalyn Murray O'Hair）起诉学校，理由是学校强迫她儿子威廉（William）祈祷、学习《圣经》。1963年，最高法院支持了她的立场。从此，美国所有公立学校都禁止了祈祷和读经。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包括在公共场合展示《十诫》、在市镇议会祈祷，以及公共建筑的圣诞装饰，都受到了攻击。

美国人也开始逐渐脱离宗教信仰。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有32%没有宗教信仰。根据皮尤中心数据，73%的无宗教信仰者支持同性婚姻，72%支持堕胎合法化。^[505]

奥海尔女士的结局很悲惨。她倡导的反宗教运动，为她聚敛了几百万美元财富，却没有机会享用。1995年，她被另一位无神论者杀害，然后被肢解、焚烧，埋葬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小块土地上。

在此之前，她的儿子威廉早就公开反对她的反宗教运动。1980年，他成为了一位牧师。听说威廉皈依基督教后，奥海尔说：“就当这是流产吧……我今后彻底和他断绝关系。”^[506]

29. 诋毁《美国宪法》，指责它不完善、过时、不符合现代需求，是全球合作的绊脚石。

两代人以来，《美国宪法》是“活的”、“可塑的”，已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几乎所有“进步派”政客，都说它是一份“活文件”，必须与时俱进，就像一团柔软的粘土，可以被执政党塑造成任何想要的形状。

在这些争论中，从来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在《宪法》保障的权利中，哪些已经不合时宜？财产权、言论自由、自卫权、合约权、著作权、代表权、选举权、结社自由、自由意志、以及尝试、购买、出售和失败的自由，这些权利哪个过时了？那么，保障这些权利不被侵犯的《宪法》，又怎么会过时呢？”

重塑《美国宪法》带来的所有变化，都是把政治权力从人民手里夺走，汇集到能言善辩的领袖手中。

30. 诋毁美国国父，把他们说成是自私自利的贵族，不关心平民百姓。

1913年，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出版了《美

国宪法的经济学解读》一书，自此，故事便展开了。比尔德坚称，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是“精英集团”（国父们）为了统治新国家而推动的，以便他们中饱私囊。1950年，历史学家们强烈质疑他的说法；到了1960年代，比尔德的“进步版”宪法框架仍被历史学界驳斥。^[507]但学术界仍然存在敌视美国国父的氛围。

现在，学校已经很少讨论各位国父；他们的肖像也往往被“进步人士”所替换。共产党期望把他们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以便由“更有远见”的精英阶层统治人民。

31. 贬低各种形式的美国文化，不鼓励教授美国历史。
说它只是“人类宏大蓝图”中的一小部分，要更加重视共产党掌权的历史。

这种贬低行为在公立学校普遍发生。以2004年为例，一本世界历史教科书被选为七年级教材，名为《活生生的历史！中世纪和此后的世界》。一看内容，家长们就怒不可遏，抱怨这本书成了伊斯兰教的灌输工具，而拥有超过二十亿信众的耶稣，却只提到两次；其它主要宗教也只是一带而过。^[508]

贬低美国文化还以其它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备受推崇的传统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华盛顿和林肯诞辰，以及国旗日、宪法日和独立日，都被弱化了。一些学校、

企业和封闭社区，甚至在国庆日禁止悬挂美国国旗；一些地区的老板，禁止员工用“圣诞快乐”问候顾客，改为使用“节日快乐”，以免冒犯非基督徒。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曾一度令人自豪，鼓励人们珍惜、捍卫并传承自由的成功之道。而现在却被视为耻辱，是妄自尊大和对其它国家的过度偏见。

这些行动仍在持续，不断弱化人民心智。大量证据表明，这项目标已经实现。

32. 支持所有社会主义运动，集中控制各个领域，包括社会机构、福利计划、心理健康诊所等。

在美国华盛顿，集权的尝试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受到质疑或挑战。几十年来，政府的各种监管机构，一直在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新规则，而《美国宪法》是禁止这样做的，它设计了三权分立，并明确规定：“本宪法把所有立法权都赋予美国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509]

《美国宪法》不允许国会把立法权授予行政部门或其他任何人。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强调说：“立法机构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移到任何其他人手中，因为这是人民赋予和委托的权力。”^[510]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已经深入到联邦政府的各个层面。

33. 废除一切妨碍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或程序。

《美国宪法》是成文宪法，设计了三权分立和制衡机制，保障人民的天赋人权。而且，为了防止后人通过随意修改《宪法》，扩张政府权力，侵犯人权，国父们还设置了极高的修宪门槛。

而共产党的理论和做法恰恰相反，是要实现集权专制，摧毁人民权利的。因此，《美国宪法》本身就有强大的遏制共产党的作用。只要美国人能捍卫《宪法》，共产党就永远不可能得逞。

所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一直把《美国宪法》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只是不同阶段的叫法）

早在 1895 年，美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就在自己的媒体上哀叹：“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允许不断地修改。所以，英国几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社会主义。而我们的《美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必须修改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可是《宪法》却不允许这样做。每一次想要修改，都会带来政治危机。因此，

这给我们提出了重大的新问题……”^[511]

于是，这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利用他们制造的麻烦和社会危机，通过制定《宪法》修正案和歪曲《宪法》原意来破坏《宪法》。

现在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削弱权力制衡机制、促进中央集权、侵蚀天赋人权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有不少是违背国父们初衷的；几乎每一届联邦政府，都在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政”，例如劫富济贫的高税率、繁重的监管、国家福利和医疗等等。共产党已经得逞了。

34. 废除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

这个委员会成立于 1938 年，负责追查美国境内共产党等颠覆势力。在 1969 年，HUAC 又更名为“众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到了 1975 年，HUAC 被彻底废除。

其后，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负责国内安全调查，但主要职责是监督司法系统，以及处理弹劾听证会的传票。HUAC 的使命和目标已经不复存在。

35. 诋毁并最终解散联邦调查局（FBI）。

几十年来，长期担任 FBI 局长的胡佛（J. Edgar Hoover）一直受到攻击。也有些人极力想把 FBI 政治化，

或让其无能为力，甚至企图摧毁它。但它却屹立不倒，仍然是美国司法系统的重要部门。

这些人把 FBI 说成是“警察国家”的基石，是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联邦机构。他们指控 FBI 监视美国公民，拥有每个人的档案，运作不受法律限制等等。所有这些纯属捏造，只是为了抹黑 FBI。

FBI 内部确实偶尔出现过严重失误，导致了像德州韦科（Waco）事件、红宝石山脊（Ruby Ridge）事件和间谍丑闻等灾难。不过，经历过这些痛苦教训，FBI 变得更加精明、优秀和高效了。

小报、仇恨文学和流行文化，拼命抹黑胡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民意。曾和胡佛朝夕相处的人，比其他人更了解胡佛的为人和政治理念，然而，尽管他们的证词揭穿了抹黑的谎言，但大众的看法并未得到纠正。所以，这个目标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得逞了。^[512]

36. 渗透并控制更多工会。

共产党非常重视控制工会，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罢工、暴动，直至夺取政权。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正式名称叫“国际工人协会”，就是各国工会的联合体。

在美国，一些工会不顾企业承受能力，一味要求提高待遇的强硬态度，已经迫使一些大型企业破产。例如

美国甜点生产商 Hostess、美国航空公司等。把私有财产的控制权从雇主手中夺走，交到工会手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主要信条。

越来越多工会控制的行业和城市，走向了衰败甚至破产。例如，作为美国汽车城的底特律在 2013 年破产，负债 185 亿美元。



美国底特律市一座废弃的汽车工厂。（Matt Ragen/Shutterstock）

现在，工会在美国已逐渐失宠。那些打破工会控制的“工作权州”，大多数比亲工会州更加繁荣。^[513] 工会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1954 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顶峰，几乎占美国工作人口的 35%。到 2013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 11.3%。其中，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比例降至 6.6%，但政府部门的比例却在增长，超过了 35%。原因是工会抬高了政府雇员的工资和福利，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37. 渗透并控制大企业。

从 1970 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逐渐成形，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各种公约和规则。这看似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实已经形成了全球经济集权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和企业发号施令，甚至握有生杀大权。

这些全球性经济组织包括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等。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取代前苏联成为共产世界领袖的中共，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对这些组织渗透和控制。2011 年，IMF 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任命中共央行副行长朱民担任第四副总裁，提高了中共政权在 IMF 的地位；2013 年，中共政权成为了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巴西外交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当选为 WTO 总干事，他任命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为副总干事；2016 年，世界银行任命中共财政部官员杨少林担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

除此之外，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也都对其相关企业有巨大影响力。2019 年，中共的代表已当上了这三个机构的最高负

责人。^[514]

中共还用利益手段收买西方大企业，想方设法使他们的老板和高管变成自己的“老朋友”。然后，中共再通过他们游说西方政府，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38. 将警察的部分逮捕权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行为问题视为精神病，只有精神科医生才能理解或治疗。

社会服务和儿童保护机构，无疑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赋予他们警察权，却让他们成为社会底层的怪物。有些州甚至允许在两名医生签字后，未经听证就把公民逮捕、强制用药并拘禁。某些机构的行动违反了道德规范，侵犯了人性尊严。显然警方更训练有素，更适合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尽管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但其滥权行为也遭到了质疑和抵制，在一些地方已经引发法律挑战。

39. 控制精神病学专业，把心理健康疗法作为强行控制共产党反对者的工具。

有些人曾在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意大利目睹过这样的恐怖：由于一个人被指控“精神状况不稳定”，就被不公正地送进精神病院。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暴行会在美国发生吗？

1962 年，司法部长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下令，把功勋卓著的沃克（Edwin Walker）少将关到精神病院，做为期 90 天的评估。原因是沃克的政治观点和肯尼迪截然相反。由于一名精神病医生的抗议，沃克在五天后获释。尽管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事件，但肯尼迪并未受到任何追究。

影星潘（Sean Penn）曾呼吁，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把保守派（茶党成员）送入精神病院。他说：“国会里有心理健康问题。”“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这是求救的呼声。”^[515]

斯克兰顿大学（University of Scranton）心理学教授库欧（Barry Kuhle）认为，“在保守派政治家身上，可以看到精神病理的症状，尤其是当你考虑广泛的病理指标时。”^[516]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教授艾默瑞克（Nancy Meyer-Emerick）创建了所谓“右翼独裁”（RWA）测试，用来发现“独裁倾向”：“共和党人集中在 RWA 量表的高端，而民主党人则分布在整个量表。”^[517]

四位大学教授在《心理学公报》下结论说：“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对抗变革、为不平等辩护。”^[518]

学术界、医学界和政界的少数精英，已经擅长用“心

理健康”这类工具，压制不同声音。

40. 诋毁家庭制度，鼓励性乱和随便离婚。

当代流行文化重新定义，无论是什么缘由，只要在同一屋檐下同居，就算是“家庭”。安吉尔（Natalie Angier）在《纽约时报》中说：“越来越多的黑白通婚；无神论者与浸礼会信徒结婚；同性恋者结婚……好友们组成共同体，成为‘自选亲属’运动的一部分，共同拥有医嘱和遗嘱，甚至在法律上互相收养；单身者自认为是独立家庭，比‘贪婪的已婚者’更慷慨和更有公民意识。”^[519] 随着传统家庭（由父母和孩子组成）逐渐解体，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60年代，美国的离婚法放宽后，离婚率在几十年来急剧飙升，在世界名列前茅。如今，美国的初婚离婚率是41%；二婚是60%；三婚高达73%。随意离婚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2015年，最高法院又批准了同性恋婚姻。

现在，未婚同居已被普遍接受，取代了重承诺的传统婚姻关系。这导致结婚率持续下降，在1960年约为72%，如今已经低于51%。

有两个现象说明性乱的程度，一个是少女怀孕数量上升；另一个是堕胎需求的飙升。近几十年来，未婚女

性的生育率上升了 310%，15 至 19 岁少女的未婚生育比例增长了 337%，随之而来的是性病的流行。目前，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1.1 亿人）患有性病，性乱造成的医疗费用，每年超过 160 亿美元。^[520]

41. 强调子女的成长要远离父母的“负面影响”。把孩子的偏见、心理障碍和发育迟缓，归咎于父母的压制。

让儿童远离家庭价值观，是当今许多社会学实验的基本主题。联邦资助的托儿计划和学前教育政策，都基于养育孩子需要社会参与的教育理念，教导孩子首先对社会负责，其次才是家庭。

剥夺孩子和父母的亲子关系，会毁掉孩子的一生。在当代美国，约有 30% 的儿童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奥尼尔（Rebecca O’Neill）在 2002 年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父亲从家庭结构中消失的状况。她的研究结果显示：

无父亲的孩子在学业上更吃力，健康问题更多，更易成为身体、情感或性虐待的受害者，也更可能离家出走。

没有父亲的青少年，更容易放弃有序的生活环境；更可能成为未成年父母；更倾向于吸烟、酗酒、吸毒、在学校有过激行为，被开除；更有可能在 16 岁前辍学。

他们更有可能在考大学之前虚度时光，无法获得升学或就业资格，更有可能依赖救济金或失业；他们通常

收入较低，容易流落街头，更有可能犯罪和坐牢；更可能经历多次恋爱和同居，并在婚姻关系之外生儿育女。^[521]

把孩子从家庭和传统价值观中分离的目标，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42. 造成一种印象——暴力和叛乱在美国是名正言顺的传统。学生和特殊利益团体，应该联手解决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

1960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许多大学校园都在宣扬“都市革命”。在校园内外涌现出各种激进团体。例如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气象员”、“地下气象组织”、黑豹党、共生解放军（SLA）等等。

1971年，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新著《激进者手则》（Rules for Radicals），为这些激进团体提供指南——如何组织社会各界推动社会主义议程。

这些议程之所以能迷惑大众，在于他们善于把各种目标包装成冠冕堂皇的名号，以便“名正言顺”。例如：“社会正义”，其实就是一切共产；“进步主义”，其实是在颠覆《宪法》；“经济民主”，其实就是劫富济贫；“职场民主”，就是让工会控制雇主的私有财产；“环境正义”，实质是利用全球暖化假说，推行反人类政策；“持有攻击性武器”，其实在反对合法持枪权；“生活工资”，

就是要求政府实施工资管制；“堕胎权”，其实是在剥夺胎儿的生命权，等等。

从街头暴力示威，到别有用心的体制内运作，共产主义的颠覆运动已经在各个阶层建立了影响力。

43. 在当地居民准备好自治之前，推翻所有殖民政府。

当年的苏联，通过谈判或强制手段实现了这个目标，控制了大多数“解放”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共帮助越共赶走了法国人，建立了越南共产政权。

44. 使巴拿马运河国际化。

1977年9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一项条约，终止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占领，条件是保证运河永远中立。到了1999年12月31日，美国完成了撤军。卡特出席了为此举办的典礼，但时任总统克林顿没有出席。

45. 废除康纳利保留条款（Connally Reservation），使美国无法阻止国际法院行使国内管辖权；赋予国际法院对国家和个人的管辖权。

康纳利保留条款，有时也称为康纳利修正案。是为了防止国际法院干涉美国内政，修改了美国批准《联合国宪章》的文件措辞，在文件中增加了以下句子：

“……本宣言不适用于……本质上属于美国国内管辖范围事项的争端，这应由美国自行确定……”

换句话说，哪些争端可以提交到国际法庭，哪些不用提交，得由美国说了算。

共产党企图废除康纳利保留条款的尝试，已经屡试屡败。倡导者总是避而不谈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联合国宪章》被修改，允许其管辖国内事务，那又该拿什么来保障美国利益呢？

康纳利保留条款，是共产党唯一未能实现的重大目标。如果这个条款被废除，美国的主权、自治和人民的自由人权，就岌岌可危了。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党设定这 45 项目标，就是想颠覆长期以来保障西方世界自由和繁荣的基石——犹太教 - 基督教价值观，然后用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强行自上而下地取而代之。尽管这种乌托邦社会从未实现过，而且之前的所有尝试，也都以文明的毁灭而告终，但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仍然老调重弹。毕竟，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提升人类福祉，而是想完全控制和奴役人类。

还有更可怕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为人，而

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我们有做人的道德规范。一旦共产党掌控了权力，就一直在绞尽脑汁摧毁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灌输进化论、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断败坏人类的道德。如果人类在其迷惑之下，不再相信善恶有报，为所欲为，败坏到远低于做人道德底线的时候，人类不就将面临被神毁灭的大劫难吗？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十九章 我们当前的任务

我们不想掩饰自由人士应对共产党时犯下的错误。如果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这些就变成了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重蹈覆辙，那就真的像共产党骂我们的那样“腐朽和愚蠢”了。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战胜共产党必做的重要事项。

“共同抵抗”是上策

西方最大的错误就是精神麻木、冷漠和无所作为。在某些圈子里，爱国、忠诚和“人人享有自由”的传统理念，不是在休眠，就是被各种奇思怪想所麻痹。专家说，我们的心态亟待彻底改变。

我们的心态出了什么问题？如果美国国父们知道，我们许多人在共存、裁军、自由贸易、联合国、承认共产政权等原则问题上如此糊涂，一定会大吃一惊。有多少善良公民不但没有保持警惕，反而在不知不觉中推进了共产党的计划。他们接受了那些肤浅的共产党的口号，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思考，然后得出他们希望的结论。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最佳选择——共同抵抗。多年来，有关专家一直在说，我们不能容忍共产党，因为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它都没有存在的理由。此外，它其实很脆弱，就连各种非暴力抗争的压力都无法承受。但自由世界却没有动用这些力量（我们将在后面深入讨论）。所以，我们要明确——共产党是可以打败的，而且不需要发起核战争就可以打败它。这样一来，主张“共存”的整个基础就瓦解了。

联合国该扮演什么角色？

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呼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来公正裁决国家间的争端，以免诉诸战争。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就是实现这个愿景的两次尝试，但是都遇到了困难，而且原因相同。

这两个组织的初衷，都是想成为“爱好和平”国家的排它性联盟。然而，却转过身来把自己变成了世界性的议会，允许所有国家加入，包括好战或有侵略性的国家。在这两个组织里，侵略性国家都成功夺权，使得创始理念几乎名存实亡，变成了冠冕堂皇的空话。

关于联合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言时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联合国的失败主要在于，

“它要和一个想要统治世界的共产国家合作，才能有效运作。”^[522]

前联邦参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1945 年和 1946 年……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整个联合国是建立在美苏可持续联盟的假设之上。但这个假设是非常错误和可悲的。”^[523]

《联合国宪章》中有许多条款，允许苏共、中共等侵略性政权，让联合国的有序进程停摆。在联合国成立的最初十五年里，苏联把它当成了幕后颠覆和公开破坏的平台。这不仅削弱了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力量，而且使其它会员国的独立行动几乎完全瘫痪。因为它们已经承诺，要依靠联合国来解决争端。

苏联入侵匈牙利后，否决了联合国谴责它的提案；1960 年，苏联杀害了美军 RB-47 号侦察机上的四名军人，它又否决了联合国调查此事的提案。我们反思这些事情的重点是，共产政权暴行累累，却没有受到谴责和惩罚，尽管他们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 1 章第 2 条：

1. 本组织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2. 各会员国应秉持善意，履行根据本宪章应担负的义务……

3.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和平、安全和正义。

4. 各会员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得以武力威胁或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5. ……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范或强制行动时，各会员国不得给予其援助。

在匈牙利、中国、东南亚、古巴、非洲、中南美洲、朝鲜……可以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共产国家都在不断地违反这些原则。

由于承诺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整个联合国体系逐渐陷入僵局。那么，面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叛乱、暴动、内战和侵略计划，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联合国又该何去何从？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大家都期待它给出答案。既然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建议都不奏效，那么是该采纳这个最简单而又直接的答案了：“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初衷，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仅限于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正是第 1 章第 2 条第 4 款所规定的，也正是因为共产国家违反了这一条，给世界造成了最多麻烦。我们等待从联合国踢走这些好战国家的时间太长了。这样做，

也许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和西方国家捍卫民主自由面临的困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另外，由于现有的《联合国宪章》中存在否决权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大量违反《美国宪法》之处，所以有必要重新构建联合国的整个框架。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反对把共产国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理由是这将使联合国无法发挥世界议会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事实来回击这一反对意见，只要联合国还想给这些只起破坏作用的共产国家提供平台，联合国就永远无法为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服务。而这些共产国家连假装履行《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都做不到。

如果美国国父们邀请英国国王乔治参加制宪会议，结果会如何呢？肯定会像现在这样令人失望。如果国父们看到一个侵略性国家和其卫星国，坐在了由爱好和平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上，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不合逻辑的，非法的，不可能的。”联合国的历史已经惨痛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从联合国驱逐它们，难道不会促使共产国家再次联合，造成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吗？

这种情况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们踢走之后，

共产国家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在联合国内部摧毁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愿望了。

从联合国驱逐共产国家会挑起战争吗？

只要西方依然强大就不会。这不仅不会削弱西方的军事实力，反而会加强它。我们还将创建必要的实力联盟，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促使其被奴役的人民从内部反抗，最终摧毁导致人类暴政的幽灵。

这种新的方案，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平台，来履行我们在 1959 年 7 月《受奴役国家宣言》中作出的所有美好承诺。难道没有其它办法了吗？显然没有！所有其它办法都是共产党的缓兵之计，只能推迟我们作出正确决定的时间。

如果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能团结起来，实现这一必要变革，新联盟就可能创造一个政治奇迹——为和平和繁荣提供新的保障。

我们重任在身，而且刻不容缓！

共产党是合法政党吗？

这个问题，是共产党制造的另一种错觉。他们诱导

我们接受，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行动。事实上，共产主义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把共产党当作一个政党是大错特错了。

政治团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各方谈判和善意妥协来解决分歧。但是，这些方式在共产党身上从未奏效。因为他们把欺诈、无视法律、违反条约、恐吓、颠覆和公开叛乱，作为征服的基本手段。所以说，共产党就是阴谋犯罪团伙。

一旦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是犯罪行为，我们会采取许多新的应对措施。例如，犯罪问题并不需要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而是应该遵循以下四个步骤：

1. 让它动弹不得；
2. 使它变得无害；
3. 赢得它的信任；
4. 让它改过自新。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德国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行动时，西方盟国就采用这四个步骤对付它们，不仅使它们丧失了作恶能力，变得无害，而且成功地回归正道。战后，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友。

这是否意味着要先下手为强，对罪恶的共产党发动

一场战争？根本不需要！我们还有时间，没有必要发动大规模战争，自由世界应该利用现有的和平反制措施，来给共产国家施压，使其动弹不得。我们的努力，有朝一日终将促成一个结果——本国人民从内部推翻共产党的暴政。

有哪些和平反制措施？

既然共产国家根本不符合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把它们踢出联合国是非常必要的，这点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了。断绝外交关系就是一种非暴力的反制武器。这也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建议采取的行动。关于如何对待那些残暴伤害美国的国家，他说：

“我渴望，我们能再给世界人民上一课。向他们展示用战争以外的方式惩罚伤害……所以我赞成……切断和这些残暴国家的一切联系。”^[524]

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其他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都主张对共产国家采取这种行动。我们有很多理由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犯有以下罪行：

1. 持续违反条约和公约。
2. 屡次违反国际法。

3. 恶意颠覆和干涉它国内政。
4. 对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动战争。
5. 对美国发出挑衅、侮辱和不实指控。
6. 非法杀害美国军人；非法击落美国飞机。
7. 非法监禁美国公民。

有些政治家缺乏和共产国家断交的勇气。他们常常以此为借口：孤立它们，可能失去一些重要好处。

到底是什么好处呢？戈德华特指出，根本没有。事实证明，美国 1933 年承认苏联，和 1971 年承认中共政权，就等于给它们颠覆自由社会开了绿灯。所以，不承认共产政权，不但能得到应有的好处，而且会更容易。

除了在国际上孤立共产党，还需要在国内取缔共产党。这一点至关重要，以至于列宁强调，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钱伯斯证实说：“列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共产党被取缔，苏联就会完全瘫痪，因为它既不能再向周围社会传播它的毒素，也无法再从中吸血维持其生命了。”^[525]

但是，取缔共产党的法规，会不会威胁到其它合法政党呢？如果法规针对的是任何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刑法打击的是非法行为及

其阴谋。所以，策划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阴谋，本质上是犯罪。任何鼓动这类非法活动的组织都应取缔。许多权威人士都认为，把共产党视为合法政党是愚蠢的，就像给银行抢劫犯颁发营业执照。

共产国家的软肋

共产国家最大的弱点，可能就是其脆弱的经济体系。这是通过和平施压就能造成致命打击的软肋。无论共产党如何宣传，都无法掩盖当年苏联集体农场和中国公社的悲惨结果。前苏联的每一个卫星国也都在萧条中煎熬。就连苏联的《真理报》，也公开批评商品短缺，而且质量低劣。

中共的“跛脚改革”，虽然使经济暂时得到发展，但日益严重的债务、人口、腐败、贫富分化、就业等等危机，加剧了人民的怨恨，不断助长着暗涌的反抗怒火。中共政权就像坐在火山口上，担心随时会垮台。所以，中共一直对人民严密监控，严厉镇压各种反抗行动，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共产领袖不断呼吁“自由贸易”、“长期贷款”和“增加西方物资供应”，正是因为共产国家正在走向经济崩溃。西方国家不但没有

好好利用这一点，相反，却仍然向共产国家出口大量物资，甚至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一些商界领袖鲁莽地建议，和共产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和平。他们的理由是：“你永远不会和你的贸易对象作战。”

显然，他们已经不记得在 1930 年代末，正是这种想法，导致了在二战前夕向日本出售废铁和石油。珍珠港事件后，人们悲哀地发现，和盟友的贸易会促进和平；但和敌对势力的贸易却是在自掘坟墓。这个致命的教训，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了吗？



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的珍珠港事件中，美军部分战舰遭日军重创。
(公有领域)

西方和平施压可解体共产党

共产领袖们一向对其软肋极为敏感，经常用死刑来压制人民的尖锐批评。他们利用谎言宣传，能把严重失败吹嘘为非常成功。仔细研究现代史就会发现，只要自由世界保持警觉，利用它们内部一触即发的反抗力量，就可以不断挫败共产党的阴谋。

今天，许多这样的反抗力量正在形成。每一次的内部反抗，都是自由国家立即采取行动的良机。但是，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是否真的希望铁幕背后受奴役的人民获得自由？是否愿意牺牲一些贸易？是否勇于在联合国摊牌，无惧暂时的政治压力？如果不再承认共产政权，共产党间谍可能会制造骚乱，这么做值得吗？

共产国家的自由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濒临崩溃的共产经济，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扶持，感到非常困惑；联合国对正义和常识的歪曲，也让他们不解；外交上的不断屈服，更让他们感到愤怒。当年一位来自俄罗斯劳改营的难民写信给我说：“西方国家的脖子上一定套着‘无知的绞索’。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西方停止对共产党的滋养、安抚和纵容，我们就能推翻它们吗？”

在这些自由战士心目中，我们拥有强大的和平手段，却不用来向共产党施压，几乎就是在助纣为虐。在二战

期间，我们向这些共产国家的人民承诺，要让他们获得自由；我们也不要让共产党人忘记，斯大林在 1942 年 5 月 1 日的第 130 号令中宣布：

“夺取外国土地或征服外国人民，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意志和体制，强加给等待我们援助的斯拉夫人和欧洲其他被奴役的人民。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然后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自治。”^[526]

西方也不该允许赫鲁晓夫忘记他说过的话：“苏联深切同情所有争取和维护独立的国家。它们可以放心，苏联不会干涉它们的内政。我们只会帮助它们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527]

这种厚颜无耻的赤裸裸的谎言，早应该促使自由国家下定决心，在各条战线上反击共产党。当有人建议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共产政权施压，从而迫使其崩溃时，支持“共存”、“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的人往往惊慌失措。他们哀叹说，这会破坏铁幕后的所谓“和平”。的确如此。事实上，让共产党魁们惶惶不可终日，应该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当年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说：

“我不会参与制造任何不应该有的矛盾。被奴役的

人民和专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我们制造的。我们美国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解救他们，因为他们不情愿地生活在并非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更进一步说，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世界就不会永久和平。这些矛盾应该得到解决，被奴役的人民应该有解决矛盾的自由。”^[528]

只有在西方自由国家鼓起勇气，对共产国家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并实行“带着你的间谍滚回去”政策的那一刻，铁幕内的自由战士们，心中才会再次燃起希望。

只有到那时，美国的雄文《受奴役国家宣言》才有意义。

自由战士终将获胜

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容忍和帮助，苏共和中共永远不会成为地球的共产强权。共产领袖们很清楚，如果西方国家下定决心全面反击，就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西方国家应该发出这样的信号——“不需要大规模战争，就可以摧毁共产党！”

但是，自由和奴役之间的战争，并不只是西方国家政要、士兵和外交官的任务，也是我们所有渴望自由华人的使命。成千上万的糊涂中国民众，正在因为无知而

助纣为虐。我们要主动了解和传播真相，帮助更多人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再与之为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此一来，中共的解体将指日可待，因为“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如果全球的自由人士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反共联盟，我们完全可以在有生之年庆祝这一伟大成就：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享有自由！”



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雕像。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岭公园。
(Dennis MacDonald/Shutterstock)

附录

五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问题一：共产主义的辩护者怎么说？

共产主义的文献浩如烟海。人们很难遇到自称精通共产理论的人，也很少有人愿意阅读其枯燥的文献。为了让您轻松了解共产党的想法，我们把这些问题分类和编号，然后直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回答，这可都是共产导师传授给信徒的、原汁原味的观点。其中，大多数答案来自共产党的顶尖人物。

本章内容以苏联为例。尽管苏联已在 1991 年解体，但中共政权和苏联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您把内容中的“苏联”替换为“中共政权”，“美国人”替换为“中国人”，“美国共产党”替换为“中国共产党”，同样可以了解中共从起家至今的思维和行事方式。

和平共处

1. 问：“你认为苏联和民主国家有可能共存吗？”

列宁：“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是难以想像

的。最终必须有一方获胜。而在此之前，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一系列可怕冲突。”^[529]

官方声明：“与帝国主义实现长久和平，苏联无产阶级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无产阶级知道，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是不可避免的；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让世界摆脱资本主义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战士，首要职责就是为这些战争，做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准备，强化无产阶级的利器——红军，并训练劳苦大众掌握战斗技能。”^[530]

2. 问：“那为什么不先在自己国家证明共产主义行得通，然后再考虑对外推广呢？”

列宁：“最终的胜利，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531]

斯大林：“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在单个国家，没法赢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532]

3. 问：“在二战期间，共产领袖说希望和美国成为朋友。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这份友谊。”

瓦尔加（Varga）：“在二战中，苏联和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抗法西斯侵略者，这显示了在民主阵营内，两种体制的斗争暂时缓和、搁

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533]

铁托（Marshall Tito）：“我们在刚结束的战争中和资本主义势力合作，绝不意味着我们今后将继续和他们结盟。恰恰相反，尽管他们帮我们打败了他们最危险的代表（纳粹德国），但他们仍是我们的天敌。也许我们会再利用他们的援助，但唯一的目的，永远是加速他们的最终毁灭。”^[534]

4. 问：“也就是说，你们和我们假装做朋友纯属权宜之计？继续做朋友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吗？”

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Manuilsky）：“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535]

5. 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和西方维持和平关系呢？”

斯大林：“我们不能忘记列宁的教诲，大意是——这是为了推迟我们和西方国家的战争……所以，目前维持和西方的和平关系，是我们一项必须执行的任务。”^[536]

6. 问：“你认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是不久就会发生，还是在遥远的将来？”

列宁：“现在就告诉比我们军力更强大的敌人，我们什么时候和他开战是愚蠢的，这不是革命行为，等于先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明显对敌人有利的时机战斗是

犯罪。革命领袖如果不能‘随机应变、妥协忍耐’，以避免明显不利的战斗，是不堪大用的。”^[537]

7. 问：“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一边宣称‘和平’，却一边不断加强军力了。难道你们不相信西方国家是真心希望和平，并且愿意裁军吗？”

官方声明：“帝国主义者加强军备的政策，和他们虚伪的和平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苏联政府为防卫和革命战争所做的准备，和它一贯的和平政策之间没有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争，只不过是‘和平政策’的另一种形式。”^[538]

8. 问：“但是，这‘另一种形式’的和平政策，不就是在毁灭的威胁之下，要求西方无条件投降吗？你们既然已经公开把西方视为敌人，为什么还要打出‘和平共处’的幌子？”

曼努伊尔斯基：“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要想获胜，我们需要出其不意，必须让资产阶级觉得高枕无忧。所以，我们将首先发起有史以来最轰轰烈烈的‘和平运动’。到时候，我们将有激动人心的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妥协。愚蠢而又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再次抓住成为朋友的机会，并欢欣鼓舞的参与自我毁灭的过程。一旦他们放松警惕，我们就会用紧

握的铁拳摧毁他们！”^[539]

9. 问：“对那些为防御共产党侵略而保持强大军备的国家，你们持什么态度？”

官方声明：“（我们坚持）系统地揭露和谴责所有资本主义的战争同盟和军备……对抗帝国主义联盟。”^[540]

非法行动

10. 问：“为什么共产党战略家们从来没有通过说服或合法选举来控制一个国家？难道共产党必须永远依赖颠覆和非法政治行动吗？”

列宁：“原则上，把非法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绝对有必要。这不仅是由现阶段的形势特点决定的……也是因为有必要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任何领域是共产党人无法征服的。所有合法共产党都必须马上建立非法组织，以便系统地开展非法工作，并为资产阶级的迫害时刻做好万全准备。在军队和警察中做非法工作尤其重要。”^[541]

暴力革命

11. 问：“一个想信奉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但同时坚持和平改革而非革命暴力？”

列宁：“仅仅靠政治口号站队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武装暴动问题上表态。那些反对武装暴动、不做准备的人，必须被无情地赶出革命队伍，送回敌人、叛徒或懦夫的阵营中去。斗争的形势，将迫使我们用这个原则区分敌友。”^[542]

12. 问：“很显然，你认为社会进步只能靠暴力革命，而不是立法改革来实现？”

列宁：“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在资本主义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暴力。这场暴力将贯穿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充斥着帝国主义战争、内战、这两者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以及被帝国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时期。”^[543]

13. 问：“也就是说，一个美国人不背叛自己的国家，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列宁回答：“对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憎恨——这是一切有阶级意识工人的情感。不反对自己政府的革命，只不过是陈词滥调。如果你不渴望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失败，就无法真正激起对他们的仇恨。”^[544]

14. 问：“如果美国陷入战争，美国共产党还会搞颠覆和反叛活动吗？”

列宁答道：“处于反动战争中的革命阶级，当然期望

本国政府战败……而在战时对本国政府的革命行动，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希望它战败，实际上促成了它战败。”^[545]

15. 问：“既然你们想摧毁美国共产党人对本国政府的忠诚，那为什么坚持要他们对苏联保持忠诚呢？”

官方声明：“因为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是他们成就的主要支柱和最重要因素。所以，他们必须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并尽己所能，保卫苏联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546]

16. 问：“换句话说，你们反对爱国主义，除非是爱苏联？”

维辛斯基：“保卫苏联，这个全球无产者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世界上每一位正直人士的神圣职责，不限于苏联公民。”^[547]

17. 问：“如果美国共产党人想推翻政府，为苏联利益服务，那他们不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叛国者吗？”

列宁：“只有暴动才能确保革命胜利。”^[548]

列宁：“革命直接带来武装暴动的问题。没有适当的技术准备就谈论这个问题，那只是空谈。渴望革命的人，必须有计划地鼓动广大群众做好准备，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必要的斗争组织。”^[549]

18. 问：“这一切都是为了暴力推翻政府？”

列宁：“暴动的目的，不仅是完全摧毁或取代所有地方政府，建立新的政权，而且还要驱逐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550]

19. 问：“共产领袖是期待各国自发暴动，还是命令追随者暴动？”

列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革命已经发生，如果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已做好准备，我们会命令发起暴动。”^[551]

20. 问：“你们会采取哪些手段来推翻政府？”

列宁：“暴动、示威游行、街头战斗、派遣革命军队，这就是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552]

21. 问：“根据经验，叛乱成功的最理想条件是什么？”

列宁：“把大型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结合起来。”^[553]

外交阴谋

22. 问：“斯大林和共产领袖们的所作所为却和他们承诺截然相反。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

列宁：“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忠诚，必须和一切必要

的能力相结合，例如妥协、周旋、签约、迂回、撤退等，以便加速夺取政权。”^[554]

斯大林：“真诚的外交根本不可能，这就好比水是干的，木头硬如铁。”^[555]

补充说明：中共领袖的外交理念，和列宁、斯大林完全一样。

伦理道德

23. 问：“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听起来像是罪犯的行事方式。共产党的道德观允许这样做吗？”

列宁：“我们所说的道德，是用来摧毁旧的剥削社会、把所有劳苦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无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的道德，就是为这场斗争服务的。”^[556]

官方声明：“道德或伦理，是指导苏联人民的一套行为规则。列宁指出，共产党道德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和完成共产党的斗争。所以，从共产党道德的角度来看，只有有助于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行为，才被视为道德的。”^[557]

24. 问：“但这听起来，像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的借口，而不是一套遵循正确生活方式的规则。假如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共产党为了实现目标，就可以撒谎、偷窃或杀人吗？”

福斯特：“对共产党人而言，目的决定手段。只要有效，他才不管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他知道，现行的法律和道德规则，都是他的死敌制定的。所以，只要他力所能及而又符合目的，他就会无视资本主义的合法、公平、正义等理念，发展出比资本主义敌人更强大的力量。”^[558]

25. 问：“也就是说，你不承认有神赋予的、永恒不变的道德伦理规则？”

列宁：“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而且我们会揭露一切有关道德的谬论。”^[559]

马克思：“法律、道德和宗教，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其背后隐藏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560]

恩格斯：“所以，任何以道德规则超越历史和国界、并且永恒不变为由，企图强加给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拒绝接受。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过去的所有道德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而社会至今仍在阶级对抗中发展，道德始终是阶级道德。它要么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要么在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为反抗

统治和被压迫阶级的未来利益发声。”^[561]

宗教信仰

26. 问：“共产党员能不能出于良心或个人权利，享受宗教信仰活动？”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信仰不是私事。”^[562]

雅罗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每个列宁主义者、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农民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支持宗教信仰，为什么要和宗教信仰作斗争。”^[563]

27. 问：“但如果我是共产党员，还想去教堂，该怎么办？”

官方声明：“如果一个共产青年信仰上帝并去教堂，他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意味着他还没有摆脱宗教迷信，还没有成为一个觉醒的人（指共产党员）。”^[564]

列宁：“一名年轻人只有摆脱了宗教信仰，才能成为共产青年。”^[565]

28. 问：“你们对教会持什么态度？例如天主教会？”

雅罗斯拉夫斯基：“天主教会以教皇为首，现在已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的重要堡垒。”^[566]

29. 问：“你们是反对所有的基督教吗？”

卢纳察尔斯基（Lunarcharsky，苏联教育委员）：“我们憎恨基督徒和基督教。即便是最优秀的基督徒，也应该视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基督教的博爱阻碍了革命的发展。抛弃对邻居的爱！我们要的是仇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征服整个宇宙！”^[567]

30. 问：“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煽动仇恨？”

官方声明：“仇恨才能对敌人保持警惕并毫不妥协，摧毁苏联人民建立幸福生活的一切障碍。对人民的仇恨教育，能使社会主义理念和甜蜜虚伪的‘博爱’鲜明对立。”^[568]

斯大林：“如果没学会全神贯注地憎恨敌人，就不可能征服敌人。”^[569]

31.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共产党的宣传，有时却会假装对宗教信仰宽容？”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信教群体中开展工作时，我们必须牢记列宁的忠告，‘用各种方法接近他们’，以便煽动他们自行批判宗教。”^[570]

32. 问：“你们认为应该通过友善劝导，来改变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吗？”

列宁：“反宗教信仰的斗争，不能局限在抽象的意

识形态说教，必须和实际的阶级运动结合起来，目的是在社会中根除宗教信仰。”^[571]

官方声明：“必须利用共产党掌握的一切手段，无情地开展反福音和基督教传说的斗争。”^[572]

33. 问：“你们真的镇压了苏联的神职人员？”

斯大林：“我们镇压了那些反动教士吗？没错，我们镇压了。遗憾的是，这些教士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反宗教信仰宣传是一种工具，我们必须借此彻底消灭他们。有时，我们党内有人阻挠全面开展这种宣传。把这些人开除出党是件好事，党内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573]

34. 问：“你们打算用什么来代替宗教信仰？”

列宁：“我们一开始就说过……没有无神论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无神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完整和自相矛盾的。”^[574]

35. 问：“如果你们取消神的概念，会向人民提供什么精神替代品？”

官方声明：“还有什么比斯大林的光辉形象更适合作为精神偶像呢？在《斯大林简传》中是这样描绘的：‘人人皆知，斯大林的逻辑力量无人能挡，摧枯拉朽；他的智慧清晰透彻；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对党无限忠诚；他

谦逊、朴实，关心人民；对人民的敌人则毫不留情。’ ” [575]

36. 问：“我知道斯大林在世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孩子们灌输他是精神偶像。孩子们的玩具上印有什么标语？”

官方声明：“感谢您，斯大林同志，给我欢乐童年。” [576]

补充说明：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

37. 问：“在共产党统治下，我们还有享受自由民主的机会吗？”

恩格斯：“我们说过‘战争就是战争’；我们既不承诺自由，也不承诺民主。” [577]

38. 问：“那就是说，你认为人们在追求幸福之路上，就不应该享有自由平等了？”

恩格斯：“只要阶级还存在，所有关于自由平等的讨论，都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是哪个阶级的自由？为了什么目的？哪些阶级之间的平等？哪些关系之间的平等？” [578]

39. 问：“你们的愿望，难道不是让所有阶层都享有

自由平等吗？”

恩格斯：“我们不期望资产阶级获得自由。” [579]

40. 问：“难道共产阵营国家的人民，不也渴望拥有自由平等吗？”

恩格斯：“在劳动者民主受到限制，也就是资本家被推翻，但仍保留个人财产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谈论自由平等都是在为剥削者辩护。” [580]

41. 问：“但苏联仍然维持国家体制。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政府并不真心想促进人民的自由？”

恩格斯：“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利用国家机器，它就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压制敌人。” [581]

42. 问：“那么，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苏联，你们甚至不会假装有我们这里享有的自由？”

维辛斯基：“在我们的国家，绝不可能给社会主义的敌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他们任何尝试用这些权利危害国家，也就是危害所有劳动者的行为，都应被视为‘反革命罪’。” [582]

43. 问：“假设我在苏联生活，想出版一份批判政府的报纸，我能拥有和美国一样的新闻自由吗？”

斯大林：“你所说的新闻自由是指哪一类？是针对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如果是关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不会也不应该有这种自由。”^[583]

44. 问：“你的意思是，新闻自由仅限于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吗？不包括像我这样的人？”

斯大林：“我们不给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我们也同样不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家新闻自由，因为他们代表被击败和推翻的资产阶级利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从来没有保证要给所有阶级新闻自由，也没有想让所有阶级都满意。”^[584]

45. 问：“但是，如果政府的法律不一视同仁，它怎么能公正执法呢？”

列宁：“专政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赢得和维持的，这不受任何法律约束。”^[585]

46. 问：“但如果法律针对的是阶级而不是违法者，那怎么能称之为正义？”

维辛斯基：“苏联司法的任务，是确保所有机构、组织、官员和公民，准确无误、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为完成这一任务，法院要无情地消灭所有人民的敌人，

无论他们以哪种形式侵犯社会主义。”^[586]

教育的目的

47. 问：“你怎么看苏联的教育目标？”

官方声明：“正是在学校的课桌上，从第一堂课开始，我们为未来苏联公民奠定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国家把最宝贵财产——孩子们托付给学校，对于培养新一代的共产唯物教育，我们绝不允许出现一点点偏差。”^[587]

48. 问：“让学生们全面了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然后自己作出判断，不是更好吗？”

官方声明：“苏联学校不能只满足于培养受过教育的人。它应……向青年一代的头脑中灌输共产思想，塑造马列世界观，培养他们的苏联爱国主义。”^[588]

官方声明：“……在他们毕业时就做好人生准备，投身于建设新世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589]

劳工权益

49. 问：“既然共产党声称代表劳动阶级利益，那么对工人运动的官方态度是什么？”

列宁：“我们必须……为此准备做出任何牺牲。如

果有必要，可以采取各种方式、策略和非法手段，包括逃避和诡计，以便打入工会，在其中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共产党的工作。”^[590]

50. 问：“我相信美国工人会对共产党如何控制工会感兴趣。在共产党完全控制的苏联，他们是如何对待工会的？”

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前苏联官员，后叛逃）回答：“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会选出一位合适的党员来担任工会主席。通常，苏联的工会必须保证工人们执行党的计划。”^[591]

51. 问：“但这不是把工会变成共产党的傀儡，而不是工人组织了吗？如果工人想罢工怎么办？”

克拉夫琴科：“工会的职责是确保维持严格的纪律，防止发生罢工，确保工人按照中央政府设定的工资标准工作，执行党的所有决策和决议等。”^[592]

52. 问：“基于这些说明，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人类带来的希望吗？”

官方声明：“苏联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它展示了无产阶级胜利的伟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优势。”^[593]

问题二：一个民族 如何建立自由国家？

十八世纪后半叶，一场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催生了新的文明——现代第一个自由社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项史诗级的成就。

就在这场巨变发生之时，人类的生存模式，正在被三种制度所奴役。第一种，是盛行于世界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或多或少，都会受制于统治者多变的个人意志；第二种，是根植于各种封建契约的经济制度。绝大多数人在军事征服所得的广阔土地上，作为农奴度过一生；第三种，是制度化宗教的过度扩张。这些人类精神福祉的守护者，几乎扼杀了一切自由信仰和表达的通道，以至于意见和良知经常受到压迫性的监督和控制。

自由派的崛起

在十八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一些自由派反抗者，猛烈抨击那些束缚人类的怪物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派”，是因为他们希望解放人类，摆脱这些人为的制度枷锁。他们主张人控制制度，而不是制度奴役人。然而，今天的“自由派”往往是那些想要恢复这些制度，再次让人类成为奴隶的人。但在这里，我们所指的“自由派”是最初的意义——“摆脱奴役制度的解放者”。

在美洲殖民地中，第一批聚集在一起采取果断行动的“自由派”，是散居在各殖民地的有远见之士。历史学家说，当时愿意为彻底解放大声疾呼的人寥寥无几。但这少数人的力量，却足以描绘出现代第一个自由国家的蓝图。

当然，在各方面看来，这是一次最不计后果的冒险。这些美国国父冒着生命、财产和公民权利的危险，参加了这场解放运动，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下的介绍，或许可以为您解释其中的原因。

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念

美国国父们都是非凡的人物。他们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而是来自各殖民地中最杰出的政治和商业领袖。由此看来，他们的身心修养都已经具备了缔造美国的资质。而且，在英王的帝国主义让人完全

无法忍受之前，他们往往都是在殖民地推行国王事务的最积极臣民。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几乎不可能称为“无产阶级”。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也是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当他们着手创建一个新国家时，他们吸收了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智慧，并融入了许多灵感和独到见解。

所有这些，最终孕育出了一套独树一帜的政治理念，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国父们创作的文献，揭示了这套理念的精髓：

他们坚信，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神赋予的，并非来自任何人类机构。所以，任何人类机构都无权侵犯这些权利。

他们坚信，必须消除阶级差别，在自由人之间不应该存在阶级或社会等级。无论是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农民、技工还是教师，所有人都值得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并不是两个阶级对抗的结果，而是所有群体或阶级齐心协力，对抗人类的共同敌人——贫穷、愚昧、疾病和战争而实现的。

他们坚信，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应该根据

他们的经验、培训和天赋，自由选择任何可维持生计的职业。

他们坚信，人们必须自由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意味着保护财产权。

他们坚信，人们必须保障安全和隐私才能安居乐业。不同职业、宗教和种族之间，必须保持善意、慷慨和宽容。

理念变为现实

要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尽管如此，国父们历史性的步伐，踏出了一条狭窄而笔直的路。所有民族只有沿这条路前行，才能获得并守护自由。这些历史性步骤如下：

一、1776年，通过正式的《独立宣言》，为人民赎回了自由。

二、1776年到1783年期间，通过武力抗争捍卫了《独立宣言》。

三、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开创世界历史先河，第一次在成文《宪法》中严格界定了政府权力。

四、《美国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通过民选代表组成政府治国，而不是纯粹民主制度的感性大众直接参政。

五、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三权分立的主权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个平等的政府权力部门。

这一概念来自孟德斯鸠的杰出智慧。国父之一麦迪逊 (James Madison Jr.) 是他的忠实崇拜者,把三权分立纳入了《宪法》框架。

六、为了保持权力平衡,政府的每个分支都设有相互制衡的机制,都会受到其它两个分支的监督。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原则的精髓在于,一旦某个政府分支滥用权力,其它两个部门就会联合起来,运用强制手段制止它滥权。这样一来,人民就不用以革命的方式起来反抗压迫。

七、所有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留给了各州政府和人民。

洛克在 1690 年出版的《政府论》第二篇中提出,政府是基于契约建立,政治主权属于人民。

八、保障公民享有以下自由:

1. 信仰自由 (第一修正案)。
2. 言论自由 (第一修正案)。
3. 出版自由 (第一修正案)。

4. 集会自由（第一修正案）。
5. 向政府请愿的自由（第一修正案）。
6. 拥有武器的自由（第二修正案）。
7. 免受非法搜查人身、住所、文件或财产的自由（第四修正案）。
8. 无正当法律程序不受起诉的自由（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
9. 免受同一罪行重复起诉的自由（第五修正案）。
10. 无需自证其罪的自由（第五修正案）。
11. 免于未经迅速公开审判而被监禁的自由（第六修正案）。
12. 免受过高保释金、过高罚款或残酷异常惩罚的自由（第八修正案）。
13. 免受奴役或强迫劳动的自由（1865 年新增的第十三修正案）。
- 14.. 不分种族或性别的选举自由（1870 年通过的第十五修正案和 1920 年通过的第十九修正案）。



美国国父们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签署《美国宪法》草案。油画作品。
(公有领域)

九、鼓励各州按自由路线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

国父之一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任弗吉尼亚州长期间，倡导公共教育，推行政教分离，废除旧继承法，避免土地和财富垄断。他还推动废除奴隶制，禁止奴隶贸易，修订刑法，提议按人口设立代表，投票权扩展到所有能服役的男性，而不是仅限于地主；鼓励州内各县镇实行自治。

十、南北战争确立了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各州不得脱离联邦，也不能通过和联邦冲突的法律。

这使美国得以团结一致，消除了以前的争议。同时，还为解放美国境内的所有人民铺平了道路。

十一、联邦政府通过“促进性”法案，以增进全民福祉。

例如，鼓励州际运输、跨州通信、公共土地、廉价邮政服务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等。

十二、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很多“限制性”法案，以保障公民福祉免受各种势力侵害。

例如，反垄断法是为了限制商业垄断活动，保护自由竞争；劳工法确定了工会领袖的责任；反犯罪法是为了保护公民免受黑社会之害。

就这样，一种全新的人类政治制度诞生了。它确保政府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它还体现了一种新政治理念，让人们能够保护自己，抵御权力的扩张。这是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六个世纪以来自由理念全面展现的成果。

美国建立 175 年的硕果

鼓励个人创新、自主决策，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天赋人权不受侵害，这些理念在建立美国之后的 175 年间，是否真的带来了好处？

美国建立之初和所有新兴国家一样，资金匮乏，债务沉重。尽管其它国家往往也能同样获得自然资源，但

美国却以稳健的步伐逐渐领先。

到了 1952 年，美国尽管只有全球 7% 的人口和 6% 的土地，却创造了世界近一半的财富。每年，美国人生产、建设、买卖和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都超过世界上其它国家。

到 1962 年，美国拥有 1.8 亿人口，创造了 6,300 万个工作职位，几乎实现了经济学家的全民就业梦想；约 3,700 万青少年入学读书；美国人每年在个人商品和服务上的花费超过了二千亿美元；人均收入是英国的 2 倍、前苏联的 5 倍、意大利的 7 倍。

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美国人每年在度假上花费超过 90 亿美元；个人年储蓄额达 170 亿美元；四分之三的家庭有人寿保险；全美 5,000 万套住宅中，60% 由业主居住；几百万英亩农田生产的食物量，美国人吃不完。美国的生产能力也居世界之首：例如，美国拥有全世界 30% 的铁路里程、76% 的汽车、51% 的卡车、47% 的收音机、42% 的电力输出和 47% 的钢铁产量。

美国每年的石油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51%，煤炭产量约占 30%。美国商船数量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国际贸易量最大的海洋霸主。^[594]

富裕生活的典范

环球旅行者或国外人士，对于美国人的生活富足往往比美国人自己感受更深。浏览下表，足可见证美国人赚取生活必需品的时间有多快；为什么他们可以把很多收入，用来旅行和购买外国人眼中的奢侈品。

这个表格揭示了 2014 年，几个国家的公民为购得 1 磅商品需要付出的工作时间。^[595]

2014 年各国赚取 1 磅食物所需的工时（分钟）								
1 磅 / 城市	美国 纽约	法国 巴黎	德国 柏林	澳大利 亚悉尼	埃及 开罗	中国 北京	日本 东京	俄罗斯 莫斯科
大米	3	2	3	2	1	5	6	5
白面包	5	4	5	5	2	15	5	6
鸡胸肉	8	17	12	9	8	18	11	21
奶酪	10	21	13	9	5	62	26	30
鲜牛奶	1	1	1	1	2	9	2	4
鸡蛋	4	6	5	5	4	13	4	9
鲜苹果	4	4	4	3	3	10	7	7
橘子	4	3	4	3	1	10	7	7
番茄	4	4	4	4	1	6	9	9
土豆	2	3	3	3	1	4	5	3
生菜 (莴苣)	5	4	4	4	1	7	6	11

以上数据可以说明各国的差距。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但中国人购买 1 磅土豆所需工时，却是美国人的 2 倍；而购买 1 磅鲜牛奶所需工时，是美国人的 9 倍；购买 1 磅奶酪所需工时，则是美国人的 6 倍。

截至 1951 年，美国已拥有 1.05 亿台收音机。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工作 1 天零 2 小时，就能买到一台普通收音机；而在法国，则需要 7.5 天；在意大利需要 15 天；在前苏联，则需要长达 27 天。^[596]

1952 年，美国有超过 20 万名医生、8.7 万名牙医和约 144 万张病床。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65.9 岁，女性为 71.5 岁。而在前苏联，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41.9 岁，女性为 46.8 岁。^[597]

某些外国宣传机构，试图把美国的富裕归功于大自然的偶然恩赐。但经济学家们反驳说，很多国家同样拥有很多资源。如果他们愿意实行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样能够过上和美国一样的富裕生活。这些宣传机构还认为，既然美国已经变得非常富裕，就应该把这些财富分给世界上其它贫穷国家。经济学家对此的回答是——美国应该和世界分享的不是财富，而是它久经考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如果把美国的财富分配给世界各地，很快就会被消

耗殆尽；但如果美国的自由政府和自由市场制度能在世界各地推行，各国很快就会发现，它们自己就是财富的永久创造者。为全世界所羡慕的美国，正是几百年来自由理念的结晶。

问题三：什么是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设计共产主义社会蓝图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误解了人性。他为之设计的生物根本就不存在。从那时起，共产党耗尽心力，想改变人类的天性。事实证明这是痴心妄想，徒劳一场。

马克思在分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也同样失算了。他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但并未实现。事实恰恰相反，那些尝试共产主义的国家不是步履维艰，就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仍在稳步地发展。

有两件事情使现代资本主义日益成功。首先，它有能力满足人类固有的需求和欲望；其次，它有能力在最少监管的情况下高效运作。资本主义有时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因为它总是会自动适应人类的需求。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在原始未驯化的状态下，出于生存和自私目的，会展现出某种丛林精神。但经过训练和善化之后，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工具。

为了解资本主义对人类有益的自然特性，我们首先应该自问：“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欲望和需求又是什么？”

人的本性

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忽视任何一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就像马克思那样。

在肉体方面，人体是一个精致而复杂的有机体，能够体会从痛苦到狂喜的各种感受并做出反应。史密斯（Bradford B. Smith）称之为“人的痛苦 - 快乐量尺”。

人类的各种需求，都源于人类避免痛苦或不适，以及追求满足和愉悦的愿望。这些需求包括：

- 解除饥饿
- 止渴
- 满足味觉
- 天冷保暖，天热纳凉
- 避免生病
- 减轻疼痛

- 穿着舒适好看的衣服
- 拥有舒适的住家和环境
- 享受芳香和怡人的气味
- 聆听悦耳的声音
- 享受休闲和娱乐
- 享受婚姻生活
- 享受运动和旅行
- 看到五彩斑斓的物体或景色

现在，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人的精神层面。有时也被称为“人的恐惧 - 希望量尺”。

人作为一种有智慧、能自我认知、自主决定的生命，能产生从美好希望到极度恐惧和绝望的强烈情感。这些或者和身体感受紧密相关，或者纯粹来自于思想活动。但无论其来源如何，都非常真实的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精神需求：

- 想有所成就，体现个人价值
- 被制度认同，成为利益相关方
- 享受拥有物品的快乐

- 因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受到赞赏。
- 获得令人满意的经济保障
- 体验为取得进展做出牺牲或冒险的满足感（有时会被误解为“赌徒”本能）
- 有机会发挥创造力
- 感受家庭的凝聚力
- 享有隐私权
- 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 宗教信仰和良知受到保护
- 在决定重要政治事务时，感到自己举足轻重

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

在研究人类本性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发现，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就是满足身心的迫切需求。人类发明的许多经济制度，往往会扼杀或忽视这些需求，同时也扼杀了人类的主要动机——内心深处对满足需求的渴望。

共产国家近百年的共产实践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党压制人民的本性，用恐惧来驱使他们行动，但并不成功。因为恐惧是一种抑制剂，而不是兴奋剂。长此

以往，它就会变成一种麻痹、瘫痪的药物，影响大脑和肌肉。最后，只会留下一堆怨恨的灰烬。“用恐惧驱动工作”，永远无法和资本主义满足人性需求的工作成果相比。这几乎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全部源泉。

当然，如果人类不停奔波，想最大限度满足所有欲望，那很可能会英年早逝。所以，上天赐予每个人一种内在的节奏感应器，以防止过度劳累，这就是“惰性”。每个人在孜孜以求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惰性的强大作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由此产生：“人总是想用尽可能少的努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资本主义激励人们不断寻求更廉价的能源，努力开发更高效的机器来取代人力和畜力，充分体现了这个原则。即便发展到1900年，美国50%以上的动力，仍然是由人力和畜力提供的。又经过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在人、畜只提供了2%的动力，其它全都来自于机器。

虽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支持机械化，但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像资本主义那样迅速推动技术提升。因为竞争生存的压力巨大，以至于一旦机器或能源过时，就会被迅速淘汰。在美国，农场机械化是经济的迫切需求；而在共产集体农场，机械化虽被看作可行，却并非绝对必要。

自由选择的好处

资本主义的妙处，不仅在于它能满足人类的普遍欲望和需求，还在于它能照顾到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它允许每个人做任何想做的事，只要他能以此谋生。所以，每个人都能在不同领域中找到谋生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达到最满意的工作状态。

这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最大好处之一。劳工既不会被强迫征召入伍，也不会被禁止罢工，更不会被强迫从事某种职业。这些都是共产政权治下的常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受益

对人性的研究表明，价值是心理感受，而不是物质层面的。一件东西“值”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心理评价。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充满活力。参与交易的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拥有的东西增值（实现盈利），对买卖双方都是如此。例如，一个人想买二手车。他有一笔钱或信用额度。当他把这笔钱付给经销商时，说明他宁愿要车也不要那笔钱。对他来说，车的“价值”大于钱的“价值”；如果经销商同意这笔交易，就意味着经销商宁可要钱也不要车，他认为得到的钱比车的“价值”

更大。否则，他是不会卖车的。交易完成后，两个人都觉得划算，自己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一对夫妇和汽车经销商达成了交易。

(Prostock-Studio/Shutterstock)

这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通过诚实交易，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自由市场的含义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自由”这个概念却备受误解。其实，不存在完全不受限的自由，自由只意味着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自由只能和特定选择有关。

例如，是否有言论、信仰、购买的自由等等；另外，自由 1 次只能选择 1 个方向。如果一个人有 10 美元，

他把它花在了庆祝之夜，就失去了用这 10 美元买新衣服的自由。人一旦做出选择，就要接受选择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不断教育人民，在自由选择时，必须坚持正确的道德规范，意识到什么是对个人和社会最好的；同时还必须见多识广，充分了解情况，才能预料选择的后果。这样一来，在强大的政治制度保障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从古至今的历史，有许多著名例子都说明，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自由选择权漫不经心，会带来什么后果。自由社会需要警觉、积极的领袖和有政治意识的公民。这并不容易保持，但却是得享自由的前提。

有时，人们懒惰的天性，会让他们希望由一个委员会、一个独裁者或一个国王来做所有的决定。但这些人却会强迫人民去做对他们自己不利的事情。于是，就这样迈向了摧毁自由之路。人民必须保护自由选择权，这才是自由的真谛。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在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四大自然自由。

1. 尝试的自由

尝试的自由，其实就是实现理想的自由，对自由市场经济至关重要。它基于一个原则——一个人或少数人

的才智无法和所有人的智慧相媲美。

所以，在一个自由国家，个人可以自由发明新的速记法、不同款式的螺丝刀、新品种的牛或改良的捕鼠器等等。即便可能没人愿意买这些新产品或服务，至少他可以自由地发明并尝试出售。

核能可以和民众共享、用于和平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受的教育让他们相信，这是开发核能的最佳方式。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参与研究，成效会更加显著。在每个科学家都能自由发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尝试的自由，也使我们实现了广播、电视、预防小儿麻痹症、现代汽车、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等科技奇迹。相比之下，建设公路系统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负责，这种垄断项目并没有满足公众需求。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把公路建设开放给自由市场经营，通过竞争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公路系统，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近年来，由于人们对低效的政府监管道路非常不满，一些地方已经州议会批准，由私人资本兴建收费公路了。

2. 出售的自由

如果让人们自由尝试自己的技能和创造力，就必须保障他们出售产品来赚得利润。当然，新产品可能会使

整个行业过时，让成千上万的人暂时失业，导致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调整。但这正是自由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产品或服务除非违反了道德或法律，如毒品、色情文学、假药、假股票等，否则绝不能限制出售。

出售自由还意味着，新产品的价格使发明者获利，却使竞争对手的利润化为乌有。乍一看，这似乎显得冷酷无情。但如果一个美国人游历过共产国家，就会明白，出售自由实际上就是生存的机会。竞争者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力，要么提高产品质量，要么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价格，才能吸引大众来购买产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大众都会受益。公司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激烈竞争，必然会创造出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供大众享用。

3. 购买的自由

如果新产品的发明者享有出售自由，那么大众也必须享有购买自由。对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最致命的限制，就是配给制或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人们可以买什么、买多少、在哪里买、以什么价格买，如果这些都受到政府的限制，就会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价格失调，黑市泛滥，许多人类需求被忽视。

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取消了价格控制和配给制。因为两者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法国和英国并没

有跟进，但西德跟进了。所以，战后西德的经济奇迹令人瞩目，而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复苏，则极其缓慢和痛苦。

4. 失败的自由

我们再谈谈失败的自由，这是自由市场经济成功的黄金秘诀。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希望生存的商人，都必须长期深入研究，不断改进服务，增收节支，提高效率，才能防止破产。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刚入行的创业者，面对比他更机敏、更进取，更热心服务同行的竞争时，却不肯拓展和提升自己。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行使失败的自由。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往往不允许一家老牌企业倒闭，因为它被视为经济的基石。如果这家企业的产品销售没有利润，就会用税收补贴其亏损。所以，尽管这家公司效率低下，也没必要吸取教训。很快其它公司也会步其后尘。这样一来，人们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自由市场经济允许个人或公司失败，正是激励他们成功的动力。当然，失败者在跌倒时会得到缓冲，这样他们不会挨饿，也不会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这种缓冲既不是救济金，也不是津贴，不会舒服得让人安于现状。资本主义的缓冲垫设计得很薄。

如何让商品既丰富又物美价廉？

马克思的梦想是商品极大丰富，并且按需分配，不需要买卖。不过，他的梦想注定会失败。因为共产主义不但没有产出大量商品，反而阻碍了生产，扼杀了创新。所以，把人类推向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任务。

哈丁学院本森博士（Dr. George S. Benson）的个人观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中国，我烧的煤油是由 1 个苦力肩挑 100 英里送到的。他的运输工具就是 1 根扁担，扁担两端各有 1 根绳子，各绑上 1 罐 5 加仑的煤油。然后他小跑着回到城里。他走的是 1 条没人维护的羊肠小道，蜿蜒在山谷的稻田之间，然后再翻山越岭。他背着这担货物，1 天能走 10 英里。

“他能赚多少呢？假设他想每天赚 5 美元，10 天可以挣到 50 美元。但他能做到吗？假如他 10 天时间可以把 10 加仑煤油运送 100 英里，要赚 50 美元就得把煤油的价格每加仑提高 5 美元。但在中国，没有人承受得起这么高的价格。所以，他只能得到顾客能承受的报酬，也就是每天赚 10 美分。那么，运送 10 加仑煤油 100 英里，每加仑就需要加价 10 美分。即使是这么低的报酬，煤油的价格就已经翻了一番。赚得太少，不是吗？但他

也别无选择。

“现在看看我们是如何在美国运输煤油的，在美国，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需要投资 25,000 美元——用于路基、钢轨、大型机车、油罐车、码头、装卸设施等等。我们运输煤油的价格，每加仑每百英里不到 1 美分，不到中国成本的 1/10。我们付给工人多少钱？工人的工资是中国苦力的 70 倍，而买方支付的运费，还不到苦力的 1/10。

“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只差在投资和管理，别无其它。这就是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本森博士指出了资本主义成功的另一个伟大秘密：为工人提供昂贵的工具和大量的能源。但是，工人自己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工具，那么谁来提供呢？答案很简单：通过节俭积累了财富的同胞。

这些节俭的同胞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往往是普通人，愿意节衣缩食，将商品和金钱储存起来，而不是消费或挥霍。所以，任何拥有储蓄、股票、债券、投资、保险或财产的人，都可以称为资本家。在美国，这些人占的比例相当高。毫无疑问，如果马克思知道，美国并没有按他预期发展出一个无产阶级，而是成为了一个资本家的国度，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每个资本家的钱做什么投资，都由自己决定。他们经常把钱投入政府不敢冒险的领域。结果，新的石油被发现，新的发明在推广，新的产业诞生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财源滚滚而来。

当然，人们要把辛苦积攒一生的钱拿出来投资，就必须让投资项目成功，这样人们才会继续用积蓄维持它。这就给项目管理层带来巨大压力，他们必须削减开支，薄利多销才行。所以，管理层会不断提高机器效率，从而减少工人的工时。

《美国的奇迹》一书，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1. 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已经提高到 1850 年的 3.5 倍；

2. 工作时间从 1850 年的每周平均约 70 小时，降到现在的约 40 小时；

3. 工人薪水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 1850 年的 38%，提高到今天的约 70%。

4. 就业岗位的增速超过了人口增速，使美国的“充分就业”程度超过了任何国家。

这一切得以实现，是因为美国工人配备了昂贵设备，

可以更快、更省钱地完成工作，而这些设备，都是用他们商业伙伴的积蓄购买的。这些伙伴，就是被称为“资本家”的节俭同胞。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定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上时，运作得最好。例如，如果土豆供应充足，人们就会降低购买土豆的急迫性，需求就会随之下降。然后在曲线的合适位置稳定下来，这就是定价的依据。

几年前，意外情况导致土豆短缺。政府错误地认为，如果不干预，土豆的价格就会飙升，普通人家就买不起了。压低土豆价格应该是“社会需要”的。但结果如何呢？在供应短缺和人为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只用了几周时间，所有库存就销售一空，再没有人能以任何价格买到土豆了。

如果政府对市场放任不管，土豆的价格就会上涨到需求推动的合适位置。因为较高的价格会自动抑制消费，减少对土豆的需求，从而使土豆的供应持续更长时间。人们会因此购买供应充足或过剩的、更便宜的替代品。于是，对供应充足商品的消费量就增加了。

当政府认为控制土豆价格是“社会需要”时，就破坏了市场规律。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正是遵循这些规律，成功地造福了人类。

美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

美国前农业部长本森（Ezra Benson）的著作《十字路口的农民》，对自由市场的分析和评论令人印象深刻。本森还用事实和数据，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农业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美国政府想通过直接控制种植面积来控制农产品价格。受管制的“基本作物”包括小麦、棉花、玉米、水稻、烟草和花生，目的是用保证最低收购价来保护农民。

这一政策的结果令人惊讶。以小麦为例，为了减少小麦供应以维持高价，政府要求 3,000 多万英亩麦田休耕。每个种植小麦的农民，都收到了一张政府的补偿支票。然而，政府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农民用这笔钱购买了更好的农机和更多的化肥，雇佣了更多的帮手。这样，他在有限的耕地上收获的小麦，和他以前整个农场的收成相当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减少耕地面积，并没有减少总产量。

另外，不种小麦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其它作物，

这导致饲料谷物供过于求。于是，饲料谷物价格降得非常低，以至于农民和牧场主都大量增加养牛和猪的数量。这又使得肉价大幅下跌。

接下来，政府又想通过大量购买供过于求的产品来挽救局面。因为有政府的价格保证，鼓励了更多的人投资农业，结果是大片偏远土地被开垦出来生产。这些投资者中，有许多人根本没种过地。当他们低效经营的农场赔本时，就开始大声呼吁，要求政府把价格定的再高些。

接下来，政府人为制定的高价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等于逼着客户四处寻找替代品，或者进口外国的同类低价产品。结果，美国农民不仅失去了一部分国内市场，还发现他们无法和外国产品竞争。

棉花和其它“基本作物”也遭遇了和小麦同样的命运。市场在不断萎缩。以棉花为例，政府把种植面积从4,300万英亩，减少到1,740万英亩。但棉花的过剩数量，仍在继续攀升。在政府管控之前，美国棉农每年出口700万包棉花。而1955年，由于无法和外国竞争，他们只出口了200万包。外国棉农看清形势，把销售量翻了一番。美国受管控的所有农业领域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我们发现，那些抵制管控价格的农业领

域表现得更好。以大豆为例，农民接受农业部的建议和指导，但不接受控制。农业部做了许多实验，开发出大豆的新用途，并鼓励生产者利用合作社开拓新市场。现在，豆农生产的高蛋白饲料占了市场总量的一半，是棉籽粕的两倍。大豆已上升为农民的第五大收入来源。

本森最后的评论意味深长：“棉花和大豆（命运）的主要区别是，棉农决定在立法大厅抗争，而豆农却决定在市场上竞争。”

以上只是在 1930~1960 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农业实验的几个主要教训。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促进农民的“整体福祉”，就像它对豆农那样。想要通过华盛顿的法令，而不是市场供求来控制价格，事实已充分证明，这是对美国自由市场的死亡之吻。

我们应该大力推广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和其它国家分享。我们这个伟大的制度运作的效率有目共睹。以下是对它的总结：

1.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是最能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制度。
2. 资本主义允许人类满足精神需求。
3. 资本主义允许人类自由选择。

4. 资本主义会自然扩张，在社区、州和国家之间，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系。

5. 资本主义允许人人参与和获利，从而消除了其它经济制度中固有的阶级或等级。

6. 资本主义鼓励“尝试的自由”。

7. 资本主义允许“出售的自由”。

8. 资本主义允许“购买的自由”。

9. 资本主义保留了人类最大的动力——“失败的自由”。

10. 资本主义倾向于根据物价提高工人工资。

11. 资本主义倾向于减少谋生所需的工作时间。

12. 资本主义增加了工人薪水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13. 资本主义就业岗位的增速快于人口的增速。

14. 资本主义促进了科技的飞速发展。

15.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迄今“分享财富”的最有效手段。

问题四：早期基督徒是否实行共产主义？

有些人私下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早期基督徒遵循的一套重要原则。他们经常说，自己绝不认同前苏联和中国实行的共产暴政。但他们确信，共产主义源于基督教；而且，如果在“手足情谊”的基础上实行，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这正是殖民先辈们抵达美洲后，立即尝试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在第七章讲过他们的故事，那次尝试彻底失败了。布拉德福德总督对“手足情谊共产主义”的看法，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证实——它是违背基督教精神和不道德的，因为它侵犯了人类的自由。即便有“手足情谊”为基础，共产主义也只能在独裁统治下，靠暴力和恐怖来实施。这是几百次以“手足情谊”为基础，尝试共产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些尝试无一成功。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屡败屡试？于是，学者们查阅古籍，寻找答案：“难道基督教的教义真的倡导过共产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基于基督教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变卖家产和物品，按需分给众人。”^[598]

这里有 3 点值得注意。首先，人们齐心协力建立了一个社区；其次，他们变卖了财物，似乎是需要现金来帮助同胞。但并没有说他们变卖了所有财物，尽管乍一看可能会得出这个结论；另外，也没有提到他们把所有资源，都汇集为公共基金，尽管“凡物公用”的说法可能会让人这样想。

早期基督徒的实际做法，在第二段经文中描述得更清晰了。这段经文经常被引用：“信主的人同心同德，没有一个人说，他拥有的东西是自己的，凡物公用。”^[599]

这段经文说明，他们并没有根据法律，把资源汇集到一个公共基金。只是表现了共同面对挑战形成的凝聚力。所以，没有人会“说”他的财产只属于自己，而是愿意以“凡物公用”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资源，来满足集体和自己的需求。

对这段经文解读是否正确，可以通过《使徒行传》下一章的描述来验证。里面讲了亚拿尼亚（Ananias）和撒非喇（Sapphira）夫妻的故事。他们拥有一处田产，打算把它卖掉。然后，把得到的钱捐献给使徒彼得。

但《使徒行传》的作者说，他们在卖掉田产之后，却又决定留下一部分钱。然后他们告诉彼得，他们的捐献是变卖田产的全部收入。

于是，彼得严厉地斥责了他们。他还在此过程中，阐述了这两人和其财产的法律关系。彼得问道：“当田产还没卖时，难道不是你们的吗？卖出之后，所得的钱难道不是你们支配吗？”^[600]

显然，此处田产并没有用于公共基金。它属于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个人财产，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田产卖掉之后，他们得到的钱同样由自己支配。他们可以花掉或捐献。如果他们选择捐献，也是出于个人自愿。

不难看出，这和共产党对待财产的态度截然不同。共产党没收或征用每个成员的财产，由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成员们失去了自主权，只能屈从于共产暴政的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

由此看来，早期基督徒确实拥有合法的财产权，只是“说”成了整个社区的利益。这正是达默洛（Dummelow）在《圣经评注》（Bible Commentary）得出的结论。他在讨论了这两段经文之后说：“耶路撒冷教会承认个人财产制度。信徒的财产确实是他自己的，但他不会这么说，而是把它视为共同财产。”

克拉克（Adam Clarke）博士在谈到使徒为穷人募捐时，也提出了重要看法：“如果教会里财产共有，就没理由这样（募捐）了……因为如果每个人在加入教会时，都把自己的财产共享，也就没有贫富之分了。”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圣经》里的故事。马太在他的寓言中说，财产不应该共有，也不应该均贫富。^[601]

在寓言中，天国的成员就像仆人一样，“按各人的才干”各司其职。有一个仆人得到了五锭银子的管理权。当他“用这五锭银子做买卖，又赚了五锭银子”时，他的主说：“做得好！”然而，另一个仆人只得到了一锭银子，他怕弄丢了，就把银子埋在地里。主对这个仆人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于是，主没收了给他的一锭银子，交给第一个仆人，以便用来盈利。

在这个管理银子的寓言故事中，有两点非常清楚：首先，人人享有个人财产，这是神赋予他的管理职责。其次，他要对神负起责任，让自己的财产获利。

我们看到的证据似乎都清楚表明，早期基督徒并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没有共有财产。只是由于他们需要共同面对挑战，所以，每个人都会根据神赋予的能力，自愿做贡献。^[602] 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不正是一种有

情怀的资本主义吗？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只要用“慈善之心”实行资本主义，它就会为所在的社会带来财富、慷慨、善意和幸福生活。

问题五：共产党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这是作者克里昂·斯考森的一篇演讲稿。1953年5月6日，在华盛顿州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年度宴会上，克里昂·斯考森面向现场1,150位来宾做了这番演讲。他当时是杨百翰大学的一名教师。

一百年前，欧洲有一个自称“纯粹唯物主义”的小哲学流派，总部设在德国。其中两位唯物主义者在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作点燃了一团火焰。在近100多年里，这团火焰造成的猜疑、动荡、血腥、战乱和财产损失，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罪犯所犯罪行的总和。

尼采（Frederick Wilhelm Nietzsche）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超人”理念，这可以概括为：“既然没有上帝，既然人类只是没有灵魂和永生的动物，那么就不应该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宇宙遵循着大自然的力量

法则，强者理应统治弱者，弱者理应被奴役；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民族天生就高人一等，它就应该无情地征服其它民族；而在这个民族中，就应该崛起一位天然的领袖和独裁者来统治人类，因为他是‘超人’。”造出这个“超人”的可不是漫画，正是尼采。

谁启发了希特勒？

正是尼采的理念启发了希特勒，让他做起了世界大战的末日噩梦。他把自己想像成天选之人——“超人”，有朝一日他将统治世界。当希特勒写下《我的奋斗》这本书时，仿佛被死去的尼采附体。他说：“看看这些年轻人！多好的可塑之才！我将消除人类几千年的驯化，目标是塑造出野蛮的青年，我渴望从他们眼中，再次看到猛兽的光芒……有了他们，我就能创造新世界，建立新秩序！”

在二战期间，希特勒强迫几百万人加入帝国主义征服军的行列，让自己成为世界的独裁者。人们感受到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给世界带来残酷的破坏。我们在目睹纳粹铁骑到处践踏人类文明几年之后，才愤怒地站了起来，和世界其它国家联手，粉碎了尼采煽动的纳粹主义（也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唯物主义者催生的全面战争幽魂，并不局限于德国的纳粹，也被投射到多个国家领袖的野心和理念中，成为日本和意大利军事领袖的政治目标。而这两个国家，也在对纳粹主义的沉重打击下崩溃了。

遗憾的是，随着二战结束，就在一瞬间，我们内心深处的牺牲精神似乎消失了。我们的军队被立即遣散，世界最强大的空军几乎被废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被闲置。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和唯物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然而时间证明，这个假设错了。

在战胜纳粹和轴心国的过程中，我们只是消灭了一种唯物主义，却不知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唯物主义已取而代之。它来自尼采的战友——马克思，一个和尼采同属一个哲学流派、有着相同野心的人。马克思自认为是唯物辩证法之父，这种思想就是广为人知的共产主义。今天，他设想的共产帝国正站在自由世界的人民对面，在锤子和镰刀旗帜的指挥下进攻，企图征服世界。

马克思的使命是什么？

有些人误以为，马克思和他信徒的使命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其实，和所有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的使命是要通过意识形态之战获得权力。请注意他们如何谴

责任和它竞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宗教信仰的态度：

“我们必须同宗教信仰作斗争，这是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603] 他的另一位信徒宣称，当他们掌权时，“上帝将被赶出实验室和学校。”^[604]

既然我们正在面临意识形态之战，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狂热的无神论者究竟有什么图谋？他们想把什么确立为人类关系的新原则？让我们听听列宁怎样说：“我们必须仇恨，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如果父母不是共产党员，必须教导孩子憎恨他们。”

我们再听听前苏联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的惊人宣言：“我们憎恨基督徒和基督教。即便是最优秀的基督徒，也应视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基督教的博爱，阻碍了革命的发展。抛弃对邻居的爱！我们要的是仇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征服整个宇宙！”^[605]

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当这样的人在世界掌权时，自由世界的年轻人将面临巨大挑战。有人问马克思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推翻上帝，摧毁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他的同伙向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宣战，要彻底铲除人们对神的崇拜。海涅（Heinrich Heine）宣称：“我们心中充满怜悯，因为耶和华正准备去死。”^[606] 无神论运动先锋尼采说：“让我们大胆宣告：上帝已死！”^[607]

费尔巴哈宣布：“当人类认识到唯一的神明就是人类自己，那将是历史的转折点。”^[608]

剽窃科学，抹黑宗教

唯物主义者的策略，是为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把所有科学成就都归功于自己。然后，他们大肆嘲笑他们反对的一切事物，并宣称它们“不科学”；他们自称为高级批评家，攻击并歪曲《圣经》；他们认为，对神的崇拜不过是人类把自认为美好的天性，投射到某种虚构的高级生命身上而已；他们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流浪传教士；他的生平和著作都是苍白无力的；耶稣复活也很可笑。他们否认人类生命的不朽和灵魂的存在。

他们还认为，人不过是进化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命，尤其是别人的生命，并不比蜈蚣、毛虫或猪的生命更神圣。换句话说，唯物主义者否定了六千年的人类历史和成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中吹嘘的：“我们的纲领废除了永恒的真理；废除了一切宗教和道德……所以，它和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对立。”

自我崇拜

但是，在否定了神、道德、永生、最后的审判、精

神的存在、以及人类个体生命的神性之后，唯物主义者转而崇拜自己。他们认为，从整体上讲，人是大自然成就的完美缩影，所以是宇宙的中心。这正好为尼采得到绝佳的机会宣扬他的“超人”理念。

尼采把自己和其他人都推崇为现存万物中的最高存在。他激昂地宣告说：“现在，上帝已死！对于更高级的人类，上帝才是最大的危险……哦，我的手足们，你们明白这句话吗？你们害怕了吗？你们失望了吗？你们脚下是否就是深渊？那又怎样？前进吧，高级的人类！现在，人类的未来之山正在崛起。上帝已死。现在，我们决定让‘超人’活下去！”^[609]

在这些企图推翻上帝者自大的目光中，闪烁着一种幻觉。他们以为自己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尼采刻意表现出一种“天才”应有的谦卑，感叹道：“天哪！有谁理解我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不知道如此重要的使命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可能我是第一个想把人类历史分成两段的人……面对这个想法，还真需要一些勇气。”

唯物主义的果实

但是，需要的勇气远超尼采所料。他的著作因这种

重负而呻吟：“自从上帝不复存在，孤独就变得难以忍受。”但他接着为克服自己的胆怯，决心“既然是‘超人’，就必须有所作为。”^[610]

但是，如果没有神，没有创世主的设计，未来除了偶然的命运之外，一无所有，那还有什么可努力的呢？尼采在做反神论述的至暗时刻，在变成疯子之前不禁自问：“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们是如何把大海抽干的？是谁给了我们一块海绵，让我们抹去了整个地平线？当我们解开连接地球和太阳的链条时，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在无垠的虚空中游荡吗？我们的脸上难道感觉不到虚无的气息吗？不是越来越冷了吗？夜幕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降临，越来越黑暗了吗？”^[611] 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始作俑者最后发出的令人恐惧的哀叹。

现在，美国来到了历史上一个有趣的节点。“共产主义”一词已经普遍不受欢迎。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被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可能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共产党领袖的卑劣行径，让他们在美国臭名昭著。

没贴标签的共产党人

但是，有多少美国人能认出没贴标签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真正信仰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

“财产共有”。但有趣的是，共产主义经济学只是用来宣传的，因为分享财富的理念对大众很有吸引力。然而，当共产党在俄国掌权时，你会发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在封建时代就已废除了的经济制度，强加给俄国人民。在这种制度下，农奴为少数特权阶层工作，并依赖他们的保护和领导，由他们为农奴提供生活必需品。

既然共产主义经济学只是用来骗人的学说，那么，共产党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

为了节省时间，我努力把他们的基本信仰归纳为 4 点，这是他们哲学的基础，是辩证唯物法的灵魂。它们自称完整解释了宇宙，从而为共产党的暴力和不道德行为找到了借口。正是这 4 点，让少数知识分子皈依了这个异国理论，甚至让少数富人认为，共产主义是现代世界最后的希望。了解这 4 点，有助于我们在和共产党人讨论世界大事时分析他们的行为。

1. 世上没有神

共产党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力量不断运动的结果”，万物都是偶然累积的产物。没有设计，没有规律，没有神。只有力量，自然的力量。力量就是正义和善良，就是自然法则。

共产党的“辩证法”说，“自然界的冲突”是万物产生的源头；在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现在的一切——包括恒星、太阳系、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智慧等等。

当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第一次告诉我，宇宙万物都是力量和偶然的结果时，我不禁想起了我高中化学老师的教诲。他说，科学的主要前提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宇宙的秩序都是由创世主设计的。他强调，科学家的使命，就是探索和发现宇宙秩序，以便造福人类。换句话说，科学的根基，就是承认宇宙有创世主存在，他创造了我们能够发现和运用的原理。

马克思的信徒如此迫切地否定神的存在，以至于他们拒绝承认自然现象背后有秩序和规律，或有一位智慧的创世主。我很好奇，我的化学老师会对他们怎么看？这些唯物主义者自称崇尚科学，在科学的旗帜下前进，但在他们急于诋毁和否定神的时候，却公开否认了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

2. 人是高级动物

共产党认为，人只是进化的高级动物。所以，人的生命并不比蜈蚣、毛毛虫或猪的生命更神圣。漠视人的生命，是唯物主义实践最鲜明特征。许多美国人因为朝鲜战争的经历而猛然醒悟，发现了那些把人类视为“高

级动物”的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的巨大差异。

3. 没有是非对错

共产党相信，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他们的一位领袖斩钉截铁地说：“撒谎，有错吗？如果有好的理由，那就没错。偷窃，有错吗？如果有好的理由，那也没错。杀人，有错吗？如果有好的理由，也同样没错。”我们称之为实用主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唯物主义者认为伦理道德是肤浅的、骗人的。

列宁强调说：“共产主义青年的教育，绝不能靠各种感性的说教和训诫。”他还在同一卷书中指出：“有助于摧毁旧剥削制度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服务于这场斗争的道德。”^[612]

共产党认为，盲目服从是好的品质，所以也是合乎道德的，这是它的重要纪律，每个人都必须做到。而以对错来指导行为的道德体系，会使每个人在道德上自主行事，这是共产党无法容忍的。

4. 没有宗教信仰

共产党“必须推翻所有宗教，因为宗教信仰抑制了世界革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伙都认为，人民内心深处的信仰，会阻碍他们领会革命精神、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和统治；让他们在上级命令面前，不去撒

谎、偷窃和杀人。就像一位共产作家所说的：“宗教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格格不入，两者是天敌。一个人如果还残留宗教信仰，就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613]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之前提到过，推翻所有宗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要目标。

共产党创始人并不满足于让信徒们无视宗教。他们认为，宗教必须被激进的无神论逐步取代。

一位共产作家说：“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而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推广无神论。”^[614] 在共产党的一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如下指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青年信神、去教堂，他就没有履行职责。这说明他还没有摆脱宗教迷信，还没有真正觉醒。”^[615]

共产党撰写了大量反宗教著作。这足以表明无神论反对所有宗教，是共产党纲领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共产党的信仰会伤害我们吗？

这些就是共产党的基本信仰。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又怎样？他们的信仰不会伤害到我。”这种态度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这些信仰会伤害我们。我给你们举个例

子，是二战快要结束时发生的一件大事。

1943年6月，一位名叫古岑科的前苏联青年飞抵加拿大渥太华。他立即被分配到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担任密码员。这是古岑科第一次出国。他后来写道：“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对加拿大完全的个人自由感到惊讶，这在苏联是不存在的。”^[616]

他观察到，即使在战争时期，人民仍享有相对自由，他们很幸福。政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他通过观察，间接享受到了他们的自由。

他把加拿大人和苏联同胞做了对比：“我亲眼目睹了自由人民的成就。加拿大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就，苏联人在共产政权的暴政之下，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和血泪也无法取得。”^[617]

商店里出售的大量商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商品任何人都可以买。而且，这里根本没有恐惧和混乱，和苏联的宣传截然相反。而最让他震撼的是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他说：“最近加拿大的选举尤其让我吃惊。苏联的选举制度与之相比，简直是对选举自由的嘲弄。”^[618]

古岑科在此期间，还发现了一件让他极为困惑的事。他经常看到加拿大顶尖科学家和重要官员，向共产党军

事间谍提供高度机密的情报。而他们都明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世界革命，将摧毁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所有国家政府。

经过两年的观察，古岑科决定向加拿大人发出警告。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回苏联，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他那样成长。他告诉妻子，他打算离开苏联大使馆，向加拿大政府揭露这个间谍网。



1946 年的前苏联大使馆密码员古岑科。（公有领域）

为了证实自己揭露的真实性，他在衣服里藏了很多间谍文件，然后去找加拿大官员。他以为自己一定会受到热情欢迎——加拿大人会很愿意知道真相。但是，当他看到接触的第一个人表情麻木的样子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之中——那个人并不相信他！直到最后一刻，在古岑科真的面临被苏联内务部（克格

勃的前身）抓获的危险时，一些加拿大官员才恍然大悟——也许这个苏联密码员说的事是真的。于是，他立即被保护起来，以便他向全世界讲述他的故事。

高层叛国者

我们来看看，被古岑科点名的人是否真的会和隐蔽的敌人合作。博耶（Raymond Boyer）博士是富有的麦吉尔大学教师，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高级监督员，二战期间黑索金（RDX）炸药的共同发明者；亚当斯（Eric Adams），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曾在工业发展银行担任高级职务；哈尔佩林（Israel Halperin）是安大略省皇后大学的数学教授，为炮兵局做高技术研究；卢宁（David Lunin）是《加拿大事务》编辑；舒加尔（David Shugar）博士，受僱于研究企业有限公司，研究雷达高级技术；格尔森（Harold Gerson）在盟军战争供应部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波兰（F. W. Poland）是加拿大空军情报局的军官；还有维尔舍（Kathleen Willsher），她在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办公室担任机密职务。

这些人和名单上的其他人都被迅速逮捕，并接受了加拿大王室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上说，“整个第五纵队网络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苏联间谍竟然能够

找到愿意背叛祖国的加拿大人，并向外国间谍提供他们掌握的机密情报——尽管他们已经宣誓，要效忠国家、忠于职守和保密。”^[619]

委员会想搞清楚，为什么这些加拿大高官会蓄意背叛祖国？这些人是否受了贿赂？其中一人回答说：“如果苏联人给我钱，我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委员会调查这些人的背景，发现他们都是在自由社会长大，就读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学校。然而，当被问到为什么和苏联间谍合作时，一个人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我认为我在帮助人类。”

这些人是如何被共产间谍说服，相信和他们合作就能帮助人类的呢？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其中一名间谍找到了你，你会作何反应？

假如他说：“我的朋友，你知道并没有什么神明在指引人类；你知道并没有什么天定的命运；你知道如果像你这样的杰出人才不帮我们控制人类，人类将自我毁灭。”你能想象自己会这样回答吗？“我必须承认，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相信有任何上帝或神明在指引人类。所以，我想，作为我们这一代的杰出人才，为了人类的利益，我觉得我有责任和共产运动合作，因为共产党注定要统治并拯救人类。”

这不仅是许多被共产党洗脑的加拿大人的典型言论，而且他们还通过蓄意颠覆自己的国家，来体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忠诚。

共产党的秘密武器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很简单——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者！正如古岑科发出的警告所说：如果你的同胞在你们中间成长，却不懂得自由和奴役、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和背弃、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区别，那么，你们的文化就有缺陷。

显然，我们没能为这些人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来抵御共产主义的渗透。我们应该马上惊醒——让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唯物主义者，这正是共产党拥有的最大秘密武器！

这意味着，我们花费 20 亿美元研制原子弹，而共产党却坐享其成——它从我们的高级安全人员那里窃取情报。

当今自由世界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好坏不分。我们在为自由而战，却让我们的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不是美国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每当我们培养出的年轻人相信宇宙是偶然积累的产物，

相信人类只是进化的高级动物，相信不存在永恒的对与错，相信正确的信仰是过时和不必要的，那么在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中，我们的阵营就损失了一位战士。一个美国年轻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潜在的共产盟友。这的确是共产党的最大秘密武器。

美国的无神论教育

那么，美国的男孩和女孩们是从哪里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我想用我在美国学校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读大二的时候，正在选修我的第一门哲学课。一天早上，教授说：“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已经成熟了，应该从你们的心灵清除掉从小积累的迷信观念了。你们小的时候，听过圣诞老人的故事，现在你们知道了他的真相；你们还听过送子鹳鸟的故事，现在你们也知道了它的真相。”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但是，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记住这一点：上帝的概念就像人类的其它创造——某个人写的一首伟大的交响乐，或一首伟大的诗。你们不必害怕上帝，因为他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没有神明守护着你们——回应你们的祈祷，或者指引人类走向神圣的归宿。

你们只能靠自己。”

讲课结束时，我环视周围，看到一些同学的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们似乎在想：“哦，原来如此！根本没有神明在看着我！上帝只是我们虚构的——就像一首伟大的交响乐。”

“教授，我认为你错了”

听完教授讲的那堂课后回家的学生，往往让他们的父母困惑不已。一个男孩在坐下来和家人共进晚餐时说：“爸爸，我们是一元论者还是二元论者？”他的父亲可能会疑惑地看着他，然后说：“儿子，喝你的汤吧。”

父母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儿女可能正想了解重要的哲学问题。可是，有些父母自己也对人生的基本价值深感困惑。所以，当孩子第一次遇到唯物主义的挑战时，他们往往束手无策。

如果有人告诉教授，他正在为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概念奠定基础，我相信他肯定会感到震惊。如果国父华盛顿也在听那堂课，他会说：“教授，我认为你错了。”杰斐逊和林肯也会说：“你错了。”

国父们相信，有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神指引着人类的命运。如果我们遵循先知教导的原则，就会在其中找

到幸福。他们遵照这些原则缔造了美国。

共产党害怕《十诫》

在这次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十诫》，看看有哪些内容让共产党害怕。

在第一诫里，创世主只是要求人类承认，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设计者。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奇妙星球，并不是偶然累积的产物；我们所享受的宜人环境，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不是自然力量之间不断运动的结果。他想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产物；这一切都建立在法律和秩序之上；他在天上主宰一切，万物都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

在第二诫里，创世主要求我们不得创造或崇拜假神。他向人类揭示了他的身份和旨意，这些教导是不能篡改或歪曲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企图破坏对神的信仰，还想用假神取代真神。费尔巴哈说：“当人类认识到，唯一的神明就是人类自己，那将是历史的转折点。”^[620] 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证明，他们继承了古代异教徒互相崇拜的陋习。

谁见过神？

现在的共产党人说：“如果真有神，请让我看看！你见过神吗？你的兄弟姐妹见过吗？”有趣的是，早期的一些共产领袖实际上是找过神的。不过，他们的传记披露，他们是一手拿喷枪，一手挥大锤去找神的。他们挑战无所不能的神，四处寻找，要求神现身。结果，他们以失败告终，愤怒地回家，由此坚信，既然他们没找到神，那就证明根本没有神。

对此，《圣经》给出了答案，可以在《出埃及记》第19章找到。神向摩西开示说，他在人前现身并不难，难的是人无法承受。只有某些人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把他们带到他面前。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大的冲击力摧毁。

于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准备好，以拥有他已得到的伟大启示。但他们的准备并不充分。神说：“下去吧。告诫百姓，免得他们贸然闯到我面前观看，许多人会因此丧命。”^[621]

不过，后来真的有些人被允许登上西奈山。神授权摩西，带着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登上西奈山，见证神迹。这73人的神奇经历和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622]

类似的见证人不断出现，代代相传。事实上，使徒

约翰曾预言，最终会有一天，每一个活过的人都会见到他的创世主，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623]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前两条诫命，和共产党的第一点基本信仰直接矛盾。共产党认为，万物都是偶然累积的产物；而在犹太教律法中，创世主教导说，宇宙是精心设计的产物，他是设计者，他应该得到承认。我们不能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假神。

宣誓有多重要？

第三诫说：“不可妄称神之名。”许多人以为，这只意味着神之名不能随便亵渎。但是，这并不是唯物主义者害怕的。这条诫命还有更深刻的含义。例如，美国司法宣誓的神圣性，就是由这第三诫规定的。

当一个人站在法庭上，或出现在国会听证会时说：“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全部都是实话，绝不说谎，请神帮助我。”他就承担着不能亵渎神之名的责任。

美国的国父们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誓言视为神圣的承诺，并尽心履行，否则创世主的审判会追究我们的责任。遵守以神的名义所发的每一个誓言，是美国自由政府的强大力量源泉。

共产党人知道，如果他们妄发誓言，就会受到“伪

证罪”的严厉惩罚。然而，即使在忠诚的美国人当中，恐怕也经常有人亵渎上帝之名。我确信你们也会同意——如果人人都遵守以神之名作出的每一个神圣承诺，我们的法院就会提供百倍的正义，我们的商业生活就会更加诚信，公共事务的管理将会更加高效。

婚姻和家庭还重要吗？

第七条诫命说：“不可通奸”。从根本上说，美国家庭的力量根植于父母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信任和交流。神可能会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的是最终的幸福。我的诫命不是为了剥夺幸福，而是为了维护幸福。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婚姻誓约中彼此坦诚。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你们想和伴侣分享完全的信任，那么你们就不可以通奸。”

道德操守并非始于婚姻，而是来自于多年来的谨慎自律。当两个年轻人迈向婚姻的神圣殿堂时，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们在心里说“在我认识你之前，我就尊重你，并为你洁身自好”，更能保障他们一生的幸福了。作为一名执法人员，我了解到，当年轻人以这种奉献精神和个人修养对待婚姻时，通常会拥有纯洁、和谐和幸福的家庭。

第五条诫命，也是神为维持家庭完整而设计的。神教导说：“要孝敬父母。”

生活是各种环境的奇妙组合。当孩子还没有独立能力、弱小无助的时候，父母对孩子是用心爱护和教育，还是忽视和虐待，全凭他们的意愿；等父母衰老时，孩子对父母是用心照料，还是怠慢，也全凭他们的意愿。

所以，神告诫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爱护子女。在人生的轮回中，彼此相依。

相互信任而又有凝聚力的家庭，是社会和国家力量的基石，却被唯物主义者鄙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消灭家庭”。列宁掌权后立即推行这个主张。但是，很快导致的社会混乱又迫使他收回了成命。

共产党的大清洗

第六诫说：“不可杀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奉行犹太教、基督教等正教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不会听命杀人。他不会相信，一个依靠血腥清洗、集中营和残酷剥夺人生命来维持的事业是正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斯大林这样说：“我们镇

压了那些反动教士吗？没错，我们镇压了。遗憾的是，这些教士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反宗教信仰宣传是一种工具，我们必须借此彻底消灭他们。有时，我们党内有人阻挠全面开展这种宣传。把这些人开除出党是件好事，党内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624]

偷窃和诽谤

第八诫说：“不可偷窃。”而共产党的信条却是“不可偷窃被抓”；第九诫说：“不可作伪证。”古岑科披露，在前苏联，人们的消遣方式就是诽谤自己的上级，这样就可以在他名誉扫地、消失之后取而代之。

美国也有些这样的人，但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做事方式。共产党最喜欢的伎俩之一就是人格污蔑。应该教育美国的年轻人，当他们为别人工作时，应该努力做到忠诚。当然，别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但是，别人做的每件好事都应该得到支持。这样，才能建设好社区、产业、学校和国家。

勤奋工作是神圣的

最后，我们来看第十诫，它说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财富。如果我们看到别人拥有房子、汽车或其

它东西时，却坐下来想怎样把这些东西骗到手，这就是神所说的“贪恋别人的财产”。相反，我们应该出去工作，努力赚取想要的东西。

渴望美好的事物并为之努力并不是罪过。但是，通过欺骗或勒索邻居来得到它们却是罪过。神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财产。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唯物主义者却教唆人们，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获取战利品和权力；强者永远不应该满足；无论别人拥有什么好东西，他都可以不择手段据为己有。获取战利品、搜刮他人财富、集中权力是他们的一贯目标。

付诸行动

几代以来，我们美国人的自由一直在瓦解。古岑科在揭露加拿大间谍案时告诉我们，光靠原子弹是无法保证自由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任由我们的孩子被唯物主义洗脑，使他们在面对共产党的渗透和威胁时被轻易转变。作为家长和教师，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文化支柱倒塌了，我们的孩子将成为牺牲品。

如果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现在就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了。华盛顿深知什么能让我们变得强大，杰斐逊和林肯也都知道：“在神的庇佑下，

美国不可能失败！”

当然，我们不仅要传授正确的原则，还要付诸行动。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有句名言：“让你强壮的不是你吃了什么，而是你消化了什么；让你富有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存下了多少钱。”所以，要捍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关键不在于我们怎么说，而在于我们怎么做！

参考书目

Adler, M., What Man Has Made of Man, Longmans Green, New York, 1934.

Adoratsky, V.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 Lawrence, London, 1934.

Aveling, E., The Student's Marx,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02.

Basseches, N., Stalin, E. P. Dutton Co., New York, 1952.

Barbusse, H., Stalin, John Lane Co., London, 1935.

Beer, M.,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Marx, Parsons Co., London, 1921.

Belloc, H., The Restoration of Property, Sheed and Ward, New York, 1936.

Belyaev, M., Evolution, State Pub. House, Moscow, 1934.

Bentley, Elizabeth, Out of Bondage, The Devin-Adair Company, New York, 1951.

Berdyaev, 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heed and Ward, New York, 1933.

Bivort, J., Communism and Anti-Religi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ondon, 1938.

Blodgett, Ralph H,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49.

Bober, M.,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27.

Bohm-Bawerk, E.,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T. Union Co., London, 1898.

Boudin, L.,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Charles H. Kerr Co., Chicago, 1907.

Brameld, T., A Philosophic Approach To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33.

Briefs, G., The Proletariat, McGraw-Hill, New York, 1938.

Browder, E., What Is Communism?,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Bukharin, N., The A B C of Communism, Communist Party Press, London, 1922.

Bukharin, 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5.

Burnham, James, The Web of Subversion, John Day Co., New York, 1954. Burns, E., A

Handbook of Marxism, Gollancz, London, 1935.

Byrnes, James F. Speaking Frankly, Harpers, New York, 1947.

Carr, E., Karl Marx, Dent & Sons, London, 1934.

Carr, E., Michael Bakunin, Macmillan Co., London, 1937.

Chamberla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35.

Chamberlain, Soviet Russia,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35.

Chambers, Whittaker, Witnes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2.

Chang, S., The Marxian Theory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31.

Cole, G., What Marx Really Means, Alfred A. Knopf, N. Y., 1934.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Conze, 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C.L.C. Society, London, 1936.

Cooper, R., 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Seattle, 1925.

Croce, B.,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Marx, Macmillan, New York, 1914.

Dobb, M., On Marxism Today, Hogarth Press, London, 1932.

Eastman, M,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26.

Eddy, G., The Meaning of Marx (A Symposium), Farrar and Rinehart, New York, 1934.

Ellwood, C, Marx's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the Light of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VII, 1911, pp. 35-46.

Engels, F., 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ited by D. Rjazanov. 9 Vols. Frankfurt, 1927-1932.

Engels, F., Marx-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 Lawrence, London, 1934.

Engels, F. Ludwig Feuerbach,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Engels, F., Herr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uhrin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Engels, F.,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Engels, F., On “Capital”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7.

Engels, F., Die Heilige Familie, Riiten, Frankfurt, 1845.

Engels, F.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Charles H. Kerr Co., Chicago, 1902.

Foster, William Z., Toward Soviet Americ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2.

Fox, R., Lenin, Gollancz, London, 1933.

Freehof, S., Marx, Freud and Einstein, Argus Co., Chicago, 1933.

Goldendach, D. Karl Marx: Man and Thinke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Goldendach, D.,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Graham, S., Stalin, E. Benn Co., London, 1931.

Gutjan, W., Bolshevism: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Sheed and Ward, London, 1932.

Gurian W., The Future of Bolshevism, Sheed and Ward, N. Y., 1936.

Gutinn, W.,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rxism, Burns, Ogres & Washbourne, London, 1938.

Halm, George N. Economic Systems, Rinehart and Co., New York, 1951.

Hanscheil, H., "History and Class War," Arena, December 1937, pp. 187-194.

Harper, S.,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Van Nostrand Co., New York, 1938.

Hawkins, 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rena, December 1937, pp. 167-175.

Hearnshaw, F, A Survey of Socialism, Macmillan, London, 1929.

Hecker, J.,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Vanguard Press, N. Y., 1927.

Hecker, J., *The Communist Answer to the World's Needs*,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935.

Hecker, J., *Communism and Religion*,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933.

Herbigny, M., *Militant Atheism*,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 London, 1934.

Hill-Mudie, *The Letters of Lenin*,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937.

Hook, S., "From Hegel to Marx," *Modern Quarterly*, Vol. VI, 1932.

Hook, S., "From Hegel to Marx,"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XXV, 1928.

Hook, 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John Day Co., New York, 1933.

Hyma, A., *Christianit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published by author), Ann Arbor, 1938.

Jackson, T., *Dialectics: The Logic of*

Marxism, M. Lawrence Co., London, 1936.

Jordan, George Racey, From Major Jordan's Diaries, Harcourt, Brace and Co., New York, 1952.

Joseph, H.,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3.

Kautsky, K.,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harles H. Kerr, Chicago, 1907.

Kautsky, K.,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Black Co., London, 1925.

Kologrivof, L, God, Man and the Universe, Coldwell Co., London, 1937.

Krivitsky, W.G.,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Harper Brothers, New York, 1939.

La Pira, Giorgio,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2.

Laski, H., Communism, T. Butterworth Co.,

London, 1935.

Laski, H., Karl Marx,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York, 1933.

Lenin, V.,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Lenin, V.,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Deception of the People, M. Lawrence, London, 1935.

Lenin, V.,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Teachings of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0.

Lenin, V., 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Lenin, V.,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1.

Lenin, V., On Britain, M. Lawrence Co., London, 1934.

Lenin, V., The Paris Commun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Marx, Engels, Marx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Lenin, V., The Jewish Ques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A Letter to American Work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Speeches of Leni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8.

Lenin, V., The Letters of Lenin, edited by Hill-Mudie, Chapman-Hall, London, 1937.

Lenin, V.,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2.

Lenin, V., Left-wing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3.

Lenin, V.,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Lenin, V., The Iskra Perio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Lenin, V., The Imperialist Wa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Lenin, V.,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7.

Lenin, V., The Struggle For the Bolshevik Party (1900-1904),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94-1899),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From the Bourgeois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8.

Lenin, V., After the Seizure of Power (1917-192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The Period of “War Communism” (1918-192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Lenin, V., Relig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3.

Levy, H., Aspec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atts and Co., London, 1935.

Lindsay, A., Karl Marx's “Capital”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5.

Lippmann, W. The Good Society,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37.

Loria, A., Karl Marx, T. Seltzer Co., New York, 1920.

Maritain, J.,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36.

Marx, K., 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ited by D. Rjazanov. 9 Vols. Frankfurt, 1927-1932.

Marx, K.,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Edited by F. Mehring. 3 Vols. Stuttgart, 1902.

Marx, K.,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1883, edited by Bebel and Bernstein. 4 vols. Dent & Sons, London, 1930.

Marx, K.,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04.

Marx, K.,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3.

Marx, K., Letters of Dr. Kugelman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Marx, K., Selected Essay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26.

Marx, K.,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Marx, K., Marx-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 Lawrence Co., 1934.

Marx, K.,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Engel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Marx, K.,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7.

Marx., K.,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Marx, K., Wage, Labour, Capital, Value, Price, Profit,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Marx, Karl, Capital,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32.

McFadden, Charles J.,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Benziger Brothers, New York, 1939.

Mehring, F., Karl Marx, John Lane Co., London, 1936.

Murry, J.,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sm, T. Seltzer Co., New York, 1933.

Nicolaievsky, N., Karl Marx, J. B. Lippincott Co., Philadelphia, 1936.

Olgianti, F., Carlo Marx, Milan, 1922.

Osbert, R., Freud and Marx: A Dialectical Study, Gollancz, London, 1937.

Parce, L., Economic Determinism, Charles H. Kerr and Co., Chicago, 1913.

Perchik, L.,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 Y., 1934.

Petersen, A., Karl Marx and Marxism, Labor News Co., New York, 1933.

Postgate, R., Karl Marx, H. Hamilton Co., London. 1933.

Prenant, M., Biology and Marx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9.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Rappoport, C.,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Riviere, Paris, 1925.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Edmond
Cloutier Co., Ottawa, Canada, 1946.

Report of the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April 20, 1953.

Ruhle, Otto, Karl Marx, Viking Press, New
Home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1943.

Russet, B., *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
Bruce and Howe, New York, 1920.

Russel, B., *The Meaning of Marx*, (a
symposium) Farrar and Rinehard, N. Y, 1931.

Salter, F., *Karl Marx and Modern Socialism*,
Macmillan Co., London, 1921.

Schmidt, W., *The Origin and the Growth of
Religion*, Methuen Co., London, 1931.

Seligman, E.,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24.

Seton-Watson, Hugh, From Lenin to Malenkov,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1953.

Sheed, F., Communism and Man, Sheed and Ward, London, 1938.

Shirokov-Moseley, A Textbook of Marxism, Gollancz, London, 1937.

Spargo, J., Karl Marx, B. Huebsch Co., New York, 1910.

Stalin, J., The Foundation of Lenin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Stalin, J., The Problems of Lenin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Stalin, J.,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Stalin, J., Leninism, (2 vol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33.

Stalin, J.,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Stalin, J.,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Stalin, J., On The New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5.

Trotsky, L.,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36.

Wade, W, U.N. Today, H. W. Wilson Company, New York, 1954.

White, W., Lenin, Smith and Haas, New York, 1936.

Wilson, Edmund, To the Finland Station, Doubleday and Co., New York, 1953.

Wood, H.,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Round Table Press, New York, 1933.

Yaroslavsky, E., Religion in the USS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Zetkin, C., Reminiscences of Leni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致谢捐助人

本书和“美国常识丛书”的问世，直接受益于观众朋友们的慷慨捐助。我在此代表斯考森教授和所有读者，向以下几位捐助人致谢：

Xi Gao 和 Joe Lin

Yi Fei

Yuan Ping

Nien T.Chang

Arlene Chang

Amber Chang

Alvin Chang

Sara Huang

你们不仅是在帮助传播真相，普及美国常识，也是在书写历史！



致谢出版团队

在本书中文增补版的创作与出版过程中，蒙受许多友人与专业人士的鼎力相助，谨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开新出版社责任编辑 Kevin Bai 的悉心指导与专业协助，使全书内容更加严谨、通俗易懂。他亦提供了多项宝贵的修改建议，对于书稿的提升贡献良多。

责任校对 Ming Yuan 与 Chingyi Wu 以一丝不苟的精神投入，使本书的文字表达更臻精准，阅读体验大为提升。排版设计师 Sarah Gao 则展现出非凡的专业与耐心，反复调整版面，精益求精，令本书在视觉呈现上达到极高水准。

在英文翻译方面，感谢 Carl Xia、Joseph Fan、Janice Liu 与 Yuan Zhang 的热心协助，尤其 Carl Xia 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堪称此一工作中最重要的贡献者。

增补第七章至第十三章的创作亦有赖众人支持与合作。在此特别感谢高原、徐阔与 Janice Liu 对第九章

的贡献，高原亦对第十三章提供了关键协助；徐阔同时亦参与了第十六至第十八章的部分内容的编纂。

此外，本书所新增内容广泛参考了多位学者与专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与深刻见解，对本人启发尤深。碍于篇幅限制，兹仅列举部分对本书影响深远之学者，以表谢忱（排名不分先后）：辛灏年、谢幼田、张戎、乔·哈利戴、冯客、何清涟、程晓农、远藤誉、高华、丁抒、辛子陵、李锐、杨继绳、郭岱君、文安立、李志绥、李云汉、吴仁华、张庆洲、罗伯特·瑟维斯、小杰克·马特洛克、沙希利·浦洛基、白邦瑞等。

诚然，因个人能力与经验所限，书中或仍难免存在疏漏与错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与补充，以期日后得以更臻完善。

方伟

作者简介

克里昂 · 斯考森 (Cleon Skousen)



克里昂 · 斯考森博士 (1913 ~ 2006 年)，是著名演讲家、教师和作家。他著书几十本，包括《裸体的共产党》、《飞跃五千年》等畅销书。他还创建了国家《宪法》研究中心，在美国各州和四十多个国家讲学，向三百多万人讲授《宪法》。他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部门主管和公共演讲人。

保罗 · 斯考森 (Paul Skousen)



保罗 · 斯考森是《美国宪法》学者、作家和大学教授，著书 15 本，对《美国宪法》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化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他还曾任职中央情报局 (CIA)，担任里根总统的白宫情报官。他拥有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国家安全研究的硕士学位，

以及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新闻学学士学位。

方伟



方伟是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和高科技人士，从事科技业与媒体业 30 余年，创办多家传媒和科技公司，主持和参与《方伟时间》、《走入美国》和大型讲史节目《美国史话》，对美国的历史与当代事务有深入研究。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取得计算机硕士学位。

附注

[1]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一卷第二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

[2] 耿云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适卷》，第7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4]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第一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年。

[5]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24) 苏共螟蛉》，大纪元新闻网 2017年1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12/n8696559.htm>

[6] 《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五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年。

[7]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增订四版，第243-244页，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

[8]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第二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 年。

[9]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第三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 年。

[10] 高志中，《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的演变考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6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6/0920/c219021-28727457.html>

[11]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增订四版，第 252 页，台北：三民书局，2006 年。

[12]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22)》，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11/n8693162.htm>

[13]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增订四版，第 256-258 页，台北：三民书局，2006 年；《【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25)》，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1 月 16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14/n8703877.htm>

[14]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25)》，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1 月 16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14/n8703877.htm>

[15]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二第二节。

[1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册，第 551-553 页，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7 年 8 月。

[17]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3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

[18] 朱开阳，《【秘档】湖南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大纪元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6/23/n9297462.htm>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第四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第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19]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四章第四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年。

[20] 《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大纪元新闻网，2007年4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7/4/27/n1691946.htm>

[21]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26)》，大纪元新闻网，2017年1月1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14/n8703977.htm>

[22]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增订四版，第263-266页，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

[23]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5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

[24]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一卷第三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

[25]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二章第二节，美国蓝天出版社，

1999 年。

[2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 383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27]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一卷第五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28]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二卷第二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2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三章第十节，2014 年再版。

[30]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二卷第二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31]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之二第二节。

[32]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第 67-68 页、130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 169-173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34]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第 125-126 页、130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5]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三章第二节，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 年。

[36]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二卷第三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2 年。

[37]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 178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38] 《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第 60 页，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年。

[39]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第 160-167 页、172-177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40]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 167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4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第 585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42]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三卷第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43] 朱开阳，《【秘档】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6/29/n9331484.htm>

[44]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186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5]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二卷第三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46]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三卷第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2 年。

[47] 朱开阳，《【秘档】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6/29/n9331484.htm>

[48]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四卷第二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49] 《聂荣臻回忆录》，第 402 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

[50] 本节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之外，都引自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三卷第二章、第四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51]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四卷第四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52] 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第 126-147 页、174 页、170-181 页，明镜出版社，2016 年。

[53] 《谢天奇：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至少六次感谢日本侵华》，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1 月 13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1/12/n8697723.htm>

[54] 本节内容主要引自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五卷第三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另外，还参考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相关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延安清查特务总人数，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 281 页，人民出版社，2014 年。

韦君宜的话，引自她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

[55] 蒋纬国，《抗日御侮》（七）第 74 页、第 202 页、第 204 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七年。

[56]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二）》第六章第一节，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57]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六卷第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另参考了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二）》第八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58] 《湘西会战（民国 34 年 4 月 9 日）》，全国防教育办公室，2015 年 6 月 11 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708194528/http://aode.mnd.gov.tw/Unit/Content/393?unitId=173>

[59] 《日本投降与降书》，档案支援教育网。<https://art.archives.gov.tw/Theme.aspx?MenuID=545>

[60] 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四版，第 49 页，新群出版社，1949 年。

[61]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第六卷第三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 年。

[6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3] 笑蜀，《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第 324-248 页，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2014 年。

[6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5 年 2 月 10 日。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2015/0210/c244520-26541335.html>

[6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五章第五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

[6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81 页，人民出版社，2003 年。

[67] 冯客，《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 1945-1957》，第六章，联经出版公司，2018 年。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 168-16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69] 冯客，《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 1945-1957》，第五章，联经出版公司，2018 年；杨奎松，《革命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422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70] 冯客，《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 1945-1957》，第四章，联经出版公司，2018 年；《宋永毅：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人权双周刊》第 270 期。 <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song-yong-yi-zhong-shen-mao-ze-dong-tu-di-gai-ge-de-li-shi-he>

[71] 丁抒，《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修订本，第三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 年。

[72] 朱祥忠，《追忆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中新网，2013 年 5 月 6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3/05-06/4788755.shtml>

[73] 本节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之外，都引自丁抒，《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修订本，第七章和第十八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 年。

[74]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39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7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26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76]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 年第二期。

[77] 《反右研究文集》，第 176 页，劳改基金会 & 中国信息中心，2008 年。

[78] 《反右研究文集》第 187-188 页，劳改基金会 & 中国信息中心，2008 年。

[79] 本节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外，都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二篇第七章第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40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

秋功罪毛泽东》，第十三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80] 罗平汉，《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人民网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 年 7 月 31 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521074215/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731/c85037-25377579-3.html>

[8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第 48、55、60 页，南方出版社，1999 年。

[82]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83]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十二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84]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 3 章第 1 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年。

[85]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40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86]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一章，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8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四章第二节，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88]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十八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89]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一、二、二十二章，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90]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十八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91] 李素立，《探寻 1959 年河南商城“死绝村”》，《炎黄春秋》2015 年第 1 期。

[9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四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六节，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93] 冯客著，萧叶译，《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国浩劫史》，第 37 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9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二十章第九节，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95]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40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96]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五章，香港天地图书，2008 年。

[97]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 697 页，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8]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 76-77 页，新华出版社，1995 年。

[99]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四卷，第 1812、1815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沈志华、唐启华，《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121页，九州出版社，2010年；《黄清龙：后人纪念金门炮战 必须记取的那些历史教训》，《今周刊》，2023年8月24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308240013/>

[100] 《八二三炮战 65 周年 军情专家披露惨烈细节》，大纪元新闻网，2023年8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0/n14063815.htm>

[101] Xuegong Zhao, The Limits of Confron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ume 25, Number 2, Spring 2023, The MIT Press. <https://muse.jhu.edu/pub/6/article/900750>

[102] 沈志华、唐启华，《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186-188页，九州出版社，2010年。

[103] 《八二三炮战 65 周年 军情专家披露惨烈细节》，大纪元新闻网，2023年8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0/n14063815.htm>

薛化元，《八二三炮战及其历史意义》，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1年08月20日。https://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history_class/tw_window/e02_20010820

[104] 《黄清龙：后人纪念金门炮战 必须记取的那些历史教训》，《今周刊》，2023年8月24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308240013/> 美国《时代》杂志，FORMOSA: Rough Week in the Strait, 1958

年 9 月 22 日。 <https://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863874,00.html>

[10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四卷，第 1825-182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416 页、第 468-46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06] [美] 刘易斯、薛里泰，《大漠深处：中国原子弹秘闻录》，第 34-35 页，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07] 武德山，《【秘档】中共连哄带吓 要赫鲁晓夫助造核武》，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9 月 7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9/6/n9605870.htm>

[108] 武德山，《【秘档】中苏交恶吵得一塌糊涂》，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9 月 12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9/8/n9611904.htm>

[10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281-28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110]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三篇第二章第四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11] 郭德宏、王海光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 1956-1966》，第 774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2]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静火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2009 年。

[113] [美] 刘易斯、薛里泰，《大漠深处：中国原子弹秘闻录》，第 76-79 页，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14] 萧雨，《原声带·前解放军中尉高峰：亲历中国核子试爆秘密》，美国之音，2024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7804921.html>

[115] 《日专家揭中共 32 年间 46 次核试验 75 万人死亡》，大纪元新闻网，2009 年 3 月 24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9/3/23/n2472268.htm>

[116]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二十一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117] 武德山，《【秘档】中苏交恶 吵得一塌糊涂》，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9 月 8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9/8/n9611904.htm>

[1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17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 11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19] 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三期。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0-2012-01-05-15-35-10.html>

[120]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153、159、161、175、176、220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21] 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71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2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三篇 59、60。时报出版，2021 年。

[123]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221、226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24] 同上，第 266-267 页。

[125] 郎钧，《伫视王晶珪 - 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北京之春》2012 年 8 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2012730161051.htm>

[126]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267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27] 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63、71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28]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262-264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29] 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62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30]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二十七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131] 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43-60 页、第 49-50、136 页、第 76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32]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53-54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33] [日]尾崎庄太郎编著，《刘少奇的悲剧》，第 110 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年。

[134] 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 11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35]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351-354、365 页、第 431-433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36]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540-542，454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37] 谭加洛，《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炎黄春秋》，2015 年第 1 期。

[138]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510-517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202 页，207-213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39]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176-180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40] 丁抒，《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华夏文摘》

增刊第 408 期。<http://hx.cnd.org/?p=4564>

[141] 杨继绳,《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327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50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142] 杨继绳,《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第 552 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

[143]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三篇第四章第三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44] Lorenz M. Lü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34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45]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三篇第四章第三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46]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181-18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4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三篇第四章第四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48] 文安立,《冷战: 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第十五章,联经出版公司,2023 年。

[149] 王正华,《蒋介石与 1971 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国史馆馆刊第二十六期。 <https://www.drn.gov.tw/p/405-1003-14131,c212.php?Lang=zh-tw>

[150] 《联合国第 26 届第 1976 次全体会议会议记录》第 46 页（总第 319 页）。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35611?v=pdf>

[151] 《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案》。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2758\(XXVI\)](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2758(XXVI))

[152]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47 章、第 52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153] 熊景明、宋永毅等编，《中外学者谈文革》，第 171-174 和 324-326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5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358-361 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年。

[15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184 页、第 514-518 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年。

[156] 史丹、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第 648 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

[157]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第 7-9 页，中华书局，1973 年。

[158]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57 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年。

[159] 史丹、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第 651-652 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60] Quake Toll in China Put at 655,000 In Report Said to Come From Are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5, 1977. <https://www.nytimes.com/1977/01/05/archives/quake-toll-in-china-put-at-655000-in-report-said-to-come-from-area.html>

[161] 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62] Integ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arthquake Science: The Best Practice Case of Qinglong County, 1996 UN Global Programm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Disasters, and Globalwatch/Fire Station Earth.<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911062352/http://www.globalwatch.org/ungp/qinglong.htm>

[163]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四十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

[16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四十章，香港书作坊，2006 年。不过，从中共建政至毛去世的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并未采用辛子陵的数据，而是作者根据本章内容统计而得，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数据不谋而合。

[16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77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 年。

[166] 杨继绳，《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前言，武汉出版社，2010 年。

[167]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历史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168]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 1 章第 1 节、第 2 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年;冯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一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 年 2 月。

[169] 本节内容除单独标注部分外,都引自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一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 年 2 月。

[170]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 1 章第 3 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年。

[171] U.S.-PRC Joint Communique (1982), <https://www.ait.org.tw/u-s-prc-joint-communique-1982/>

[172]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tement on Signing H.R. 2479 Into Law.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aiwan-relations-act-statement-signing-hr-2479-into-law>

[17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64-165 页,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174] 张裕编撰,《中国当代文字狱编年录》(第一卷增补版),第 226-228 页,自由文化出版社,2013 年。

[17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71387/71588/4854598.html>

[176] 王晓林,《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177] 文安立,《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第十八章,联经出版公司,2023年11月。

[17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一卷,第41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BBC专访:中国79年对越战争是胜是败?》,2017年5月2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39788418>

[179] 陈维健,《邓小平打越南送给美国的投名状?》,《北京之春》2018年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82201881922.htm>

[180]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https://www.gov.cn/test/2008-06/26/content_1028140.htm

[181] 冯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三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2月。。

[182] 同上。

[183] 本节内容除单独标注部分外,都引自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四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2月。

[184]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节,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陈破空,《上海滩震撼·八六学潮回顾》,《北京之春》,1999年1月号。

[185]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0年1月18日。

[186] 《陈一谔回忆录》，第294-295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187]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3章第4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

[188] 何清涟、程晓农，《中国：溃而不崩》，第49页，八旗文化，2019年。

[189] 千家驹，《海外游子声》，第288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

[190] 千家驹，《从追求到幻灭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自传》，第287-288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3年。

[191]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4章第4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

[192] 本节内容除单独标注部分外，主要引自吴仁华的《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允晨文化出版，2019年）。另外，还参考了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实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章（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丁子霖、蒋培坤的《1989 六四天安门屠杀死亡者名单》；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四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2月）。

[193]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章，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 年。

[194] 斯洋,《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1)》,美国之音,2021年6月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distorted-ccp-history-part-1-Tiananmen-massacre/5908517.html> 《历史瞬间:北京国际电台1989年6月4日英语广播》,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6月8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june4_2005/64_radio-06112012085845.html 这两篇报导中的“北京国际电台”实为英翻中所致的错误,应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可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音频中清晰确认。

[195] 周月谛,《坦克辗腿露白骨 方政演讲再揭中共暴行》,大纪元新闻网,2011年5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1/5/30/n3271234.htm>

[196] 同上。

[197] Charlie Cole, Picture power: Tiananmen stand-off, BBC News, 7 October 2005.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313282.stm> 《六四挡坦克王维林下落?最完整录像曝光》,大纪元新闻网,2013年5月2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3/5/28/n3880725.htm> 《现今为止最完整的坦克人 Tank Man 的录像》,freemoren, 2009年8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b4VY2dU4c>

[198] 本节内容主要引自吴仁华的《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允晨文化出版,2019年);冯客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第五章(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另外,还参考了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章(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 年)。

[199] Declaration on China, European Council in Madrid 26 - 27 June 1989.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madrid/default_en.htm?textMode=on

[200]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 1636-1637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1] 刘华秋，《邓小平外交思想永放光华》，共产党员网，2014 年 8 月 15 日。 <https://news.12371.cn/2014/08/15/ARTI1408082493450926.shtml>

[202]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七章，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 年。

[20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9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4] 斯洋，《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1）》，美国之音，2021 年 6 月 3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distorted-ccp-history-part-1-Tienanmen-massacre/5908517.html>

[205]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 235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06]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 28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07] 《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闷声发大财”》，TVBS 新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CSMrnVsek>

[208] 斯洋、徐重伟，《看中共五代“太子党”如何敛财？》，美国之音，2012年11月7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20121107/1540838.html>

[209] 详见本章“江氏财富王国”一节。

[210] 《“神奇”的华能国际》，《中国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中国交通部官网李小鹏简介。<https://www.mot.gov.cn/buzhangwangye/lixiaopeng/>；《李小琳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8日。<http://renshi.people.com.cn/n/2015/0708/c139617-27270952.html>；John Pomfret, “Corruption Charges Rock China's Leader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0, 200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1/10/corruption-charges-rock-chinas-leaders/6f6b9d07-0580-4511-b1b4-45ecdd9d314f/>

[211]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调查（组图）》，《新民周刊》，2003年9月1日。 <https://news.sohu.com/33/67/news212706733.shtml>

[212] 凌华薇，《周正毅兴衰》，《财经》杂志第86期，2003年6月20日。https://news.ifeng.com/special/zhouzhengyi/xgzl/200711/1129_2426_316165.shtml#

[213] 马库斯，《上海拆迁户律师被判3年》，BBC中文网，2003年10月2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220000/newsid_3221100/3221103.stm

[214] 李真,《郑恩宠再揭周案内幕:上海东八块江家霸两块》,大纪元新闻网,2007年12月13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7/12/13/n1940381.htm>

[215]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德文翻译修订版,第二章,2006年。《揭秘:陈良宇弟弟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内幕》,大纪元新闻网,2013年8月18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3/8/18/n3943464.htm>

[216] 杨继绳,《三十年河东_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武汉出版社,2010年。

[217] 斯洋,《看中共五代“太子党”如何敛财?》,美国之音,2012年11月7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20121107/1540838.html>

[218] 夏文思,《中国电信大王江绵恒》,大纪元新闻网,2001年1月3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1/3/n29350.htm>

[219] 晓波,《港警准备就绪 迎接财富论坛》,BBC中文网,2001年5月4日。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12000/13124672.stm

[220] 骆亚,《起底江泽民二儿子江绵康上海发迹史》,大纪元新闻网,2014年8月15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4/8/15/n4225981.htm>

[221] Stephen Aldred/Irene Jay Liu,《特别报导:私募股权基

金行业的太子党》。路透社，2014 年 4 月 11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china/-idUSCNEA3A09H/> Lingling Wei 《蚂蚁 IPO 被叫停的另一个原因：潜在受益的权贵人物在调查中浮出水面》，《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21 年 2 月 22 日。卢晓，《滴滴新董事会名单公布，管理层拥有 52% 投票权》，《华夏时报》，2021 年 6 月 25 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1-06-25/doc-ikqciyzk1750073.shtml>

[222] Unmasking the Family Fortunes of Jiang Zemin, Former Chinese Regime Leader, The Epoch Times, 6/3/2021.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article/unmasking-the-family-fortunes-of-jiang-zemin-former-chinese-regime-leader-2960049>

[223] 李其谚、王晓冰，《谁的鲁能？》，财新网，2007 年 01 月 08 日。 <https://magazine.caixin.com/2007-01-08/100080339.html?p0#page2> 杨继绳，《三十年河东_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武汉出版社，2010 年。

[224] 骆亚，《辛子陵：肖建华案是解决江曾问题的重大突破》，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2/5/n8777912.htm>

[225] 古清儿，《肖建华或引爆鲁能案 挖出曾庆红张高丽丑闻》，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2 月 24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2/24/n8844201.htm>

[226] John Garnaut, 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the son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MH) , May 26, 2012. <https://>

www.smh.com.au/world/in-thrall-of-the-empire-of-the-sons-20120525-1za2d.html

[227] 《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刊文：尽快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中共理论创新网，2011年6月24日。<http://zgllcx.com/newsshow.asp?id=225&big=4>

[228] 邵道生：《中国：阻击腐败》，第48-49、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29] 《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开审，涉及田凤山韩桂芝等高官》，新京报，2005年3月21日。<https://news.sohu.com/20050321/n224775643.shtml>

[230] 何亮亮：《高官公共情妇为中国官场特色》，凤凰卫视2009年7月9日《总编辑时间》。https://phtv.ifeng.com/program/zbjsj/detail_2009_07/10/1057307_0.shtml

[231]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第5部分第8节，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

李黛娜，《连爆色情案 网络热评“全国二奶大赛”》，大纪元新闻网，2007年8月2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7/8/25/n1813207.htm>

[232] 谭世贵主编，《司法腐败防治论》前言，法律出版社，2003年。

[233]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第5部分第7节，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

[234] 王和岩,《黄松有案细节》,财新网,2010年01月25日。
<https://magazine.caixin.com/2010-01-22/100110586.html>

[235] 海鹏飞,《如何攻克“裸官”顽疾》,《人民文摘》2014年第6期。
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4-06/01/content_1448517.htm

[236] Chinese Economy Lost \$3.79 Trillion in Illicit Financial Outflows Since 2000, Reveals New GFI Report. <https://uncaccoalition.org/chinese-economy-lost-3-trillion-in-illicit-financial-outflows-since-2000-reveals-new-gfi-report/>

[237] 《点评中国: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BBC中文网,2009年9月28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09/09/090928_cr_china60

[238]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第四部分第六章,中信出版社,2012年。

[239]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第82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

[240] 耿国阶,《解析中国的多层次贫困与改革思路》,《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2期。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100-mcs-2008-issue-2/1046-2012-01-05-15-35-31.html>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篇)》,第113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

[241] 《英媒：中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BBC 中文网，2011 年 3 月 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1/03/110307_china_securityspending

[242] Dr.Guojun He, 《枪与玫瑰：警方与色情灰色产业链》，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深圳研究院，2022 年 12 月 14 日。<https://szcentre.hkubs.hku.hk/szri/xueshuguandian/5.html>

[243] 《色情网站氾滥 手机网络可以轻易看到 无任何防护》，央视网，2009 年 11 月 14 日。<https://news.sohu.com/20091114/n268210792.shtml>

[244] 丁先明, 《“网络色情毁了我一生”》，《中国青年报》，2010 年 11 月 28 日。https://zqb.cyol.com/content/201011/28/content_3452531.htm

[245] 何海宁, 《那位揭开三鹿盖子的军医》，《南方周末》，2009 年 01 月 15 日。https://news.ifeng.com/society/5/200901/0115_2579_971199.shtml

[246] 王和岩、叶逗逗, 《“毒奶粉”审判》，财新网，2009 年 01 月 05 日。<https://magazine.caixin.com/2009-01-05/100103116.html>

[247] 谢绮珊, 《全国累计报告毒奶粉患儿 29.6 万 将进行长期跟踪》，《广州日报》，2009 年 01 月 13 日。http://www.ce.cn/cysc/sp/info/200901/13/t20090113_17939708.shtml

[248] 《公安部介绍当前伪劣商品形势：无处不假无货不假》，《法

制日报》，2011年5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fz/2011/05-27/3071119.shtml>

[249] 《调查：一个馒头引发的思考》，央视网，2011年04月1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11/04-14/2972415_4.shtml

[250] 金靖，《中共“严打特供”食品危机欲盖弥彰》，大纪元新闻网，2012年1月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1/9/n3481666.htm>

[251] 《“低调”种菜 中共各级政府特供基地曝光》，大纪元新闻网，2011年5月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11/5/7/n3250192.htm>

[252] 《大家谈中国：从“特供食品”的安全率谈起》，BBC中文网，2012年6月2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omments_on_china/2012/06/120625_coc_foodsafety

[253] 《过度医疗猛于虎 医生透露很多肿瘤患者死于过度治疗》，人民日报，2011年4月14日。https://www.chinadaily.com.cn/dfpd/shehui/2011-04/14/content_12323224.htm

[25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第182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

[255] 《请让我来相信你》，《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1_01_19_53309.shtml

[25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38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257] 李登辉基金会。<https://presidentlee.tw/2022年4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李六條回應江八點/>

[258] 白邦瑞,《2049 百年马拉松》,第 146-148 页,麦田出版社,2018 年。

[259] 《贸易与人权之争: 亲历者讲述中国最惠国论战》,美国之音,2019 年 1 月 1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trade-human-rights-20181231/4720480.html>

[260] Garver, John.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37.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

[261] 王景弘,《惯看秋月春风: 一个台湾记者的回顾》第 287-288 页,前卫出版社,2004 年。

[262] 王景弘,《惯看秋月春风: 一个台湾记者的回顾》第 305、311 页,前卫出版社,2004 年。

[263] 《总统在欧林讲座演讲》,中华民国总统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2622>

[264] 亓乐义,《捍卫行动: 一九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第 44-45 页,黎明文化公司,2006 年;另参见邹景霞,《李登辉政府 1996 年台海危机管理模式分析》,第 136-139 页,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研究所,2016 年。

[265] 亓乐义,《捍卫行动: 一九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第 56-57 页,黎明文化公司,2006 年。

[266] 王昆义,《台海危机十年来的省思》。<https://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eb0046.htm>

[267] Garver, John.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84-85.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

[268] 亓乐义,《捍卫行动:一九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开篇图示,黎明文化公司,2006年。

[269] Garver, John.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97.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

[270] Barton Gellman, "U.S. and China nearly Came to Blows in '96,"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199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8/06/21/us-and-china-nearly-came-to-blows-in-96/926d105f-1fd8-404c-9995-90984f86a613/>

[271] 邹景霞,《李登辉政府 1996 年台海危机管理模式分析》,第 141 页,2016,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研究所。另参见亓乐义,《捍卫行动:一九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开篇图示,黎明文化公司,2006 年。

[272] 亓乐义,《捍卫行动:一九九六年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第 161 页,黎明文化公司,2006 年。

[273] 联合报,《空军检整验证部署 18 年“地对地”雄升攻陆飞

弹》，2019年10月22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024144841/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4118850>

[274] 洪培翔，《七波军演！你所不知道的96台海危机！》，2022年8月7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YwRJFa0Ig>

[275] 王昆义，《台海危机十年来的省思》。<https://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eb0046.htm>

[276] 《江泽民其人》第八章，《大纪元时报》出版，2005年。

[277] 李登辉著，刘又菘译，《余生：我的生命之旅与台湾民主之路》，第115页，台北大都会文化出版，2016。

[278] 蔡荣祥，《一触即发或虚张声势：论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台海危机》，第228页，《台湾政治学刊》第11卷第1期，2007；另参见邹景霞，《李登辉政府1996年台海危机管理模式分析》，第161页，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研究所，2016年。

[279] 《宋征时：迟浩田披露中共出卖大面积北方领土》，大纪元新闻网，2019年6月2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6/20/n11334759.htm>

[280] 《江泽民出卖争议国土媚俄外交大披露》，大纪元新闻网，2002年6月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6/n194683.htm>

[281] 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G.LND.ARBL.HA.PC>

[282] 《吕加平：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大纪元新闻网，2010年1月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0/1/9/n2781579.htm> 《吕加平：江泽民假中共地下党员问题的最新证据》，阿波罗新闻网，2010年8月13日。<https://www.aboluowang.com/2010/0813/175594.html>

[283] 李文，《曾实名举报江泽民而判监，学者吕加平获释》，BBC 中文网，2015年2月1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18_china_scholar_released

[284] 《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共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10251072.shtml

[285] 袁征，《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美国研究》第3期，2001年。《贸易与人权之争：亲历者讲述中国最惠国论战》，美国之音，2019年1月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trade-human-rights-20181231/4720480.html> Matthew Vita and Juliet Eilperin, “House Passes China Trade Bill: Measure to Normalize Ties Wins Easily in the End, 237 to 197,”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0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0/05/25/house-passes-china-trade-bill/322ed34f-5d5f-4c6e-8e9e-d3e7a8d36128/>

[286] 宋晓俐，《外企商业贿赂现象反思：10 年查出腐败案 50 万件》，《法制早报》，2006 年 9 月 25 日。 <https://news.sina.cn/sa/2006-09-25/detail-ikftpnny3736191.d.html>

[287] 《SEC：IBM 中国违规案超 114 起》，第一财经，2011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yicai.com/news/711972.html>

[288] Cynthia Koons , Nisha Gopalan and Robin Sidel , Banks' 'Princelings' Hires Were Widespread i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banks-employing-princelings-played-roles-in-big-hong-kong-ipos-1378150733>

[289] The family fortunes of Beijing's new few, The Financial Times, JULY 10 2012. <https://www.ft.com/content/86a82f3e-bc69-11e1-a470-00144feabdc0#axzz20NFM37qa>

[290] Amy Lee, Cisco Helped Chinese Government Suppress Falun Gong, Lawsuit Claims, HuffPost, May 23, 2011.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cisco-falun-gong-lawsuit_n_865585

[291] 波音中国官网【历史】。 <https://www.boeing.cn/china/inchina/history/>

[292] 王丰等，《波音空客订单之秘》，财新网，2005 年 2 月 21 日。 <https://magazine.caixin.com/2005-02-21/100093479.html#>

[293] Ann Scott Tyson, Biggest China Boosters: Boeing, GM, Motorol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0, 1998.

<https://www.csmonitor.com/1998/0610/061098.us.us.4.html>

[294] Connie Bruck, The Brass Ring, The New Yorker, June 23, 200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8/06/30/the-brass-ring?printable=true>

[295] 李佳,《布什见中国人权者难堪中共 魏京生:去京奥是错误》,大纪元新闻网,2008年7月30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8/7/30/n2210038.htm>

[296] Shelby Cullom Davis, Our Sacred Honor, The Diana Davis Spencer Foundation. <https://ddsfoundation.org/our-sacred-honor/>

[297] 保罗·斯考森、方伟著,《美国28项立国原则》,第32页,美国开新出版社,2025年。

[298] 201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www.uscc.gov/annual-report/2011-annual-report-congress>

[299] 林枫,《年终报导:如果中国未入世,当今世界会如何?》,美国之音,2021年12月1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yearender-what-if-china-never-joined-wto-20211210/6349607.html>

[300] 《贸易与人权之争:亲历者讲述中国最惠国论战》,美国之音,2019年1月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trade-human-rights-20181231/4720480.html>

[301] 《真实的江泽民》第十三章（中），大纪元新闻网，2012年9月4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9/4/n3675104.htm> 肖恩，《[历史今天]5.12 汶川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大纪元新闻网，2012年5月12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5/12/n3587530.htm>

[302] 李洪志先生著作《转法轮》，第14页和130页，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03] 《法轮功修炼效果的生物学报告》，正见网，2002年6月。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i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edia.zhengjian.org/media/zjbooks/healthreport/healthreport-big5.pdf>

[304] 《李洪志师父传法传功阶段的一些重要史实》，明慧网，2009年5月更新。 <https://package.minghui.org/mh/center/chuanfa.htm>

[305] Sunny Y. Lu, MD, PhD, and Viviana B. Galli, MD, Psychiatric Abuse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Volume 30, Number 1, 2002. P127.

[306] 《江泽民其人》第十二章，大纪元，2005年。

[307] 同上。

[308] 李洪志先生著作《转法轮》，第103页、127-128页和第229页，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09] 方伟，《【特稿】法轮功创始人传功和生活的故事》，大纪元新闻网，2025 年 1 月 5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5/1/5/n14406716.htm>

[310] 《报刊转载：人间正道》，明慧网，2000 年 2 月 19 日。<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2/19/报刊转载-人间正道-2105.html>

[311] 《中国经济时报：我站起来了！》，明慧网，2000 年 2 月 6 日。<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2/18/4271.html>

[312] 《真实的江泽民》第三章，大纪元，2012 年。

[313] 《法轮功各界学员座谈会 国家气功评审组发言》，明慧网，2000 年 2 月 21 日。<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2/21/80-8913.html>

[314] 《章天亮：法轮功四二五事件的来龙去脉》，《北京之春》2009 年 5 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120/2009429124441.htm>

另可参阅 Tun-jen Cheng & Deborah A. Brow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Case Studies from Contemporary Asia, P43, 2006.

[315] 方晓，《乔石去世前透露两大遗憾》，大纪元新闻网，2015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7/16/n4481562.htm>

[316] 《真实的江泽民》第三章，大纪元新闻网，2012 年。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5/20/n3593317.htm> 另可参考《明慧专题：“四·二五”上访真相》，<https://package.minghui.org/mh/packages/425/> 新唐人电视台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5）》，<https://www.ntdtv.com/b5/2023/08/18/a103769039.html> 和明慧文章《我经历的“4·25”：为了心中最圣洁的信仰》。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4/29518p.html>

[317]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 320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18] 李洪志先生著作《精進要旨二》，第 4-5 页，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19] 《李正宽：22 年中的党媒宣传 VS 真实的法轮功》，大纪元新闻网，2021 年 7 月 1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7/19/n13099206.htm>

[320] 李洪志先生著作《加拿大法会讲法》，第 40 页，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21] 《明慧专题：“1400 例”真相》，明慧网。<https://package.minghui.org/mh/packages/1400/>

[322]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构成群体灭绝罪的追查报告》，追查国际官网，2004 年 1 月 30 日。<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

[323] 《江罗恐怖集团的全面株连政策》，明慧网，2001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minghui.org/mh/>

articles/2001/12/23/21876.html

[324] 《山东省招远市学员赵金华被镇派出所迫害致死（图）》，明慧网，1999年10月10日。<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1999/10/10/89-5150.html>

[325] A Report on Extensive and Sever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he Suppression of Falun Go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II: CASE REPORTS. 1 Death and Torture in Custody. https://en.minghui.org/eng/info_pak/book1e/p201.html

[326] 《52名被关押在周口店精神病院的学员致房山区政府的公开信》，明慧网，2000年1月21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1/974.html>

[327] By Ian JohnsonStaff, Practicing Falun Gong Was a Right, Ms. Chen Said, up to Her Last 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0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956186343489597132> 普利策奖官网: <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ian-johnson> 中文翻译版请见: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4/25/3912.html>

[328] 这件事最早曝光于明慧网《2000年10月17日大陆综合消息》，<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7/AF-925.html#chinanews1017-2> 并被录入2001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针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调查报告》第7页。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35344?v=pdf> 后来至少有两则明慧网报导证实了此事。一则是2001年8月1日《马三家教养

院女二所一大队部分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提到，30多岁的李平就是18名受害者之一。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14130.html> 第二则是2002年3月24日《马三家的真面目和18女弟子追踪》中，作者通过本地和本溪的渠道证实确有此事，并确认了其中两位受害的女学员。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4/馬三家的真面目和18女弟子追蹤-27170.html> 此事在海外曝光后，中共曾邀请外国媒体参观马三家劳教所。尽管只能按照“精心安排”的流程采访，外媒记者仍看出了一些破绽。可参考《NBC的记者告诉了我们什么》等分析文章。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5/NBC的記者告訴了我們甚麼-11450.html> 知情的法轮功学员也多次揭露这一骗局。例如，明慧网2001年6月10日的《戳穿“人权恶棍”江泽民的谎言——马三家教养院内幕曝光》。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0/11983.html>

[329] 《追查国际关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调查报告》，2013年4月。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cord/2013/04/31195-woipfg-masanjia_report-publish-v2_report.pdf

[330] Eva Fu 报导／唐云舒编译，《江泽民不惜一切代价向法轮功开战》，大纪元新闻网，2022年12月1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12/12/n13883332.htm>

[331] 周行，《18年前加国政府率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大纪元新闻网，2017年7月1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7/12/n9382686.htm>

[332] 新唐人电视台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6）》，2023年8月18日。 <https://www.ntdtv.com/b5/2023/08/18/a103769059.html>H.Con.Res.218 -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the Congres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stop it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6th-congress/house-concurrent-resolution/218/text>Relating to the freedom of belie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chrome-extension://efaidnbnm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06sres217ats/pdf/BILLS-106sres217ats.pdf>

[333] 新唐人电视台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7）》，2023年8月18日。 <https://www.ntdtv.com/b5/2023/08/18/a103769071.html>

[334] FOR IMMEDIATE RELEAS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January 23, 2001. https://en.minghui.org/eng/2001/jan/23/vsf012301_3.html

[335] 天安门自焚案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之外，都引自新唐人电视台纪录片《伪火》，2011年1月21日， <https://www.ntdtv.com/b5/2014/01/07/a24016.html> 和《明慧专题：“天安门自焚”真相》。<https://package.minghui.org/mh/packages/zifen/>

[336] By Philip P. Pan, 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20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1/02/04/human-fire-ignites-chinese-mystery/e27303e3-6117-4ec3-b6cf-58f03cdb4773/>

[337] 53rd session of Sub-Commission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14 August 2001.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09/10/53rd-session-sub-commission-promotion-and-protection-human-rights-terrorism>

[338] DANGEROUS MEDITATION:China's Campaign Against Falungong, Human Rights Watch, January 2002. https://www.hrw.org/reports/2002/china/China0102-02.htm#P331_49488
另可参考新唐人纪录片《【传奇时代】永恒的电波（上）》。
<https://www.ntdtv.com/b5/2015/08/08/a1216148.html>

[339] 美国国务院《200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8）。 <https://2009-2017.state.gov/j/drl/rls/irf/2008/108404.htm>

[340] 《明慧二十周年报告（3）》，明慧网，2019 年 7 月 13 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9/7/13/明慧二十周年報告（3）-389910.html>

[341] DANGEROUS MEDITATION:China's Campaign Against Falungong, Human Rights Watch, January 2002. https://www.hrw.org/reports/2002/china/China0102-02.htm#P331_49488

[342] 新唐人电视台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 (8): 真相与人心》，2023 年 12 月 6 日。<https://www.ntdtv.com/b5/2023/12/06/a103831972.html>

[343] 《功友的九双鞋》，明慧网，2002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22994.html>

[344] 新唐人纪录片《【传奇时代】通往天安门的旅程（上、中、下）》，2015 年 5 月 1 日、10 月 24 日。<https://www.ntdtv.com/b5/2020/01/09/a102748462.html> Eva Fu 报导 / 穆清编译，《36 位西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自由而战》，大纪元新闻网，2021 年 11 月 22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11/22/n13390029.htm>

[345] By Philip P. Pan, Falun Gong Seized City's State-Run TV to Broadcast Messag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7, 200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3/08/falun-gong-seized-citys-state-run-tv-to-broadcast-message/a163ee1f-d056-433c-9f94-7e990782729b/>

[346] 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内容，除了特别标注的内容之外，都引自新唐人纪录片《【传奇时代】永恒的电波（上、下）》2015 年 8 月 8 日、8 月 15 日。<https://www.ntdtv.com/b5/2015/08/08/a1216148.html>
<https://www.ntdtv.com/b5/2015/08/15/a1217647.html> 刘成军和刘伟明的年龄，引自《长春插播后 12 名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明慧网，2020 年 2 月 23 日。<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2/23/3-401463.html>

[347] 神韵艺术团官网。<https://zh-tw.shenyunperformingarts.org/what-is-shen-yun>

[348] 神韵艺术团官网观众反馈。 <https://zh-tw.shenyunperformingarts.org/reviews/view/featured/page/5>

[349] 《中共破坏神韵活动的证据》。<https://leeshailemish.com/on-shen-yun/whos-afraid-of-shen-yun/>

[350]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明慧网。
<http://pkg2.minghui.org/mh/center/organ/death-roll-organs.html#FOOTNOTE-1>

[351] 成功，《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9556>

[352] 季敏华、张映光，《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财新网，2005年11月28日。 <https://magazine.caixin.com/m/2005-11-28/100084597.html>

[353]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明慧网。
<http://pkg2.minghui.org/mh/center/organ/death-roll-organs.html#FOOTNOTE-1>

[354] 周敏军，《女证人指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录音》，大纪元新闻网，2006年4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6/4/23/n1296034.htm>

[355] 麦塔斯和乔高，《血腥的活摘器官》，第14-15页，博大出版社，2011年。

[356]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之独立调查报告》，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官网。 <https://dafoh.org/zh-hant/%e5%a4%a7%e8%a1%9b%e2%80%a7%e5%96%ac%e9%ab%98%e5%92%8c%e5%a4%a7%e8%a1%9b%e2%80%a7%e9%ba%a5%e5%a1%94%e6%96%af%e4%b9%8b%e7%8d%a8%e7%ab%8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

[357] 《七十余份联合国人权报告揭露中共十年迫害》，明慧网，2010年10月6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6/230606.html>

[358]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集（电子书）》。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4> 《追查国际对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报告（2006-20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28>

[359] 《电话录音：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1）》，追查国际官网，2006年4月23日。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

[360] 《活摘 -- 十年调查》，追查国际官网。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90>

[361] 【活摘器官调查】，追查国际官网。 <https://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362] 《医学专家：中国器官移植与“按需杀人”》，大纪元新闻网，2012年3月23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3/31/n3555279.htm>

[363] 《前日本黑帮干部目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新唐人电视台，2022 年 06 月 28 日。 <https://www.ntdtv.com/b5/2022/06/27/a103466235.html>

[364] 《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南风窗》，2007 年，第 14 期（原文已被删除，参考网备份）。<https://www.fx361.com/page/2007/0530/23217754.shtml>《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医学界该负什么责任？》，德国之声中文网，200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dw.com/zh/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醫學界該負什麼責任/a-2708033>

[365] 《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追查国际官网，2021 年 1 月 16 日。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6#_edn1

[366] 欧阳非，《如果乞丐的器官可以被活摘》，明慧网，2007 年 8 月 16 日。
<https://tpfs.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26/161577p.html>

[367] 新唐人纪录片《【传奇时代】义诉》，2015 年 12 月 24 日。
<https://www.ntdtv.com/b5/2016/01/15/a1243250.html>

[368] Jiang sued in U.S. for torture, The Washington Times, Wednesday, January 15, 2003.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3/jan/15/20030115-084421-3003r/>《资料：诉江起诉书依照法庭令递达（图）》，明慧网，2003 年 8 月 2 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54880.html>
YE v. ZEMIN, Case No. 02 C 753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D. Illinois, P1-2, Decided Sep 12, 2003. <https://casetext.com/case/ye-v-zemin>

[369] Efe, La Audiencia pide interrogar al ex presidente chino Jiang por genocidio, EL MUNDO, 14/11/2009. <https://www.elmundo.es/elmundo/2009/11/14/espana/1258230601.html>
A 16 años de persecución a Falun Dafa, España intenta hacer valer la jurisdicción universal, The Epoch Times en español, 18 de julio de 2015 Fuente. <https://es.theepochtimes.com/article/causas-en-espana-y-argentina-contra-jerarcas-chinos-por-genocidio-a-falun-dafa-11815.html>

[370] 《朱婉琪：大审江血债派是历史需要》，大纪元新闻网，2012 年 5 月 1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5/1/n3578486.htm>

[371] 高智晟，《神与我们并肩作战》，第四章，博大出版社，2006 年。

[372] 《高智晟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书面声明》，大纪元新闻网，2005 年 12 月 13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5/12/13/n1152477.htm>

[373] 《高智晟被失踪七年，耿和发声，全球多城 813 集会营救》，新唐人亚太台，2024 年 8 月 12 日。 <https://www.ntdtv.com.tw/b5/20240812/video/396370.html>

[374] 《无罪辩护 正义之声遍神州》，明慧网，2015 年 4 月 26-29 日。 <https://search.minghui.org/cgi-bin/big5/search>.

php?str= 無罪辯護 %E3%80%80 正義之聲遍神州 &x=0&y=0

[375] 杨孟瑜，《大陆释放台湾法轮功学员》，BBC 中文网，2003 年 10 月 28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220000/newsid_3221400/3221403.stm

[376] 《明慧纪念馆 -- 各界褒奖》，明慧网。 <https://library.minghui.org/baojiang/html/index.html>

[377] 《掌布“藏字石”景区》，平塘县政府，2015 年 12 月 3 日。 https://www.gzpt.gov.cn/ptly/jdjs/201512/t20151203_10693291.html 《贵州藏字石（神州搜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 年 4 月 27 日。 <https://news.sohu.com/20060427/n243019837.shtml> 景区广告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HuOjw00ew>

[378] 《九评共产党》之一、之八。大纪元新闻网。2004 年 12 月 13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4/12/13/n746020.htm>

[379] 《章天亮：中共中央最相信九评》，大纪元新闻网，2005 年 4 月 9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5/4/9/n882853.htm>

[380] Caylan Ford, An underground challenge to China's status quo,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1, 2009. <https://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09/1021/p09s01-coop.html>

[381] FALUN GONG IN CHINA_REVIEW AND UPDATE, P71,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DECEMBER 18, 2012.<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101162127/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2hhrg78599/pdf/CHRG-112hhrg78599.pdf>

[382] Bill Gertz, House Probes Botched Defection in China, Washington Free Beacon, February 15, 2012; <https://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house-probes-botched-defection-in-china/> Bill Gertz, Intel Fight Over China Succession, Washington Free Beacon, February 14, 2012; <https://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intel-fight-over-china-succession/> 《王立军事件大揭秘》，《新纪元周刊》263期，2012年2月23日。

[383]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维持原判》，人民网，2013年10月2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01-23325262.html#>

[384] 《周永康的红与黑》，财新传媒，2014年7月；《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新华网，2015年6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11/c_1115590304.htm

[385] 《周永康的红与黑》，财新传媒，2014年7月； Benjamin Kang Lim and Ben Blanchard, Exclusive: China seizes \$14.5 billion assets from family, associates of ex-security chief:

sources, March 30,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exclusive-china-seizes-145-billion-assets-from-family-associates-of-ex-secur-idUSBREA2T02S/>

[386] 秦雪，《专访辛子陵：温家宝跟周永康就活摘问题激烈争吵》，新唐人电视台，2015年4月21日。<https://www.ntdtv.com/b5/2015/04/21/a1192129.html>

[387] 《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凤凰卫视，2015年3月16日。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50316/13556345_0.shtml

[388] 钟坚，《徐才厚被查抄内幕》，《凤凰周刊》2014年第32期。https://finance.ifeng.com/a/20150316/13554851_0.shtml《王友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有多腐败？》，大纪元新闻网，2021年11月1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11/16/n13378128.htm>

[389] 杨明，《2015年中共反腐回顾及2016年展望》，美国之音，2015年12月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cpc-anti-corruption-20151207/3091992.html>

[390]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3年3月17日。https://www.gov.cn/ldhd/2013-03/17/content_2356344.htm

[391] 乔龙，《民间〈中国梦〉网上热传一天内两度遭删除》，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4月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ql2-04082013130912.html> 歌

曲 视 频: https://youtu.be/zr3PBfZQu3M?si=_6bSb4QhYnZ2oq3E

[392]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共政府网，2023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3/content_5747952.htm

[393] Jeremy Page, For Xi, a ‘China Dream’ of Military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128504578348774040546346> 《习近平：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中共政府官网，2012 年 12 月 12 日。https://www.gov.cn/ldhd/2012-12/12/content_2288879.htm

[394] 《中美战略哲学 -20160723 讲座 - 金灿荣》，2016 年 8 月 29 日。<https://archive.is/z5RMg#selection-459.11-459.21>

[39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中共政府网，2013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gov.cn/jrzq/2013-12/28/content_2556412.htm

[396] 《劳教废除洗脑激增 2013 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大纪元新闻网，2014 年 1 月 5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4/1/5/n4051113.htm>

[397] 《孟晓：“建三江事件”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之一）》，大纪元新闻网，2016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7/29/n8147837.htm>

[398] 《再探“黑监狱”，四律师被拘》，德国之声，2014年3月24日。<https://www.dw.com/zh/%E5%86%8D%E6%8E%A2%E9%BB%91%E7%9B%91%E7%8B%B1%E5%9B%9B%E5%BE%8B%E5%B8%88%E8%A2%AB%E6%8B%98/a-17516910> Amnesty International condemns torture and detention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Amnesty International, 28 March 2014.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018/2014/en/>

[399] 《建三江案再开庭 当局拒律师介入 四当事人自辩》大纪元新闻网，2015年1月1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1/19/n4346056.htm> 《建三江案非法宣判 律师被阻上庭欲上诉》，大纪元新闻网，2015年5月2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5/21/n4439941.htm>

[400] 《2015 法治中国的十件大事》，中新网，2015年12月2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5/1228/c49154-27983400.html> 《发生冤假错案 检察官一律追责》，人民网，2015年9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929/c1001-27645578.html>

[401] 《明慧专题：起诉江泽民》，明慧网。<https://big5.minghui.org/mh/sujiang/index.html>

[402] 《北京维权女律师王宇遭人带走而“失踪”》，BBC中文网，2015年7月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09_cn_lawyer_wangyu_missing 《王宇律师专访：那条至今未愈合的伤口》，大纪元新闻网，2018年5月

28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28/n10434103.htm>

[403] 《周世锋: 709 特大事件真相》，《议报》，2022 年 12 月 9 日。<https://yibaochina.com/?p=248675> 《追查国际对中共迫害维权律师 709 事件的追查公告》，2017 年 9 月 5 日。<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0> 《709 律师王全璋案宣判》，BBC 中文网，2019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024773> 赵思乐，《“7.09”家属：从受难者到行动者的一年跋涉》，端传媒，2016-07-08。<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08-mainland-709anniversary> 《联合国调查员要求中国停止打压律师》，BBC 中文网，2015 年 7 月 16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07/150716_china_un_human_rights 《发言人关于中国律师和人权卫士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声明(05/08/2016)》。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elegations/china/press_corner/all_news/news/2016/20160805_zh.htm

[404] 《【分析】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九周年：中国政府为何害怕法制与公民力量？》，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4 年 7 月 12 日。<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t/新聞/2087714/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中共為何害怕-滕彪>

[405]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5 年 05 月 19 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406] Eamon Javers, Katuy Liu, etc. How The U.S.

Caught A Chinese Spy,CN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dtETPStEI&t=917s> 蔡溶，《【内幕】中美“大飞机”谍战（4）》，大纪元新闻网，2022年5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5/26/n13745555.htm>

How The U.S. Caught A Chinese Spy, CNBC, <https://youtu.be/0ydtETPStEI?si=ECSaTwT7lFLtFARW>

[407] 蔡溶，《【内幕】千人计划第一案 GE 发动机间谍战》，大纪元新闻网，2023年1月1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19/n13910609.htm>

[408] 本节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外，都引自陈岩，《“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改变世界的成败与未来》，BBC 中文网，2023年9月1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6762882>

Daniel Kliman,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and Zack Cooper,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pril 8,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Lingling Wei, China Reins In Its Belt and Road Program, \$1 Trillion Lat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6,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belt-road-debt-11663961638>

施萍，《“一带一路”十年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大纪元新闻网，2023年9月2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9/21/n14078771.htm>

[409] James Griffiths, China can shut off the Philippines' power grid at any time, leaked report warns, CNN, November 26, 2019. <https://www.cnn.com/2019/11/25/asia/philippines-china-power-grid-intl-hnk/index.html>

[410] 卡利什玛·瓦斯瓦尼,《华为的故事:风暴眼中的中国电信巨头》,BBC 中文网。https://www.bbc.com/zhongwen/resources/idx-sh/Huawei_chinese

[411] [美] 罗伯特·斯伯汀,《隐形战:中国如何在美国菁英沉睡时悄悄夺取世界霸权》,第九章,远流出版公司,2020 年。

[412] AidData, William & Mary's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aiddata.org/datasets>, <https://china.aiddata.org/#>

[413] 张婷,《中共对外巨额援助有你不知道的秘密(上、下)》,大纪元新闻网,2017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0/14/n9732912.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0/15/n9733419.htm>

[414] 《李克强:中国 6 亿人月收入仅 1000 元人均年收入 3 万元》,中国政府网,2020 年 5 月 9 日。<https://finance.sina.cn/china/gncj/2020-05-29/detail-iirczymk4111979.d.html>

[415] 《中美战略哲学-20160723 讲座-金灿荣》,2016 年 8 月 29 日。<https://archive.is/z5RMg#selection-459.11-459.21>

[416] Paul Charon and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Institut de Recherche Stratégique de l'École Militaire. <https://www.irsem.fr/report>

[417] 林祖伟,《美国继续关闭更多孔子学院:软实力变锐实力背后》,BBC 中文网,2018 年 8 月 20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237598> 林坪,《揭秘中国锐实力(一)孔子学院》,自由亚洲电台,2018 年 9 月 3 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 dzhuantixilie/zhongguochujiaoshenxiangshijie/yl-09032018122415.html>

[418] 薛小山,《来自中国的“鸦片战争”?美专家指中共蓄意利用芬太尼从“内部掏空”美国》,美国之音,2024 年 9 月 16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cp-s-role-in-america-s-fentanyl-crisis/7783745.html>

Select Committee Unveils Findings into CCP's Role in American Fentanyl Epidemic - REPORT & HEARING, April 16, 2024.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ress-releases/select-committee-unveils-findings-ccps-role-american-fentanyl-epidemic-report>

[419] 《澳洲关六所孔子学院分析:西方在摒弃中共》,大纪元新闻网,2025 年 4 月 4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5/4/3/n14474268.htm>

[420] 朱云鹏、欧宜佩,《中美贸易战:一场没有赢家的对决》第三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9 年。

[421]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issue-areas/enforcement/section-301-investigations/section-301-china/investigation>

[422]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423] 《彭斯副总统有关美国政府中国政策演讲全文翻译》，美国之音，2018年10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pence-speech-20181004/4600329.html>

[424] 《一文看懂川普全面反击中共的战略》，大纪元新闻网，2018年10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10/12/n10780060.htm>

《独家：美国将把中芯国际等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路透社，2020年12月18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china/--idUSKBN28S0QR/>

[425] 《美国将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加征关税》，美国之音，2018年8月8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tariff-20180807/4517836.html>

[426]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500亿美元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中国政府网，2018年6月16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6/16/content_5299069.htm

[427] 《两千亿商品关税：贸易战变持久战中美谁更疼》，BBC 中文网，2018年9月1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5558184>

[428] 《中国驻美大使再谈美中友好 对美政策摇摆不定？》，美国之音，2018年10月3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flip-flop-strategy-in-the-us-china-trade-war-20181031/4636804.html>

[429] 《拜登：不会取消针对华关税，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BBC 中文网，2020年12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5184463>

[43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P141, July 2019.

[431] Stephen Moore, Trump will win the China trade war, THE HILL, December 18, 2018.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21764-trump-will-win-the-china-trade-war/>

[432] Drew Hinshaw, Joe Parkinson and Aruna Viswanatha , Inside the Secret Prisoner Swap That Splintered the U.S. and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huawei-china-meng-kovrig-spavor-prisoner-swap-11666877779>

com/2020-02-07/101509761.html

[435] 林燕，《还原历史 美媒披露中共病毒爆发初期记录》，大纪元新闻网，2020年3月2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23/n11968096.htm>

[436] 陈姗姗，《离开武汉的 500 多万人都去了哪里？大数据告诉你》，第一财经，2020年1月26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481655.html>

[437] 苒苒，《武汉封城 76 天：难以画上的休止符》，BBC 中文网，2020年4月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195104>

[438] 李熙、李鹏，《爆料武汉疫情 公民记者遭三次上门抓捕》，大纪元新闻网，2020年2月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2/5/n11846937.htm>

[439] 《方斌 2 月 7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XV4lh2xrk>，《方斌 2 月 8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liUL5MCs>

[440] 木风，《北京市政府配合二十大加强封控，手机应用成为最佳维稳工具》，美国之音，2022年10月20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capital-steps-up-covid-measures-as-cases-quadruple-20221020/6797806.html> 《上海封城之乱》，大纪元新闻网，<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4/12/n13710076.htm> 李文亮的微博页面。<https://weibo.com/1139098205/Is9M7taaY>

[441] 《中国的三年抗疫：如何从“清零”走向“与病毒共存”》，BBC 中文，2022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At6oBpAPo>

[442]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 2023 年 1 月 21 日的微博帖文。<https://weibo.com/2351214845/Mpk5r7pqD>

[443] 宁海钟、骆亚，《【独家】中共内部文件泄染疫死亡数据秘密》，大纪元新闻网，2023 年 1 月 26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25/n13915199.htm>

[444] 鲍简的推特（现为 X）2023 年 1 月 13 日帖文。<https://x.com/baojianella/status/1614081651579187200>

[445] 《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掩盖疫情死亡人数达 4 亿》，2023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16/n13907901.htm>

[446] 《李正宽：三年疫亡四亿人 为何不容易察觉》，大纪元新闻网，2023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18/n13910253.htm>

[447] 《【禁闻】CIA 报告：中共压制世卫预警同时囤积物资》，新唐人电视台，2020 年 5 月 18 日。
<https://www.ntdtv.com/b5/2020/05/17/a102849439.html>
Infographic: Chinese Regime Hoards Global Inventory of Medical Supplies, The Epoch Times, May 04, 2020.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article/infographic-chinese->

regime-hoards-global-inventory-of-medical-supplies-3330857

[448] FINAL REPORT: COVID Select Concludes 2-Year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Dec 2, 2024. <https://oversight.house.gov/release/final-report-covid-select-concludes-2-year-investigation-issues-500-page-final-report-on-lessons-learned-and-the-path-forward/>

[449] 《何清涟：口罩外交——中国垄断防疫资源的“杰作”》，大纪元新闻网，2020年3月24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24/n11969911.htm>

[450] FINAL REPORT: COVID Select Concludes 2-Year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Dec 2, 2024. <https://oversight.house.gov/release/final-report-covid-select-concludes-2-year-investigation-issues-500-page-final-report-on-lessons-learned-and-the-path-forward/>

[451] 秋生，《世卫组织敦促中共分享 COVID 病毒起源数据》，大纪元新闻网，2025年1月1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12/31/n14403000.htm>

[452]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2024年12月10日媒体通报会上的开场发言》，WHO官网。 <https://www.who.int/zh/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10-december-2024>

[453] Estimated cumulative excess deaths during COVID-19, United States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excess-deaths-cumulative-economist-single-entity?tab=chart&country=~USA>

[454] The Heritage Foundation's Nonpartisan Commission on China and COVID-19 Unveils Seismic Report on China's Negligence During Pandemic Resulting in \$18 Trillion in Economic Damages to Americans. <https://www.heritage.org/press/the-heritage-foundations-nonpartisan-commission-china-and-covid-19-unveils-seismic-report>

[455] 《【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大纪元新闻网，2020年3月11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10/n11928818.htm>

[456] 李洪志先生文章《理性》，2020年3月19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3/19/%E7%90%86%E6%80%A7-402694.html>

[457] 《李正宽：疫情海啸 中共名人扎堆离世的背后》，大纪元新闻网，2022年12月28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12/27/n13892424.htm>

[458] 《中国疫情又起 法轮功创始人：针对共产党》，大纪元新闻网，2023年8月28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8/27/n14062148.htm>

[459] 李洪志先生文章《理性》，2020年3月19日。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3/19/%E7%90%86%E6%80%A7-402694.html>

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3/19/%E7%90%86%E6%80%A7-402694.html

[460] 李洪志先生文章《美西国际法会讲法》，2005年2月26日。
https://big5.falundafa.org/chibig5/jiangfa7_1.htm

[46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佩洛西访台发表谈话》，中共国防部2022年8月2日。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2-08/02/content_4917241.htm

[462] Nandita Bose and Alexandra Alper, White House hopes to contain tensions with China over Pelosi's Taiwan visit, Reuters, August 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china-could-use-economic-coercion-against-taiwan-2022-08-02/>

[463] Olivia Olander, U.S. orders aircraft carrier to remain in the region amid China-Taiwan tensions, POLITICO, 08/04/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8/04/china-taiwan-missile-aircraft-00049925>

[464] Chinese missiles suspected of landing in Japan's economic zone, Al Jazeera, 4 Aug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8/4/chinese-missiles-suspected-of-landing-in-japans-economic-zone>

[465] 徐建峰，《【中国锁台军演 Day2】美派“7军机”强化台海 解放军对台“三区域”联合演训》，上报，2022年8月5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

php?Type=24&SerialNo=151065

[466] 宋国诚,《失速中国:政大国关中心中国专家四大面向剖析》,第84页,今周刊出版社,2024年。

[467] 董立文,《第四次台海危机初步分析:台湾没有退让空间》,关键评论网,2022年8月14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1577>

[468] 《佩洛西访台一周年专访:北京恫吓台湾之行是“懦弱表现”》,BBC中文网,2023年8月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6400021>

[469] 宋国诚,《失速中国:政大国关中心中国专家四大面向剖析》,第80、85、88页,今周刊出版社,2024年。

[470] 《中国政治暗语“入关学”与“加速主义”:年轻一代的幻灭和狂热》,BBC中文网,2020年8月1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803071>

[471] 《蓬佩奥发表“新铁幕演讲”呼吁世界和中国人“改变中国共产党”》,BBC News 中文网,2020年7月2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519761>

[472] 斯洋,《2020年西方已觉醒:“中共是危及全球的病毒”》,2020年11月2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vs-democracies-11222020/5672346.html>

[473] Lingling Wei, China Reins In Its Belt and Road Program, \$1 Trillion Lat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6, 2022.<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belt-road-debt-11663961638> 陈岩,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改变世界的成败与未来》, BBC 中文网, 2023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6762882>

[474] Jason Douglas and Rebecca Feng, The Quarter-Trillion-Dollar Rush to Get Money Out of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3,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china-economy-capital-flight-2ba6391b?mod=livecoverage_web

[475] 宋唐、易如,《川普鹰派内阁近成形 专家解析对中共冲击》, 大纪元新闻网, 2024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11/16/n14372585.htm>

[476] 易凡、宁芯,《中国资本外流速度创纪录 分析:中共无解》, 大纪元新闻网, 2024 年 12 月 20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12/20/n14394625.htm>

[477] 李雅雯,《红色供应链褪色 中国制造业帝国动摇》, 中央社, 2023 年 9 月 1 日。<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178/202309010005.aspx>

[478] Liza Lin, The New Plan for Western Companies Is ABC: 'Anything But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7,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tech-companies-us-china-production-7e2b2b02>

[479] 张丹丹,《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 财新网, 2023 年

7月17日。<https://opinion.caixin.com/2023-07-17/102076568.html#>

[480] 《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2023年4月15日。<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060>

[481] 《2024年获知76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明慧网，2025年1月6日。<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25/1/6/91-487984.html>

[482] 《明慧网死亡案例》。<https://library.minghui.org/deathcase/Html/DeathCase/DeathDate/index.html>

[483] 骆亚、周慧心，《孙茜案代理律师：法轮功冤案不平 国难未已》，大纪元新闻网，2018年5月18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18/n10405852.htm>

[484]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https://www.tuidang.org/>

[485]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8th Edition, 1961, pp. 234-237.

[486] This chapter by Paul B. Skousen was written for the 12th Edition of *The Naked Communist*.

[487] The full text of the Captive Nations Proclamation is contained in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3, 1959, p. 87.

[488] 《习近平：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实现中美两

国在这个地球上长期和平共存》，人民网，2024 年 11 月 17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4/1117/c1024-40363116.html>

[489] Benjamin Franklin to Thomas Cushing, January 5, 1773.

[490]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14.

[491] Loyalty Oath Abolished,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9, 1976.

[492] “YP Demands Abolition of NROTC Loyalty Oath”, The Harvard Crimson, Nov. 14, 1949.

[493] Joseph Becker, Comparative Survey of Soviet and US Access to Published Information, CIA, written in 1994, posted online at www.cia.gov on May 8, 2007.

[494] 《“千人计划”变身 中共悄悄招募尖端芯片人才》，大纪元新闻网，2023 年 8 月 25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24/n14060664.htm>

蔡溶，《【内幕】千人计划第一案 GE 发动机间谍战》，大纪元新闻网，2023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19/n13910609.htm>

[495] See *Swann v. Charlotte-Mecklenburg Board of Education*, 1971, and *Milliken v. Bradley*, 1974.

[496]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497] Tim Groseclose and Jeffrey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XX, Issue 4, November 2005.

[498] Dr. Ted Baehr, Movieguide Presents 23rd Annual Report; Again Shows How Most Family-Friendly Movies Earn More, February 12, 2015.

[499] See *Roth v. United States* (1957), *Stanley v. Georgia* (1969), *Osborne v. Ohio* (1990), *Reno v. ACLU*, (1997), *Ashcroft v. ACLU* (2002), etc.

[500] *Pornography Statistics*, 2013 Edition, Covenant Eyes, Owosso, Michigan

[501] Sebastian Anthony, Just How Big Are Porn Sites? *ExtremeTech.com*, April 4, 2012.

[502] See Ronald Bayer, *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Psychiatry: The Politics of Diagno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03] John R. Diggs, Jr., M.D., “The Health Risks of Gay Sex,” *The Catholic Medical Association*, 2002, See also P. Cameron and K. Cameron,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1998, Family Research Institute.

[504] Alan P. Bell and Martis S. Weinberg, *Homosexualities: A*

Study of Diversity Among Men and Women, Macmillian, 1978.

[505]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n & Public Life, “Nones” on the Rise, October 9, 2012.

[506] Attributed to Madalyn O'Hair by Ted Dracos, *UnGodly: The Passions, Torments, and Murder of Atheist Madalyn Murray O'Hair*, Free Press, 2003.

[507]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1988, p. 336.

[508] Amanda Dyer, Too Much Time on Teaches of Islam? Lodi News-Sentinel, October 30, 2007.

[509]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1.

[510]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II, p. 141.

[511]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Fabian*, 1895.

[512] W. Cleon Skousen worked closely with J. Edgar Hoover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testified of the man's integrity, strong moral character, and devotion to God and the cause of freedom. When Skousen asked for time off to get married, Hoover said to him, “The smartest thing a man can do is get married and raise a family.” Hoover once confessed he would have led a happier life if he had married. “Just couldn't find the right woman,” he said. “I guess I'm married to the FBI.” (Skousen, *J. Edgar Hoover As I Knew*

Him, 1972). Hoover's closest friend was his Associate Director, Clyde Tolson, whom Hoover also called his “alter ego.” A baseless assault against that friendship has been soundly discredited by those who personally knew and worked with both men on a regular and intimate basis for many years.

[513] In 2011, a survey by CNBC found that measuring for quality of work force, 22 of America's right-to-work States ranked in the top 25. A 2013 survey by CNBC showed 18 of the top 25 best States for business were right-to-work States. See CNBC.com, America's Top States for Business 2013; National Right to Work Legal Defense Foundation, Inc., Right to Work States.

[514] 龙腾云、骆亚，《【内幕】中共加入联合国 50 年来的野心》，大纪元新闻网，2021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n13346043.htm> 何坚，《中共渗透国际组织：哪些领导被它推上台》，大纪元新闻网，2018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10/12/n10780076.htm>

[515] Cheryl K. Chumley, Sean Penn: Commit tea partyers, Ted Cruz ‘by executive order,’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9, 2013.

[516] Barry X. Kuhle, Conservatism as a Mental Illness, Psychology Today, June 12, 2012.

[517] Ronald Bailey, Pathologizing Conservatism, reason.

com, October 20, 2004.

[518] See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J.T. Jost, J. Glaser, A.W. Kruglanski, F.J. Sullowa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May 2003, referenced in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PMID: 12784934

[519] Natalie Angier, “The Changing Famil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13.

[520] CDC Fact Sheet,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Cost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13.

[521] Rebecca O'Neill, *Experiments in Living: The Fatherless Famil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2002.

[522] William W. Wade, *The U.N. Today*, H. W. Wilson Company, New York, p. 134.

[523] “The Case for Severing Relations with Soviet Rulers,”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17, 1954, p. 139.

[524]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4-1905, Vol. IX, p. 285.

[525] 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 p. 210.

[526] *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6, p. 59.

[527] From Nikita Khrushchev's letter to the Mexican Newspaper, Excelsior, February 28, 1958.

[528] "Uncompromising Idealism," David Lawrence,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31, 1959, p. 104.

[529] V.I. Lenin,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t the 8th Party Congress, 1919.

[530] Thesis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November 28, 1926, p. 1590.

[531] Quoted by Joseph Stalin in, Leninism, Volume I, p. 170.

[532] Joseph Stalin's letter to Ivanov, p. 9. See also Resolution of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533] Varga,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Politics, June 1949, p. 11.

[534] Reported by the Continental News Service, November 8, 1946, and quoted in Communist Threat To Canada, Ottawa, 1947, pp. 10-11.

[535] Stated in a lecture to the Lenin School on Political Warfare in Moscow, 1931.

[536] Joseph Stalin, “Speech to the 15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Selected Works, Vol. X, pp. 95-96; also see pp. 100-101.

[537]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Selected Works, Vol. X, pp. 95-96; also see pp. 100-101.

[538] Thesis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November 28, 1928, p. 1590.

[539] Stated in a lecture at the Lenin School on Political Warfare in Moscow, 1931.

[540] Fundamentals of Communism,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p. 31.

[541]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X, pp. 172-173.

[542]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351.

[543]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VIII, pp. 315-316.

[544]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V, p. 147.

[545]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V, p. 142.

[546]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66.

[547] P.E. Vyshinsky, “Communism and the Motherland,”

i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Vol. 2, 1948.

[548]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327.

[549] Lenin, The Great Strategist of the Class War, p. 17.

[550]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377.

[551]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298.

[552]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312.

[553]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p. 374.

[554]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0, pp. 75-76.

[555] Quo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No. 4264, p. 30.

[556]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X, p. 477.

[557] Radio Moscow, August 20, 1950.

[558] William Z. Foster, Syndicalism, p. 9.

[559]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X, p. 478.

[560] Marx-Engles, Communist Manifesto; also quoted in the Communist Handbook, p. 35.

[561] Friedrich Engels, quoted in Handbook of Marxism, p.

249.

[562] V.I. Lenin, Religion, p. 9.

[563] E. Yaroslavsky, Religion in the USSR, p. 20.

[564] Young Bolshevik, No. 5-6, 1946, p. 56.

[565] Young Communist Truth, October 18, 1947.

[566] E. Yaroslavsky, Religion in the USSR, pp. 36-37.

[567] Quoted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77, pp. 1539-1540.

[568] Quoted from the Small Soviet Encyclopedia, Moscow, 1947, Vol. XI, p. 1045.

[569] Joseph Stal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1946, p. 55.

[570] E. Yaroslavsky, Religion in the USSR, p. 61.

[571] V.I. Lenin, Religion, p. 14.

[572] Radio Leningrad, August 27, 1950.

[573] Joseph Stalin, Leninism, Vol. 1, p. 387.

[574] V.I. Lenin, Religion, Introduction, pp. 3-6.

[575] Teachers Gazette, March 17, 1947.

- [576] Quoted in the U.S. Dept of State Publication, No. 4264, p. 25.
- [577]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X, p. 242.
- [578]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X, p. 266.
- [579]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X, p. 266.
- [580] V.I. Lenin in Selected Works, Vol. X, p. 266.
- [581] Quoted by Lenin in his Selected Works, Vol. VII, p. 81.
- [582] Vyshinsky, Law of the Soviet Stat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48, p. 617.
- [583] Joseph Stalin, Leninism, Vol. 1, p. 403.
- [584] Joseph Stalin, Leninism, Vol. I, p. 404.
- [585]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VII, p. 123.
- [586] Andrei Y. Vyshinsky, The Law of the Soviet State, p.498.
- [587] Literary Gazette, September 3, 1949.
- [588] "For Further Progress In Soviet Schools," taken from Culture and Life, August 31, 1947.
- [589] Teacher's Gazette, September 13, 1947.
- [590] V.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p. 38.

[591] Quoted in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publication, 100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Communism,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78.

[592] Quoted in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publication, 100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Communism,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78.

[593] Fundamentals of Communism,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 p. 19.

[594] Statistics taken from the 1954 Information Almanac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p. 80.

[595] <http://www.numbeo.com>, (October 2014).

[596] 1954 Information Almanac, p. 80.

[597]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A—1952, publish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p. 946-960.

[598] Acts 2:44-45.

[599] Acts 4:32.

[600] Acts 5:4.

[601] Matthew 25:14-30.

[602] 1 Corinthians 16:2.

- [603] V.I. Lenin, Religion, p. 14.
- [604] William Z. Foster, Towards Soviet America, p. 316.
- [605]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77, pp. 1539-1540.
- [606] Revue des Deux-Mondes, 1834, Vol. 4, p. 408.
- [607] Quoted in Atheist Humanist, by Henri deLubac, p. 20.
- [608] Quoted in Atheist Humanist, by Henri deLubac, p. 10.
- [609] Quoted in Atheist Humanist, by Henri deLubac, p. 26.
- [610] Quoted in Atheist Humanist, by Henri deLubac, p. 25.
- [611] Quoted in Atheist Humanist, by Henri deLubac, pp. 23-24.
- [612]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X, p. 477-478.
- [613] Earl Browder, 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 339.
- [614] E. Yaroslavsky, Religion in the USSR, p. 53.
- [615] Young Bolshevik, Nos. 5-6, 1946, p. 56.
- [616]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p. 638.
- [617]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p. 639.
- [618]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p. 639.
- [619]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p. 56.

[620] Henri deLubac, *Atheist Humanism*, p. 20.

[621] Exodus 19:21.

[622] Exodus 24:9-10.

[623] Revelation 20:12.

[624] Joseph Stalin, *Leninism*, Vol. 1, p. 387.

增补内容网络来源备份库：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fFLPyrsOPuX7rWqNBtJ2B59QPJOWdQ?usp=sharing>